

## 第一章

“莎蓝，拜托啦！”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

“求求你啦！”

“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清亮的朗诵声随着哀求声音的频繁而逐渐加大。

“二哥会宰了我，他一定会宰了我的。”

“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一念及此，纪莎蓝不禁怨恨地瞥了眼床边声泪俱下的人，她会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没尝过好梦方酣的滋味，全得拜这只扰人的“苍蝇”所赐。

“别再念诗词了，我求求你……”阙舞雨可怜兮兮地趴在床缘，不断低声哀求着。

她除了眼巴巴地望着躺在床上看似很努力摆明了是故意的念着诗词的人外，更不断地运用自己那天生甜美可人、却已略呈沙哑的嗓音助阵，盼能打动好友铁一般的心。

“酒人愁肠，化作相思泪。”不睬她的哀求，纪莎蓝结束了一阙词后，继续寻找下一阙词，对于地无时此刻的疲劳轰炸，狠下心来充耳不闻。哈！有了！“嗯，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

阙舞雨两见她不闻不问，火大地跳到床上，夺走她手上的书，恨恨地帮她结尾。“却道‘天凉好个秋’啦！你实在太不够意思了，朋友有难，你居然见死不救。”

纪莎蓝决定以不变应万变，淡淡地瞥了她一眼，随即漫不经心地调回眼坤，刻意打了个大呵欠，明白地暗示她瞌睡虫已经找上了自己，请君莫再作垂死的挣扎后，使恬通地问上眼睛，翻身一趴，打算将这几大失去的睡眠一并给补回来，

阙舞雨既然能日夜缠了她一个礼拜、念了她一个礼拜、求了她一个礼拜，又怎会轻易地放弃？于是，不达日的誓不罢休的她，忿忿地抓着莎蓝的运动衫芷摇右晃，晃得她七牵八素，抬起双手抚着头，昏沉沉、状似无力地张开眼睛，这才肯作罢。

“起来！别装模作样。”她好生得意她笑着”

“小舞，”纪莎蓝头晕目眩地认了，“台湾有得是室内设计师，你又何苦非得拖我下水？”虽然这件 CASE 对初出校门的她而言，是打开知名度的大好机会，可是只要牵涉到那个笨蛋，她就不想接。

“因为我只信得过你，”阙舞雨说得好阿谀、谄媚，脸上又刻意漾着一抹讨好的笑容，“你是最好的、最棒的。”

“恶心！”拍开她烦人的手，纪莎蓝恼火地生了起来，阴森森地揪着她，“少逢迎、拍马屁丁，本人最看不起此等卑劣的行径，你最好乖乖的说实话。”

又被她给看穿了。阙舞雨不安地玩着手指，支支吾吾，一时间态度闭塞了不少，“因……闪为……”

“你怎么不说是没人受得了你那个坏脾气的二哥？”舞雨也真行！居然能将阙尚火耶栋倪之如命的别墅泡在水囊后，毫发无伤地全身而退，而阙尚

火这项难得的“义举”，简直可以列入“好人好事”代表了。

“这点大家都知道嘛！何必再说。”她硬生生地漾出个笑容，那不自然的苦涩模样，分明为其兄的火爆感到惭愧。

“全世界的人也都如通我和他犯冲啊！”枉费她们认识了七、八年，舞雨竟然为了自身的安危，罔顾她俩多年的友谊，教她白白去送死，岂不是人没天良了吗？

“基本上，尚火哥人很好的，他只是有一点点火气、有一点点不讲理、有-点点野蛮，再加上一点点……洁癖而已。”她伸手在背后尽个“x”，但愿自己死后能上天堂。

“基本上是如此，那么基本下呢？况且你确定他的缺点才这么“一点点”？”纪莎蓝的脸色慢慢转黑，一边的秀眉越挑越高。

唉！如果每次提到二哥，莎蓝的反应就好象见到祸国殃民的卖国贼一样激动的话，一红颜薄命”有来是在所难免了。

“莎蓝，你既然知道尚火哥有多么恐怖，又怎么忍心将我往火坑裹迭？”垮着漂亮的脸蛋，阙舞雨意在争取好友的同情心。“我真的好可怜的，你不知道？”

“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她斜睨着好友，冷冷地讥讽着，“你这个礼拜夜以继日，像录音带般在我耳边不断重复播送你的可怜与哀愁，少说也放了有上千次，就是患有健忘症的人都不敢忘记了，更何况我这个记忆力正常的可怜人。”

阙舞两脸上虽扮着哀愁的笑脸，肩膀却越缩越紧，小巧的鼻头也微微地皱起。唉：此话转来，莎蓝分明在嫌她烦，可是这也没辙了，为了想多活个几年，她只有忍气吞声了。

“你既然早把我的话听进去了，为何不做个顺水人情帮帮我？”阙舞而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了。

铃……铃……铃……

“电话！”纪莎蓝感谢那蓦然响起的铃声，很快地，她越过阙舞雨的身子就要接起它，谁知阙舞雨的动作比她更快，就地利之便，仅是稍稍倾身，便压住了话筒，“楼下有浪干哥在，他会接的。你到底要不要帮我啦？”

“我只能说很抱歉。”如同往常般，纪莎蓝一口便回绝好友的请求。

“抱歉！就这样！”她失声尖叫。

“不然还能怎样？”听舞雨那语气，好象自己有多对不起她做的。

“莎蓝……”阙舞两简直呜咽了。

叩、叩、叩

几乎在她泪眼相向的同时，门上轻轻地响起敲门声，这记声音来得如此适时，让穷于应付的纪莎蓝不由得感谢起门外的人了。

“进来吧！”她家目前仅剩她和浪平哥了，她那对流浪成性的父母早不知流落到哪个国家参观建筑展了。

“小蓝，”纪浪平轻轻推开门，合着些许木纳地朝坐在床上、显得沮丧万分的女孩笑了笑，纵然那人犹在自艾自怜，根本没心情也没发现他礼貌、带着倾慕的笑容，但他仍是哭得好热诚。“楼下有小舞的电话。”

“我的一”这会儿，她脸上的表情迅速转换成又惊又恐，仿佛已猜到来电的是何方神圣。“浪平哥，你……可不可以告诉他，我不在这里。”

纪浪乎见她脸色苍白，虽然很同情她，却无法开口骗人。“可……可是

我……我已经告诉他你……你在这襄了。”

可怜的老实人，连话裏都可以诚实地反应出他那老实的个性。小舞若不是人迟钝，轨足根本不喜欢浪平，纪莎蓝为哥哥的暗恋感到绝望，也对小舞的迟钝感到不可思议。“抱歉，我哥是老实人，请别教坏了他。”她挥挥手要地那痴情的哥哥先离开，免得受小舞心情不佳给影响了心情。

“一定是尚火哥打来的。”阙舞雨脸色灰败、十足丧气地将头埋进弓起的双腿间，喃喃自语，“一定是的……”

“你怎能肯定是他？”虽然她相当不愿提及这个人，但看到小舞那么难过的模样，基于朋友之间的道义，她还是问了。

“约定的时间到了，所以一定是他打电话来兴师问罪的。”难道她的生命真如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瞧她怪声怪调的，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是癌症末期的病患，没药医了呢！

“约定什么？”纪莎蓝冷冷地瞪着那蜷成一团的人。

“尚火哥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找到一个他满意的室内设计师，帮他重新装潢别墅。”找设计师简单，问题是要他满意很困难呀！所以她才会缠着好友要她答应这项艰巨的任务，只因为莎蓝和尚火哥的脾气不相上下，至少莎蓝不会怕尚火哥。

“这种条件简直是难如登天，阙尚火实在太过分了。”基于个人对它的不满，再加上正义感使然，纪莎蓝竟然接起房裏的分机，“我替你教训他！”她要把小舞这个礼拜加诸在她身上的痛苦，一并还给阙尚火。

“什么？”惊讶地抬起头，阙舞雨瞪大了眼睛，说不出话。原以为莎蓝会自告奋勇替她解决问题，谁知道……天啊！来不及阻止了，这下死刑是免不了，阙舞雨两颊着嘴，情不自禁地为自己灰暗的命运呻吟。

“喂：……：不是，我是纪莎蓝，好久不见啊！”她皮笑肉不笑地虚应着。“我管你是谁，叫小舞来听电话！”电话裏低沉的男音先顿了一下，紧接着才暴躁地吼竟然是纪莎蓝，他最讨厌的纪莎蓝！阙尚火恶劣的心情因为彼端的声音而蒙上一层阴着。

“说话客气点，阙尚火，本姑娘若不是念在你是小舞二哥的份上，敬你几分，这会儿你听到的可就不是我这甜美的声音，而是“嘟嘟”的断线声了，你该感谢我肯浪费宝贵的时间陪你说几句话。”疯狗乱吠！她暗骂。

完了……彻彻底底的完了！阙舞雨在心里哀鸣，她无力地望着好友比手画脚，希望莎蓝能少说两句，或许尚火会计会考虑对她从轻量刑。

“闭嘴！叫小舞来听电话。”该死的女人！他也骂道。

纪莎蓝摆了摆手，要舞雨安静，她正在培养骂人的情绪。“你凭什么叫我闭嘴？这里足我家咄！打电话来找妹妹的可不是我。”火气已经渐渐冒出头了，她对自己愤怒的口气满意极了。

“纪莎蓝……”阙尚火龇牙咧嘴，空着的左手紧紧地握着，阴森的青光从他眼底喷射出，“叫、小、舞、听、电、话。”他狂吼，声音里的怒意绝对教人胆战心惊。

“她、不、在。”她也光火地回敬道。

“不在？！”小舞身上的追踪器明明显示她在纪莎蓝家，她竟然说小舞不在？“纪莎蓝，我警告你，我现在心情很不好，没空和你瞎搅和，识相的话快叫小舞听电话。”他简直是大动肝火了。

“心情不好不会去撞墙。”“咱！”地一声，纪莎蓝爽快地挂断电话，按着无所谓地对已经愣掉的关舞雨说道：“好了，解决了。”

解……决……了！她这叫解决了？！

“呜……”好不容易回过神的阙舞雨，任由自己顺势趴在床上，伤心地哭了起来，“莎蓝，帮我拨电话给在加拿大青焰山庄的大哥。”她头也没抬，无限委屈地交代着。

“干什么？”说真的，她已经被小舞那满是挫败的样子给渐渐收服了。

“我要交代遗言……呜……我好可怜喔！年纪轻轻不过二十又三，竟然这般薄命……呜……难道美丽真是一种错误？”她低低切切地哀鸣着。

她这是在哀悼，还是赞美自己啊？

啼笑皆非的纪莎蓝正想送她几句讽言，电话铃声便又再度响起。

“我可以告诉你，美丽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一种罪恶。”她拍拍舞雨的肩膀，正经八百地讥讽道：“还有，你也用不着大老远地打电话去向你大哥交代遗言了，有什么未竟的心愿直接告诉阙尚火好了，我敢说他会恨乐意发挥他那少得可怜的兄妹情，帮你达成心愿的。”她拿起话筒笃定地递给阙舞雨，“说吧！”

她哪敢接！阙舞雨脸色死白地微撑起身子，把头摇得像博浪鼓，死都不肯接过来。当她看见纪莎蓝没有丝毫软化的迹象后，她好委屈地将嘴巴一扁，便挤出机颗泪珠，水汪汪地瞞着好友，企盼她能伸出援手。

难怪贾宝玉常说女人是水做的，怎么掐都能掐得出水来。纪莎蓝叹息。

“小舞！”吼了好几声，只听见纪莎蓝像在和谁说话，却不见任何人回答他的话，阙尚火大发雷霆。“小舞，你再不接电话，看我怎么教训你！”他朝着话筒吼叫。

他的声音相当清晰且骇人地充塞在纪莎蓝不到五坪大的房间里，久久无法散去。那杀伤九十足的炮声，别说是万分无奈的关舞雨了，就是一向看他不顺眼的纪莎蓝也听得有些心悸了。

纪莎蓝把话筒收回来，不甚愉悦地骂道：“够了吧！你雷公世啊！说话就非得这么声嘶力竭吗？”

又具该死的纪莎蓝！

“你竟敢挂我电话？”阙尚火声量依旧地吼道。

“挂都挂下，不然你想怎样？”她不甘示弱。“我可不是你那饱受老拳的妹妹，感谢上帝，本人更不是青焰门的人，所以你没有任何资格命令我。”

“叫小舞听电话！”莎蓝分明是出生来克它的，阙尚火恼怒得错将话筒当成她的脖子，差点将它给捏碎。

“偏不！”其实她并不是真的讨厌他，只是被他那种蛮不讲理、一切寻求暴力解决的态度给惹火了。

“纪莎蓝！”他吼。

“有何贵干？”纪莎蓝也跟着吼。她实在不是没事乱吼乱叫的神经女人，而是阙尚火逼得她不得不如此，

“叫小舞听电话！”总有一天他会宰了纪莎蓝的！阙尚火向自己保证。

“你有老人痴呆症啊！我刚才不是说过“偏不”了吗？”她也绝对不会故意刁难人的，可是一遇到他，她那些潜在的坏脾气便全浮现了出来。

“你……”阙尚火气炸了，

纪莎蓝嗅到了从彼端传来的浓厚火药味，但她根本不睬它，反正阙尚

火的身上永远邪带有火药味。

“我怎样？”她仍是一分不客气。

“喀襟！”一声，这次换阙尚火挂她电话。

纪莎蓝怔忡地望向阙舞附，一转瞬，双眼便闪着两簇火焰，吼声跟着响起，“床哥财竟然挂我电话！”她最、最、最痛恨人家挂她电话了。

阙舞雨面对她发火的表情，着实不知咳哭还是笑，“刚刚你不也挂他电话，礼尚往来嘛！况且尚火哥一向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没什么好奇怪的，”

阙舞两当然知道她二时无间意踩到好友的痛处了，可是哥哥是自己的，总不能跟着损他吧？！

“他不仅脾气坏，风度更差！”纪莎蓝开骂。

眼看她就要跳脚了，阙舞雨瑟缩地望着她气呼呼的脸蛋，真想告诉莎蓝，她的脾气实在也好不到哪儿去，不过是“龟笑鳖无尾”而已。

小舞也真可怜，谁的别墅不去毁，偏偏毁了那个败类的别墅。虽然她幸灾乐祸地认为那是他自讨的，可是和阙尚火这么一较劲，也真把她刻意收藏起的同情心给撒出来了。

“小舞，我接了。”纪莎蓝出其不意地宣布道。

“接什么？”阙舞雨尚小坤不宁地为自己坎坷的命运悲哀。唉！应该先打个电话给尚火哥报个消息的，免得他气冲冲地跑到纪家要人，到时候难免又和莎蓝发生口角。本来她的情况已经够悲惨了，这会儿经过莎蓝这么一搅局，她不死也难了。

“接阙尚火这件 CASE。”莎蓝白了她一眼，责怪她的迟钝。

接尚火哥的 CASW？“你是说……”

“对，我答应重新设计、整修你二哥的房子了。”掩不住折褶怒气，她就是无法欢天喜地地答应舞两。

“可是你好象不……太高兴。”阙舞两小心翼翼地遗词用字。

纪莎蓝又赏了她一记大白眼，“当然愤怒，为那种只会降低设计师格调的人上作，谁兴奋得起来？”

“莎蓝……“那种人”正好是我哥哥，麻烦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不要批评得太彻底嘛！”她很想明声为她哥哥辩护，可是……怎么突然间气势硬是差了一大戏？

“你再多话就别怪我出尔反尔了。”她并不愿意卑劣地威胁人，可是地做了，因为她被那家伙气昏了。

阙舞雨好生害怕，她就靠这线机会赖以生存了。“不！你千万不能改变心意。”

“别再问我为什么突然改变心意。”她的警告硬将阙舞两渐开的红唇给逼合。

“条件呢？”这种问题不为过吧一关舞而怯生生的问，像个柔弱的小女人。

经阙舞雨这么一提，纪莎蓝才猛然记起了“条件”这东西。

“不得干涉我。”

“不得干涉你什么？”

“全部。只要是我想做的，他便不得干涉。”虽然一位优秀的设计师必须充分地与客户沟通，了解其品味、个性、风格，以进行屋子的设计装潢。但那是针对普通人而言，不适用于阙尚火这种未开化的野蛮民族，所以她不必

委屈自己。

“什么？！”这不是摆明了和尚火哥作对吗？

纪莎蓝无视于她为难的表情，优哉地卷着头发，索性跳下床来，打着赤脚轻巧地走向梳妆台。于台前站走后，她微弯着身子，双手轻松地撑着台边，极其满意地望着镜中那个充满斗志的人。

她不担心小舞会给她什么答案，反正答应与否对她都没损伤，小舞最好是别答应，她正好乐得轻松。

纪莎蓝缓缓地拉出个浅浅的笑容，评估地望着镜中那苗条纤细的倒影，和那张伴她二十四年的脸蛋。

长而浓密的睫毛、猫样的眼睛、丰润的红唇、小巧的鼻子全都镶在她自己称之为有个性的脸上。这张有个性的小脸，和阙舞雨那张如天使般美丽的俏脸一比，当然就称不上美丽了。但好友的美丽从不留影响过纪莎蓝，她爱自己这带有吉上赛风味的脸庞，更爱自己那与生俱来的蜜色她自翔为健康、阳光般的漂亮肌肤，再配上那么一头慵懒、性感的披肩鉴发，她便成了道地的古卜赛姑娘了。

纪莎蓝称不上美丽的容貌，泛有一股他人所缺乏的自信。

自信是项无可比拟、自然生成的化妆品，它掩去了外表上的缺憾，带给她一股卓然、超群的清新气质和优雅风采。

因此，她或许挤不进美女之林，却绝对称得上无与伦比。他们的恩怨始于七年前夏初，一个无风、沉闷，万物皆因干燥而失去了生息的午后……阙尚火清楚地记得那个下午的天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不久就下起了倾盆大雨。那场忽至的骤雨非但没有扫去丝毫的燥热，反而添了几许湿黏，教人烦不胜烦，

倒霉的是，那个燥热的夏天，正好轮到他到台湾担任小舞为期三个月的监护人。

照顾与监护阙家唯一的女性，一直是阙家三兄弟所共有的职责与义务，任谁都不得推诿，所以纵然他有千般不悦，也只能从打扫中得到些许安慰了，阙尚火爱干净，更爱井然有序，见不得一丝丝的肮脏或杂乱，这事众人皆知。

阙尚火别墅内的任何物品，只要是他摆好、定位，就绝不许任何人移动或更换，这也足一背嵌门”人所有的共识，多年来无人敢以身试法，只因阙尚火的脾气实在是典型的火爆浪子代表，除非不想活了，不然还是少惹为妙。

正因为它的怪僻使然，阙尚火位于世界各地别墅内的摆饰和装潢，数十年如一日，从未做过任何的变动。说他死脑筋或是洁癖都好，反正造就是阙尚火独特、有时会令人恨得牙痒痒的怪僻，他乐于如此、有本事如此，谁又能干涉之？

没遇到纪莎蓝以前，阙尚火确实非常满意自己这种“特立独行”的怪僻性格。可是自从在那恶劣的大气里，遇到那个该死的女人后，噩梦便不断地盘旋在他心中，挥之不去，

事情的发生正足在那个恶劣、教人心浮气躁、火气旺盛的午后时分……

当阙尚火看到住所大理石铺陈的地板，因他过度勤奋的擦拭而泛起一层动人的光泽时，心中那种无可替代的满足感，可是大大地抚慰了他受困而烦躁不安的情绪了。

阙尚火仍清楚地记得，那一适值小舞放暑假的第一天，当他刚把一楼

的地板全部都打好蜡，正准备上二楼继续奋战时，小舞却将她那伙高中死党范舒荷、裴絮和该死的纪莎蓝给带进了屋子。不过那四个身上带着泥巴、活像刚从沼泽中爬出来的女娃，早在小舞的警告下乖乖站在玄关，等候他拿水让她们清洗那污秽不堪的脚丫子，她们也真捺着性子好乖巧地等着。

唯有纪莎蓝，唯有地敬在小舞的惊呼中、阙尚火的怒视下、和另外两名女孩的佩服里，将她那沾满泥土的变足不在意地印在他耗了三小时才完成的骄傲上，满室践踏。她是如此胆大妄为，教人火冒三丈，于是他和它的梁子从此结上。

想起那段不愉快的过往，再加上小舞最近干的好事，阙尚火那原就急躁、暴烈的性子便更变本加厉了。

“说清楚！”阙尚火想起不愉快的往事，心情不觉的越加沉重。

“尚火哥，莎蓝真的不是故意的。”阙舞雨掩着双耳，战战兢兢地低着头，纳纳地解释聘请莎蓝为他装修房子的事。

“她所做的每件事都是蓄意的。”阙尚火来回不停地踱着步，并不时厌恶地丢出不悦的眼神给她。

“她不是这种人，尚火哥，你对莎蓝的成见太深了，以至于忽略了她的优点。”莎蓝对他又何尝不是？她心神俱疲地叹了，大口气。

“她会有优点？”他忽然停下脚步，轻蔑地嘲讽着。

难怪莎蓝生气，尚火哥说话当真不客气，一点也不懂得“怜香惜玉”。

“她有，你有，每个人都会有。”为什么她要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她何不让他和莎蓝去厮杀个痛快算了。

“就算她有，那也是它的事，与我无关。现在我最想知道的是，你为什么找她帮忙？”他不要那个任性、不可一世的女人再踏进它的屋子一步。他烦躁的又踱起步。

“哥，不要再行军了，你早八百年前就退伍了，还记得吗？”她受不了地嚷着。“况且，若不是你这副焦躁不安、随时欲置人于死地的样子，吓得我“屁滚尿流”，你妹妹也就是罪该万死的我，又怎么可能天天巴着莎蓝不放？你以为她喜欢和你共事吗：这就错了。

你老妹可是整整求了她一个礼拜，一天到晚催眠她、轰炸她，她那钢铁般的意志才稍告软化。所以，请你、拜托你、求求你不要再挑剔了，本人的精押状况再也承受不起任何的刺激了。”阙舞而好可怜地合起双掌，直哀求着。

“你没资格抱怨。”他威胁地眯紧他那狭长、犀利的双眸，顺便丢出一道愤怒的火花，让她知道它的怒气随时随地都存在着。“如果不是因为你好奇地动起防火系统的歪脑筋，我这栋房子怎么可能像做过八七水灾一样凄惨？”

她一直低着头，一直好委屈地解释着，不就是因为不敢面对现实吗？

“对……对不起啦，我不知道那个钮是总开关嘛！因……因为它被封……封起来了，所以……所以……”

“所以你就好奇地按了！”幸好自己有先见之明，将那间骨董、字画收藏室的防火系统独立出来，不然他一定会活活将她给打死。

“哥，对不起啦！我……我已经尽力抢救，将灾害减至最低了”她吸了一大口气，才鼓足勇气抬起头，面对她所造成的灾难。

严格来说，这间曾是古色古香的客厅已告全毁，不仅原本平滑光亮的

壁纸斑斑剥剥，就是那纯然温暖的米色也沾满了深浅不一的水渍，一楼的墙壁总而言之是玩完了：其实二、三楼也损坏得差不多了。这一切的灾情中，最令尚火生气的就是毁了他最钟爱的骨董家具。

心怀愧疚地摸着她坐着的椅子，这套号称历史悠久、用玫瑰木制成的骨董家具，也骨董得摇摇欲坠，带着一股令人反胃的霉味。纵然这套精细、刻满了美丽花纹的椅子和茶几有保存的价值，可是保存的意思不就是“摆着好看”而已，尚火哥却偏喜欢将它摆在客厅“献丑”。

这下可好，年久失修再加上大水浸泡，这套茁经风光一时的家具显然不能再用了。实在太棒了，也许尚火哥该感谢地做了一件功德呢！

再怎么铁石心肠，妹妹也只有一个，见她难受他又何尝忍心？所以。算了！阙尚火的硬心肠又败在她楚楚可怜的眼神裹了。

“她什么时候开始工作？”况且他再也受不了这种脏乱的环境了，如果容忍纪莎蓝可以让他早日脱离苦海，那么，他愿意忍了。

“尚火箭……”她惊喜地绽开了尘封已久的笑容。“你愿意接纳她了？”

“见鬼的接纳！”他恼怒地吼着。吼完，他忽然将染着火的日光调离她身上，愤怒地微偏过头，透过落地窗不经意地瞥向那片繁花似锦、正值万紫千红、由竹笼芭围成的大花园。

眼见外头阳光赤炎炎，那片迎风招展红红紫紫、黄黄绿绿的花海，摇摆得如此放肆、轻浪，仿佛在耻笑它的无奈和屈服样，阙尚火沉郁不快的心情，不禁越加烦闷。

它的怒容将阙舞雨好不容易才堆起的笑颜给凝结在脸上。

“尚火哥，你若是受不了这里，何不暂时住到尚风哥或尚雷哥的别墅，百到房子整修完工为止？”明明知道他情愿忍受这样的环境也不愿寄居他处，她仍是心怀希望地盼望着。

“别人的地方我住不惯。”这是他一派的论调，即使他所谓的别人是他至亲的兄弟，即使他们三兄弟的别墅相依相恨，甚至于室内的格局都一模一样，连骨董的收藏量都接近相同，它仍是如此地坚持着。

阙舞雨两无可奈何地翻了翻白眼，继续劝道：“我保证大哥和三哥的房子很干净，没有跳蚤、没有发霉、没有过期的食物、没有……”

“闭嘴，”他沉吟地扭紧脸孔，极力克制着心中的怒气。“再多话，我就把你的嘴“缝起来。”

她果然识相地收佳话，不敢再多说。

他沉默地瞪着花园好一会儿，才不情不愿地转回头问道：“她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工作？”

“明天。”要不要告诉他莎蓝所提出的条件？阙舞雨担心地望着左前方的男人，心脏“卜通、卜通”加速地跳动着。

“嗯。”他竟然只是微微地点着头，不再多言，这才其教人害怕呢！

阙舞雨那水灵灵的眼珠子骨碌碌地转动着：心里且盘算对他坦白后自己存活的机率有多大：思而想后的结果，还是算了，船到桥头自然直，反正地做错的泰情已经够多了，不在乎添追么一桩，大不了一死而已，豁出去了。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呜……

## 第二章

这并不是纪莎蓝头一次到“青焰山庄”了，可是她每次来到这片占地辽阔的别墅区，总是情不自禁地被它那纯然中国式建筑的典雅外观、富丽堂皇的雕梁画栋和充满古朴之风的建筑物给迷倒。那气派的木造大门上悬挂着一块写着“青焰山庄”的扁额，人木门两旁各有一道小木门，而门前各有一尊现已十分少见的石狮子，及一道长而绵延、并带有精细龙凤图腾的围墙。

此类纯然中国风的建筑，在台湾若非庙宇，就是一、二级古迹，能将中国特有的建筑风格融放生活中，又不会使其过于严肃，此位设计师不是天才就是极具天分。她佩服“青焰门”领导人不凡的品味和光风霁月的磊落胸襟，因为听说坐落于全世界的“青嵌山庄”都是由“青锁门”的上任领导人黑霆所设计建造而成的。

这座谈不上空前，却说得上绝后的古式山庄内，共分有六居，并山一栋名为“客居”的建筑物为中心，呈放射状，牵扯着另外五居。此五居中，纪莎蓝只知道阙家人所拥有的是“雷霆居”，至于其它四居各为何名，她不知道也无心探究。

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攘灭者，是为“雪霆万钧”，阙家祖先的雄心壮志由此可见一般。

纪莎蓝带着崇拜、欣赏的眼光，站在大宅对面的马路边，一次又一次地浏览着这座位于内双溪的雄伟建筑，并再一吹被它那壮丽的外观给慑服，感动得几欲落泪，久久无法自持：可惜它的感动不消一刻，便被那不知何时站在门边的人给破坏殆尽。

“有够了没？你含着眼泪站在那里，少说有五分钟了。”阙尚火闲散地倚在石狮子旁，人刺刺地嘲讽着她。

“谁含着眼泪一大白痴。”她恼火地走近他，以便将自己的声音一清二楚地传进他的耳朵里。

她竟敢骂他一关尚火僵直着身体，脸色缓缓变沉，胸中的怒火跟着燃烧，“纪莎蓝，这句话最好不要再让我听到第二次，不然……”

“大白痴。”纪莎蓝不在意地撇撇嘴，压根不把他的威胁放在眼底。

慢吞吞地走近他，这一站定，她才惊讶地发现，不过一年多没见，阙尚火似乎长高且展壮了不少。费力地吞了吞口水，纪莎蓝非常厌恶地发现，它的心跳又不受控制地急速加快，他依旧如此火爆，依旧这般惹人厌，她发什么神经竟然为他心跳加速？

掬起硕大的拳头，阙尚火自动将他俩的距离缩短，脸色阴郁地揪着她，“我说过别再让我听见那话的。”

听闻此语，她淡淡地扫了他一眼，将他那跳着怒火的眼睛、微微抽搐的疤痕，及紧抿成一百线的阔嘴，所构成的邪狞脸庞收进眼底。她也很努力在内心挣扎着，考虑是否该稍微让步，以求个仔的开始，才能有成功的机会，可是经过几番挣扎的结果，她发现自己办不到。

“大白痴。”她闲闲地丢山话，毫不在意他是否会劈了自己。

“纪、莎、蓝！”好-记背天霹雳，他这一吼，可把门内两位侍卫顺便给喊了出来。

“干、什、么？”相较之下，她的吼声硬是逊色许多。

“滚进去！”阙尚火狠狠地将两名等着看好戏的侍卫吼进了门内，继而生

气地扯住纪莎蓝的白色皮包，拉着她沿大门右方看似无边无际、倚着围墙的红砖步道，疾步而行。

被拖着走的纪莎蓝恨恨地发出不平之鸣，“阙尚火，你以为你脚长就了不起了吗？”

对于身后人跟踪、杂乱的心跑步声和挑衅之语，阙尚火一律不予理会。

“阙尚火……”纪莎蓝褪下肩上的带子，将皮包整个去向他，以示抗议。

“你若喜欢那个皮包就明说，我可以送你，你又何必强取？”

他猛然站定，慢慢地回转过身子，将手中的皮包掷还给她，咬牙切齿地嘶声道：“纪莎蓝，我容忍你并不表示怕了你。”

“彼此、彼此。”她笑得好难看。“本姑娘对你又何尝不是如此？”

“妈的，如果你再不收敛你的小聪明，你看我会不会揍你！”他气极了。

“早在七午前我就着你不顺眼了，能容忍你至今全拜小舞所赐，你最好适可而止。”

骂……骂脏话！这个臭男人竟然当着它的面口出秽言？纪莎蓝不知不觉双手奴腰，准备奋力一搏，“揍我？你算哪根葱，不过是个小器鬼罢了。”

“我哪裹小器了？”他咆哮。说他是怪胎，他认了；说他有洁癖，他也不反驳：可是他哪来的心器——

“你不小器怎么会将七年前那件意外谨记在心，常常编派我的不是？”想到就气，那件事又不全是它的错，阙尚火硬是把错误全推给她，实在不公平。

“本来就是你的错。”他不改初衷，坚持己见。

“我的错——”她尖叫，“我又不是故意踩脏你那光可鉴人、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神圣地板：更何况地板、地板，地上的板子，本来就是让人踩的，只有你这怪胎才会不准人家踩。”她气呼呼地将松垮垮的发带拔下来，任由秀发披散着。

“你如果不是故意才有鬼。”阙尚火有些心神不宁地回道，他不知道纪莎蓝也可以这么迷人。轻轻地甩开脑中的想法，他再度摆出阙尚火式的火爆。

“到底要告诉你多少次，你才会懂？我是因为想上厕所，情急之下才会踩脏了你的地板。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同情心啊，难道你要我憋着吗？我若是因此得了膀胱炎或是尿毒症，你负不负责？”竟然让她这个淑女站在大马路边、人来人往的红砖道上，和他讨论这种事。多年前那一次已经让她丢脸好几个月不敢抬头了，多年后的今天，他竟又死性不改地让她在众目睽睽之下出糗。

“你不会告诉我吗？”他就是不懂她为何这么别扭。

“告诉你又有什么用？”莫名其妙嘛！

“我可以抱你过去啊！至少我的脚比你的干净多了。”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他实在怀疑她的智商。

“地板脏了可以再擦，你到底在坚持个什么劲啊！”他到底懂是不懂她那年不过是个羞涩的高中生，哪来的颜面启齿？何况女孩子本就比男孩子多了一份矜持，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神经啊？“况且，我要怎么告诉你我要上厕所？撇开当时你的脸是那么的恐怖，像要吃人的样子不谈；那年我不过十七岁，我会不好意思的，你懂不懂？”她愤慨地瞥着他，气他不解风情。

“实在太可笑了，我怎么不晓得纪莎蓝也会有不好意思的时候？”阙尚火歪斜着一边的嘴角，要笑不笑地讽刺道：“我可不认为你曾经内向羞怯

过。”

“你……”她气得全身发抖。

“过去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他突然兴致缺缺地想抓住她的手腕继续走，却被气愤的她给躲过。

“不想再提？听你的口气，好象我是个胡闹的小鬼似的。”纪莎蓝对自己发誓，她的的确确看到他眼中一闪而过的“本来就是”，

双眼闪着怒意，阙尚火很忍耐地缩回手，平淡地容忍着，“我没心情和你在这儿胡扯，你不想看到我，正如同我不想看到你一样。既然你答应小舞要帮她的忙，而我也不能再待在那间破烂的屋子裏了，我们各有其目的，暂时休战好了。”

“暂时休战？”他当它是乞丐吗？说话像在施舍似的有不超人。“你根本听不进我的话，又怎么与我共事？”

阙尚火皱起浓眉，火气又上升了，“不然你想怎样？”

“不怎么样，本人不接这个 CASE 了总可以吧！”说完，她潇洒地把头一甩，便想踏着轻快的步伐离开。谁知阙尚火不放过她，一个跨步便挡在她面前，在她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之前，一把抱起她，将她扛在肩上，轻松地走上红砖道，无视于行人异样的眼光。

“放开我……”阙尚火走了约有五、六步，纪莎蓝才逐渐从错愕中恢复行动力，四肢瞬间解冻，手打兼用脚踢泄恨，“阙尚火，你再不放开我，我……我就喊救命了。”

“随便。不过……”斥手压住她不安分的双腿，阙尚火的右手慢慢地爬上她光裸、几近曝光的大腿，“你若不想出现在报章杂志上，最好安分点。”纪家在建筑界的名声可不是浪得虚名，更不容许任何丑闻来破坏他们高贵的社会地位，阙尚火深深明白这点。

“你……你拉我裙子干什么？”虽不明白阙尚火的威胁为何，可是她就真的静止不动了，只因她已经记起自己的穿著有多么容易曝光了。

阙尚火将她的身子移下来一点，免得她的裙子越缩越高，大腿越露越多，养别人的眼不打紧，日后又给自己添个轻薄之名。

“你能不能闭上嘴巴？聒噪。”踩着矫健的步伐，他轻松地走着，那轻松的体态完全不因肩上多了个人而显得沉重。

纪莎蓝为阙尚火那双意带警告、而紧压住她双腿的粗糙大手感到不安，更为两人过分的亲近红了脸，幸而它的脸是面对它的背，不然这个没有神经的男人一定又会大肆地取笑它的。

“阙……阙尚火，”她清了清喉咙，准备和谈。

“我说闭嘴！”早该知道她不会这么听话的，如果她真这么驯良就不叫纪莎蓝了，

她气得抬手猛极他的关背，恨不得睡得他内伤，“放我下来！”他难道就不能对人温和点吗？大老粗，除了吼以外还足吼。

“纪莎蓝，你这种打法再多来个十下，我也不会有感觉的，别白费力气了。”阙尚火按捺住火气，告诉自己能忍且忍，不要和她一般见识。

挫败不已的纪莎蓝等到被扛进了“雷霆居”的专用门，发现门自动关上后，才又继续死命挣扎，“放开我，再过去就足山庄的控制室了，那边的守卫少说有三十几个人，你快放开我，我答应和平共存了啦！”该死的人，逼得她如此狠狠。

“确定？”握有优势的阙尚火心情大好，反而逗起她来了。

“肯定啦？”她贫血、头晕，再加上头发随着他步伐甩动的重量，纪莎蓝觉得自己快喘不过气来了。“放……开我啦！”

“好，说话算话。”阙尚火毫不温柔地将她丢下地，纪莎蓝因他突来的动作，再加上先前积压的不适，整个人支撑不住，便软趴趴地跌坐在地上，抚着头，极力调适晕眩感。

“好了吧？”阙尚火嫌恶地问道。

他料想不到女孩子的体力会这么差，不过才一小段不到二十分钟的路程，便一副娇柔造作的模样，教他看了反感。

纪莎蓝不敢相信她所听到的，敢情他以为她在假装一握！这种有理讲不清的野蛮人，教人怎么与他和平共处——

“不要光瞪着我，你想坐多久随你，反正这裏你很熟，要是你觉得闹够了就自己进屋来，我不会再来请你的。”说罢，阙尚火居然自顾自地走进林荫深处，将她撇在鹅卵石路上，理都不想理。

纪莎蓝气极了，气得说不出话来，气得杏眼圆瞪，气得脸部抽桩、全身血液逆流，头发彷彿也全都竖了起来。

明知道她跑不出这座深宅，他偏又好大方地布施着，他当它是吵着要糖吃的小孩吗？老喜欢用这种低级的口气告诫她，好象随便给她一颗糖，她就会感激的匍匐爬到他跟前，乖乖地任由他摆布。恶心的家伙！

为了斗气、更为了自尊，纪莎蓝在小路上生了整整两个小时，养精蓄锐、吸取日月精华，顺便做个森林浴。若非基于职业道德，更不愿砸了纪家的金字招牌，她早插翅飞出“雷霆居”了，哪还会走进他的房子，看他的脸色？她勉强维持心平气和的态度，在阙尚火不情不愿的陪同下，公正无私地浏览了这栋三层楼的建筑。

基本上遗栋房子因为衔接另外两栋规模相同的建筑，所以架构相当牢固，格局也毋需做任何大变动，倒是有些地方必须敲掉，以扩展视野，内部的色泽也过于沉重，需要换掉颜色以改变室内气氛，让人心情开朗些，尤其这人是阙尚火。

自从早上有了不愉快的开始之后，纪莎蓝一再告诉自己，接了他这桩生意对自己有多大的助益、可以为自己赚进多少新台币、可以多么淋漓尽致地发挥她的设计天分、挥洒她的梦想，最重要的是，设计装潢完毕后，阙尚火将会知道她有多么勇敢、不畏强权，哈哈！

“这些家具要换掉。”纪莎蓝一向不喜欢一楼客厅这套古得可以报废的家具，她很高兴它终于有作古的一天了，而且是由她亲手执行，其是大快人心田

“不行。”地下室的健身房她嫌空气不流通，要将三温暖部分敲掉，他已经很配合、勉为其难地点头了，这下讨论到一楼，她竟又得寸进尺地要丢掉他最心爱的这套家具，他怎么可能答应？

舍不得了，很好，这套家具非换不可。“阙先生，我们现在是在讨论，讨论的意思是要双方相互沟通，彼此提出自己的意见，请文明点，谢谢。”她敲敲颜色已经脱落得几乎惨不忍睹的椅子，再次肯定它的决定是对的。

“文明？你要丢掉我的东西，竟然叫我文明点——”他大惊小怪地吼着。

“我是说换掉，并非丢掉，而换掉的意思呢……是以新替旧或以中物替换乙物，也就是说你有权将自己钟爱的这套宝贝捐给历史博物馆，或放进私

人的收藏里，这些本人概不干涉，够讲理了吧！”她慢条斯理地做着笔记，将刚才在浏览中决定该丢、该修理、或该换新的东西分别注明在笔记本上，以防疏失。

当关尚火看到她恨笃定地在注明一楼家具的地方，打上“x”时，他的变气又开始发作了，“我说不换就不换，你再啰唆一堆废话试试着？”

“咱们走着瞧。”她丢给他一个胜利的眼押后，随即走上二楼，继续未完的工作。

纪莎蓝一边逛，一边做笔记。嗯……二楼日前除了视听室、书房和卫浴外，便无其它，这层楼的格局对拥有一百，千坪可用坪数的房子而言，稍嫌空洞也着实浪费了点，应该可以再隔个和室，做为客房之用。

跟在她后面急躁不安的关尚火，见她绕着二楼边走边沉思，始终不说话，便悠不住地又出声喝令：“那套家具绝对不能换掉。”

太专注放在脑海中绘制二楼的新设计图，纪莎蓝并没有很清楚地听见他所说的话。

“嗯，就这么办。”敲定客房大致的模式后，她回过身想转向三楼，却不料转身太猛，一头乌黑的秀发随之高高地扬起，拍打到关尚火找不到理由发怒的脸孔。

“该死的，我说不能换就是不能换。”他借机拉住她的手，冒火地瞪着她。

“奇怪，那套家具真的那么重要吗？”她好奇地瞪大了双眸。

关尚火答不出话来。天杀的，她为什么不对他凶，那么他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和她对阵叫骂。可是她偏不，这个女人像突然变了个人似的，工作起来完全不似平常那个凶巴巴的纪莎蓝。他不习惯，实在不习惯这样睁着无邪的双眼、微敌着红艳欲滴的红唇，像等待他临幸的女人。

大力地摇了下头，关尚火想把脑中那个荒唐的想法甩开。

见他摇头，纪莎蓝好纳闷地揪着他，“既然不重要，你干嘛婆婆妈妈直叨念个不停？”

他顶得感谢她乐在工作中的个性，让她能轻而易举地沉溺在创作的思绪里，没有多余的时间和他顶嘴。

关尚火很想大声地告诉她，她误会了，可是她却见鬼地又转向三楼，急于继续她未完的探索，将他冷落在一旁，好象他这个人根本不留存在过似的。

他烦躁地跟在她后头爬上三楼，想找机会说明，却又苦无机会。他一向有话就说，不爽便骂，不习惯将不满放在心中，因为怒意积压久了，一旦爆发的结果，通常会让他悔恨终生，他脸上这道疤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这层楼她曾经土来过，因为小舞的房间在这里。

纪莎蓝抬起往昔模糊的印象，记得她一直不喜欢这层楼给它的压迫感，原因是骨董太多，色调太温暖，失去了原设计者约立意塑造一个温暖的家。这位前任设计师铁定没见过关尚火，他要是见过这个人，就不会用暖色系来营造家庭气氛了。火气都已经这般旺盛的男主人又何需温暖？他需要的是降温，所以冷色系最适合他了。就是冷色系了！她大约敲定了色泽后，便自在在地东瞧瞧西看看，完全将这裹当成是自己的地方般优游于其中，忽略了郁郁寡欢的男主人。

小舞的房间、关尚火的书房，再来是收藏室和它的卧室，一路看下来，她突然看见关尚火房前的心茶几土那盆五颜六色、一看就知道手艺不住的丝

袜花了。这盆花是小舞高一时的心血来潮之作，既是心血来潮又缺乏天分，自然好看不到哪儿去了。这种拙劣的作品早该去了，谁知他不但没这么做，竟然还小心翼翼地用塑料袋套着，密密实地保护着，细心得教人讶异。

这个大老粗是念旧、舍不得，还是只会收不会去？她好怀疑她笑着。

“我要看你的房间。”纪莎蓝收回怀旧的思绪，感兴趣地看着位于走廊尽头的房间。

“什么？”眼见她又把这层楼泰半的东西都画上“x”后，阙尚火沉郁多时的心情瞬间紧绷，濒临爆发边缘。

“你的反应未免太激烈了吧！”纪莎蓝微侧过头想骂他，谁知当她看到那张绷得死紧的脸的不快模样后，居然觉得很好笑。“我可没透视眼，你苦不邀我进你的房间，我这个客人岂敢擅入？”直到话已出口，她才猛然发觉自己的“用词不当”。

“我只邀我的女人进房，”阙尚火很高兴地发现懊恼终于回到她眼中了，他咬住话柄不放，蓄意火上加油。“你不可能在名单上。”

“我恨高兴我不在，”纪莎蓝恼火又倔强地迎上它的眼睛，不肯先低头认输，不过她会以牙还牙，“你又以为自己是誰，潘安吗？”

“我该死的不是，你高兴了吧！”火舌从他嘴裏喷出。

“对，我很高兴，非常的高兴，异常的高兴。”不可理喻！她暗骂。“你到底要不要让我进去？”

全世界只有纪莎蓝有本领逼疯他。“你要看，好，我让你看个够。”他抓起它的手臂，便将她拖进它的房间里，“看啊！你不是要看吗？”

怎么也想不到他会用这种方式请她进去，这个粗鲁的王八蛋！纪莎蓝被硬拉进房间后，愤怒都来不及了，哪有心情评估？她愤然地甩开阙尚火的手，转身往外冲，哪知冲不到三步，便被阙尚火那长手一抓，就给拖了回来。

“想逃？”改搂住她的纤腰，阙尚火丝毫不肯退步。

“谁说我要逃？”她报复地回搂他，见招拆招。“我很乐意和你保持这种亲密的姿势，”哇塞！这一搂她才知道他的体格原来如此的结实、魁梧，棒得没话说。她好奇地伸出另外一只手搂着他，想测量他的腰围。

“你在干什么？”阙尚火不可思议地拉开她，这个女人性饥渴吗？

“投怀送抱啊！”她没好气地仰着头瞪他。嘿！这人满高的嘛。意外于这么一点一滴的发现，她心中的怒气竟因而冲淡了不少。不知大姊熊式的热情拥抱和他比起来谁厉害？纪莎蓝贪婪地盯着他健硕的胸膛，暗暗地打起歪主意。

“纪莎蓝，别想勾引我，你不是我欣赏的类型：永远也吸引不了我。”她眼中那种暗算的眼坤他看太多了。“我也不可能看上你。”他冷酷地推开它的手。

不可能看上她——他以为她是浪女，还是花痴？她不过想比较看看她大姊的体型和他的谁宽而已，就被他说得这么难听，这话若是传出去能听吗？

纪莎蓝阴晴不定地揪着他，他既然下了战帖，那么她就没有退缩的理由。况且，他触痛了她的心，让她想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她不愿再提及的悲伤。

“喔！我正是这么认为。”她不信她真的这么没有女人味，不要因多年前那桩伤她彻底的往事而否决了自己，她必须证明给自己看。

“认为什么？”他避不开她炯亮的眼眸及蒙上了阴影的脸庞。

“认为你吸引不了任何女人，当然这些女人包括我在内。”她淡淡地笑着。

“是吗？”阙尚火将她拖进怀中，狠狠地搂住她，“你以为我没人要？”

“正是。”她努力保持平静，不让心中逐渐填满的胜利感形于外。

“你以为这样我就会中了你的激将法？”他推开她，显然不上当。

没想到他野蛮归野蛮，倒还不笨，纪莎蓝的斗志越烧越烈。

“我以为……”她干脆投进他怀里，死命地搂着他，“我一定勾引得了你。”只要是她想完成的事，通常不会有半途而废的意外发生。现在她惊讶地发现，她竟然很喜欢抱着他的感觉，更开始期待她所谓的“勾引”。

“你尽管试试看。”他不为所动地警告着。

“我会，我一定会。”她缓缓地勾起个诱惑的微笑保证道，双手慢慢地爬上他的后脑，急遽地拉下他倔强的头颅，没给他任何反抗的时间，便大方地送上她的红唇，堵住他欲开口的嘴，然后身子密密地“挂”在他身上，不安分地挑逗着，绝不容许他逃脱。

阙尚火极力想保持不为所动，可是他发现他办不到。他可以推开她，可是怕的手不知怎么若，却不听使唤地自动圈住她的身子：他的嘴巴不知怎地，竟然贪恋起她的唇了。不知不觉中，他已经陷入她撒出的网中，他不想，可是他无法抗拒。

阙尚火坚定而火爆地回吻她，不仅打破他的誓言，更加深两人的亲昵与缠绵。纪莎蓝没有得意的胜利感，竟然莫名其妙约有种被爱的幸福感。她不晓得自己足否神经失常，可是她却知道他们之间深而绵长的亲吻，带给她的震撼绝对是空前绝后。

从来不晓得阙尚火给人的感觉会是这么的好，她喜孜孜地沉醉在两人的感官世界里，未曾发现他的自制力已逐渐消失，脸色也渐渐变暗。

“够了没？试验完毕，你可以滚了！”勉强拉开两人的距离，他痛苦地皱着眉，不自在地坐在床上发怒。

突然被推开的纪莎蓝，尚不清楚状况，便被他的吼叫给惹得怒火中烧，顿时火冒三丈。

“要我走可以，除非你收回先前的话，承认我是个有魅力的女人。”这点她非常坚持，也十分在意。

“不可能。”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不可能？”她步步逼近他，想故计重施，却被他识破。这回阙尚火伸出手将她挡在安全距离外，不准她接近。“你是我所见过的女人中，最厚颜无耻的一个。”欲望得不到舒解、正万分痛苦的当儿，他根本不在乎说出去的话是否伤人。

“厚颜无耻？”她放声大叫，奋力想推开他的长臂攻击他，可是比力气她偏偏就是输他一大截，这下别说是想亲近他了，就是努力地伸长手臂也摸不到他的肩膀，这场力气之争她输走了。

纪莎蓝不甘心就这么放过他，他骂她厚颜无耻，好！她要贯彻到底，将它发扬光大。

“天杀的，你在干什么？”青筋尽现于他极力压抑的脸上，阙尚火愤怒异常地见她解着上衣的钗子。

“你不是说我无耻吗？”趁他精神恍惚的空档，她大力排开他那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手臂，坐上他的腿，然后当着他的面大方地褪去上衣，只留内衣和裙子在身上。“这样够无耻了吧？”

“纪、莎、蓝！”他龇牙咧嘴地出牙缝中迸出吼声，全身的热度高得吓人。

“收不收回那句话？”她勇敢得教人敬佩。

“休想！”谁都别想威胁阙家人。

布满红丝的眼珠、死硬的嘴巴、跳动的青筋，构成了一张十分狰狞的脸孔。纪莎蓝敢说，此时她若不是被他激昏了头，一定会识相地逃离他远远的，以免一个不小心被他周边的烈焰给烧得尸骨无存。可惜此时它的脑中除了想证明它的魅力外，再也管不了其它事了，所以阙尚火再怎么骇人也吓不倒她。

“好。”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他撞倒在床上，而后整个人趴在他身上，如狼似虎地攻击着他的脸，将她的吻细细碎碎地布满他的眼睛、鼻子、脸颊、颈项……一路蜿蜒而下，就是不碰他的嘴巴。

“住手。”阙尚火的声音不再宏亮，只是愤怒依然。他气自己被她吸引，不明白她那生涩的吻为何能轻易地挑动他？她的身材甚至不是最好的，可是，该死的，他要她！如果她再不知节制的话，那么她很快就会发现她所必须承担的后果是什么。

“只要你承认我吸引得了你，我就住手。”她倚在他的颈畔喘息，阴郁的眼神因他的固执而深沉。

既然他们都这么坚持己见，那么就别怪他……

阙尚火搂着她，转身将她压在身下，故意俯下身子让她看清楚他眼底明明白白的欲望，并将浓厚的鼻息吹拂在她脸上，希望她会害怕进而打退堂鼓。“我说过了，别想。”

她要证明，绝对要证明，这点对她很重要。

纪莎蓝全然不顾后果地伸出她的手臂，环住他的脖子，一心只想听他承认它的胜利，却忘记了阙尚火的力量比她大上许多，倘若他真不想她碰他，人可以用力将她甩开，他的蛮力也绝对可以轻易地办到，可是他没有，这代表他受她的吸引，只是嘴硬罢了。

她早就赢了，只因她完全沉溺在他温柔而猛烈的激情中，陶醉在两性共舞的迷人旋律里，不知不觉选择遗忘罢了。

当阙尚火褪去她身上最后一件衣服后，纪莎蓝便知道自己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了。她恬适地开上眼睛，任由心情随着他轻快的节奏翩然起舞，直到天长地久……

时间从指尖滑落，激情的旋律终止于缠绵后的沉默。

纪莎蓝埋在被单里背对着阙尚火，羞窘得红了脸，无言以对。

阙尚火烦躁地坐了起来，不明白刚才那天雷勾动地火的情况怎么会发生，更懊恼他爱的对象竟然是个初试云雨的姑娘家。

妈的，都怪纪莎蓝！

“你是处女！”他就是无法心平气和，做个柔情蜜意的温柔情人。

有没有搞错？阙尚火居然一点也没有婬后该有的温柔，而且好象在指控她咄！它的意思又具什么？难道他认为它是个人尽可夫的女孩……捂着发红的双颊，纪莎蓝猛然想起自己已经失去女孩的身分，升格为女人了。

“我在问你话：”天般的，早知道就不问她。她若不转过身来，他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被他彻底爱过的纪莎蓝，竟然脱胎换骨地变得迷人极了，凌乱的长发、怒火奔腾的双眸、微脍的红唇，甚至于她健康光滑的蜜金色肌肤，都在在地诱惑着他。

早上他不是才觉得这张脸上分可憎吗：这会儿他为什么又有种想再爱她的冲动呢？该死的，他不会对她上瘾了吧！

纪莎蓝光火地坐起身子瞪着他，“你白痴啊！这种问题还要问我，你刚才在干什么？睡觉吗？”奇怪，人家温存后都会好声好气地说上一段爱语，怎么他们的情形这般的与众不同？

“你就这么渴望和男人上床吗？”他怒不可抑地狂吼着。

“你……”她气得眼冒金星，抬手朝阚尚火的脸挥去，却被盛怒的他接个正着。

“别以为和我上了床，就有什么特权。好，我承认被你打败了，我输了，你的诡计得逞，你可以滚了！”他无法适应这种全新的关系，也害怕牵扯上这种麻烦。他愤怒、烦躁地跳下床，光着身子满不在乎地走进浴室，愤怒地甩上门，留下错愕不已、羞惭得想自杀的纪莎蓝。

他生气、愤怒，只因她诱拐他，她不要脸、下流、低贱，她活该被唾弃！

脸色惨白、自觉污秽的纪莎蓝，机械化地下了床，她想哭，想大哭一场，可是她不要在这里哭，她不要再让阚尚火羞辱一次，她情愿跳楼也不愿再留下来让他瞧不起。

她倔强地咬着下唇，捡起散落一地的衣服穿上，跌跌撞撞地冲出“雷霆居”，却不知该往何处去……

### 第三章

倪央晨一打开铁门，就看到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堪称哭得最凄惨的女人，难怪他会觉得今天的湿气特别重。

“哇……”纪莎蓝一看到应门的人，委屈便一古脑儿地涌了土来，她不由公说地冲进他的怀里，哭得伤心欲绝、几欲断肠。

“怎么了？”他紧紧地拥着她，着实讶异他这个活泼、好动的学妹会哭得这么伤心。

她不答话，只是缩在他的怀中专心地哭泣。

倪央晨搂着她走进客厅坐着，不再问话，任由她哭着。莎蓝现在这么伤心，根本答不出任何话，问也是自问。

“谢……谢。”接过他一张张递至眼前的面纸，它的泪水仍是不断地滑落，导致鼻头、双颊和眼睛皆因哭泣过度而红得骇人。

“莎蓝，别哭了，再哭一去我这儿就淹水了。”他又抽出面纸轻柔地帮她拭泪。“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央晨……呜……”她几度哽咽欲语，却足怎么也说不上话，只能含着眼泪，楚楚可怜地揪着他。

“别哭了，好吗？”他轻轻地搂紧她，抚着她凌乱的秀发……

她难过地贴近他的胸膛，断断续续地问道：“央晨，那……那年，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很……不要脸，缠着你不放？”

“我受宠若惊、爱你都来不及了，怎么敢嫌你？”这么说她是被男人伤了心啰？他了解地做微笑开了。

“骗人……”细数着他规律的心跳声，她轻声斥道，如果他真的爱她就不会……

倪央晨听出她话里的埋怨，轻轻地抬起她的下巴，正视她，“我没有，你明知道我对你的感情。”

面对他炯然、坦率的眼神，她反而汗颜了。“对不起！我很白痴对不对？”

“莎蓝，”倪央晨轻叹一声，随即伸出右手覆上她光滑带泪的脸庞，笑道：“还是这句口头禅啊？”

“你是说‘白痴’吗？”她知道央晨爱她、疼她不逊于任何人，她不该再为往事和他闹别扭的。

“还有别句吗？”他好惊讶地挑高了他那比女人更美、更细的眉头，长而浓密的睫毛亦高高扬起，完美无瑕的五官深深地嵌在他脸上，组合成一张极英俊、极秀美的脸庞；他的一举一动无不教人着迷，那天生的优雅更在不经意的举手投足间展露无遗。

“你能不能不要长得这么好看？”纪莎蓝痴迷地轻叹，她会爱上他不就是被这张脸给害的吗？这个世界上大概再也找不到不爱央晨的女人了。“不要对我这么好？”她垂下眼睑，痛苦地低语。

“莎蓝……”倪央晨非但没有避开她，反而安慰地搂紧她，“你明知道我办不到，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妈，你是我最爱的女人了，你这么可爱、亮丽，教我如何不爱你？”他调皮地眨着眼睛逗她。

“我知道。”她反手回搂着他，泪水还是有一滴没一滴地流着。

“知道就别哭了。告诉我，是哪个人嫌你纠缠不清？”他轻声笑道。

眼泪嘎然而止，她昂起头讶异地问道：“你怎么知道？”

“你把心事都写在脸上了，难道你不知道吗？”他好笑地弹弹她的脸，然后轻轻地推开她，帮她湖茶。

“真……真的吗？”她手忙脚乱地摸着脸，她的心事当真都浮在脸上了吗？

倪央晨见她狼狈的慌张样，不禁放声大笑。

“你在笑什么啦？”她做怒地抢过他手中的茶壶，恨恨地去了个白眼给他，自己倒茶

他止住了笑声，却止不住笑意，“莎蓝，刚认识你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你是那种不需要人扶持、坚强勇敢、天天倡导女男平等的大女人，你在学校是那么的活跃，谁知……”他忍不住又笑了起来。

“对啦！我外强中干，只是个故作姿态的弱女子啦！”死笨蛋，敢当面揭穿她。

“纪莎蓝绝对不可能是弱女子哟！”他隐着笑意，认真地端起她倒好的茶饮着。

“我是。”她幽怨地望着桌面，无限自怜地想起了今天的一切。

“你不是。你一向知道自己要什么、想做什么，你有你的生活目标，你热爱你的生命，你迎接任何挑战从不退却，想到什么就做。唉！这虽是你的优点却也是你的缺点。”他就着杯缘打量她，不疾不徐地说着。

“怎么说？”她无助地斜靠着他。

“你做事全然不计后果，个性太直，”倪央晨担心地说出他早就想说的话。“直来直往的结果，通常是很容易伤害到自己的。”

“就像……”

“就像两年前那件事。”他不愿揭人疮疤，可是他必须提醒她，“我想你今天的事，大概也和你这种冲动型的脾气脱离不了关系吧？”

“你可以改行去算命了。”她惊奇地瞟着他。

“不是我厉害，是你的个性太好捉摸了。”他溺爱她笑着。

“我发现我爸也没你这么了解我。”纪莎蓝嘟着嘴，气呼呼地想起她那双一年到头四处流浪的父母。

“你看，你的想法又统统写在脸上了。”他糗着。

“央晨，你现在看得出我想干什么吗？”她不服气地挤眉弄眼，偏不让他猜出来。

“你不想让我猜到。”他一语道破。

“不是。”纪莎蓝不依地呵他痒，她知道他最怕痒。

倪央晨既不闭也不躲地迎向她的攻击，他故意和她闹着、笑着，也知道借由吵闹可以洗

“不。”斗志重回她心中，她不会向阚尚火低头的，今天的事算她失足，可是她不要干

“好了。”他抓住她不安分的手，笑得腰酸背痛。“现在可以告诉我事情的经过了？”去哀伤的道理。古恨，她仍是快乐的纪莎蓝、自倍满满的纪莎蓝，既然两年前那件事击不倒她，那么两年后的今天，便没有再被击倒的理由。

“不想说就不要勉强了，”倪央晨像会读心似她笑着，他抬起手轻轻地焚着它的脸，心疼地摸着她未干的泪痕。“我也不希望你太好强。”

“讨厌，我哪有？”她不悦地反驳，赖进他怀里不肯起来。

倪央晨瞥了她一眼，无奈地摇摇头，“起来吧！我带你出去吃晚饭。”

“于启呢？又出国帮哪位明星拍什么写真集了吗？”提及另一位死党，她的脸上忍不住漾着温柔。

“嗯，他要是知道你哭得这么伤心，一定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弯身捡起散落一地的素描。

“喂，不准你告诉他喔！”她也蹲在地上帮忙捡画，一边忙着威胁，“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我就唯你是问。”哇！好多的于启、各式各样的于启，他仍是那么的帅气、有朝气、有活力。“央晨，你的画画功力越来越好了，不愧为画家。这些可不可以给我一张？”她比着手上的画。

“我敢说不吗？”见她抽走他以阿波罗为雏形，为于启画的裸体画，然后又羞红了脸遮遮掩掩怕他有到，倪央晨见状差点哈哈大笑。

“我可不是色女，我会选这张是因为你把于启的个性和特质都勾勒出来了，而且这张尽也不是全裸，他的重要部位有叶子……”她红着脸，滔滔不绝地解释道。

“我知道，我了解。”深怕她不满意似的，他拚命地点头表示赞同，“裸体有理，艺术无罪嘛！”

“白痴！”看也知道他在勉强附和，不过话又说回来，于启这副戴着月桂冠、驾驭马车的模样实作太好笑了，哪天万一她心情又欠佳时，正好可以拿出来消遣。

纪莎蓝看苦素描越笑越开心，就知道来央晨这裹疗伤准没错，

若认真地研究“青焰门”的发迹史，便不难发现，它之所以致吉田，

主要是由老祖宗稳扎稳打的基业珠宝业所奠定。

“青焰门”所拥有，由阙氏兄弟所主持的“红火珠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能从一倘小小的骨董店发展至今，成为名闻遐迩，控制全世界百分之六十珠宝、矿产原产地，及销售市场的跨国企业，不仅要归功于老祖宗“识货”的本领高超，更应该感谢后世子孙将其企业化、专业化，更有远见的投资了好几座被世人讥为“荒山野岭”的矿脉。事实证明，当初不被人看好的荒地，在青焰精英分子独到眼光且非常坚持的投资下，确实含有极其丰沛的矿产，及惊艳四方的上等宝石。

总而言之，红火投资公司所掌有的不论是骨董、玉器、钻石、珍珠、水晶，以至于红、蓝宝石……等等，都是世界顶尖的极品。只要是由该公司所出售的珠宝，都是市场上炙手可热的抢手货，更逃脱不了国际大盗的觊觎。幸而青焰精英所专精的不只是珠宝的鉴定，近百年来“青焰门”所收藏的骨董、珠宝何止千件，却从不茁被盗窃或巧取，只因青焰精英的功夫不仅了得，那自创的防卫系统更教人无法捉摸，探不出个头绪来。

“那对乾隆如意瓶卖出去了，价格合算吗？”躺在椅子上，阙尚火反常地将脚叠上书桌，提不起兴致地听着私人助理欧阳谷的报告。“呆呆地站在那裹干嘛，要我请你坐吗？”

他今天心情不好。欧阳谷战战兢兢地生进桌前闲置的办公椅里，大胆地下了判断，同时也暗暗地替自己祷告着。

“由香港一位富商标走了，利润比预计的多出一倍。”讲到这件事，他忍不住眉飞色舞，满腔骄傲。

“好。”阙尚火烦躁地挥了挥手表示满意，毫无喜悦之情，教欧阳谷看了十分纳闷。

当初这对不被看好的清朝骨董，是在阙尚火力保下以三千万买回来的，他一向沉迷在这些古玩中，更加关心由他负责的陶器投资部门的运作情形，欧阳谷甚至怀疑他为这些骨董痴迷到不需要女人的地步了。

谁都知道阙家三兄弟均有与生俱来的识货本领，公司创立之初，他们一连串买珠宝、标骨董的动作，举世震惊，其出手之阔更带动了投资珠宝的风气。他们很漂亮地扎稳了根基，也使红火投资公司在短短的十年内，从一个区域性的小企业，成为横跨各国的知名大企业，并稳健地成长着。

近几年来，不甘于只做买卖业的阙氏兄弟，已经渐渐脱离办公室，走向户外，也成功地投资了好几个矿区的开采，为公司赚进了不少财富。正因为他们独到的眼光，使他们成为国际性的知名人士，所以他们的一举一动格外引人注目。

“总经理为什么会认为那对如意瓶值三千万？”“乾隆工”非常有名，此件作品却因为清代的古物大量充斥于市场，而不被看好。

“因为这对如意瓶世间少有，也少有人仿得出来，且具有国际市场。”叫他总经理？这小子不知道又想搞什么兜了。阙尚火眼睛一闭，不耐烦地回着：“仿冒品越多的骨董价值会相对偏低，这个道理你应当很清楚。”

“可是秦的陶马也是独一无二，它的市场却不怎么看好。”那对如意陶瓶上列有数百只各类的飞禽走兽，刻工之细、袖色之华丽，无不教人叹为观止，的确不好仿。

“欧阳谷，如果你连这个都要问我的话，还当什么助理？”他条地张开眼睛瞪着他。

“好好好，我只是一时心血来潮，见你心情不好想让你发泄一下而已，千万不要生气。”他连连将椅子往后推了好几步。

“少玩这种无聊的把戏，没事可以回去睡觉了。”阙尚火重重地放下脚，一点也不感激地拿起抹布擦着桌面。

“我来、我来。”欧阳谷将他手中的抹布抢过，大猷殷勤地擦着。“是你让我回去睡觉的，改天可别怪我跷班。”

“滚回去吧！”阙尚火知道他对公司的忠心度有多少，更知道这阵子他为了这封玉瓶做了多少宣传，换作往常阙尚火会很高兴地搞赏他一番，可惜这个好消息来得不是时候，他最近的心情实在糟透了。

“多谢了。”他嘻皮笑脸地朝阙尚火鞠躬就要退开，“对了，在楼下打扫的那位小姐长得很可爱。”

“你说什么？”阙尚火激动地跳了起来。

“你不会运自己请的人都不认识吧！”欧阳谷站在门口诧异地反问，他还在怀疑这家伙怎么突然想通，请人帮他分担“家务事”了。

不会是她吧？阙尚火急急忙忙地往楼下冲，这阵旋风可台得欧阳谷当场傻眼，百叹大事不妙了。

果然是她。阙尚火停在一楼的楼梯口，一眼就看到蹲在酒柜前沉思的纪莎蓝了，它的身旁放置了好几个箱子，有些箱子已经对了起来。

“你在这里干什么？”他其实想问她，为什么失踪了三天？可是这句话容易让人家以为他关心她或者想念她，而他不愿造成这种错觉。

听到他磁性且带着挑衅的声音，纪莎蓝全身一震，她迅速地收起受伤的眼神，用怒火武装自己。

“除了工作还能干嘛？”她告诉自己绝不能再逃开，那是儒者的行为，可是为什么她会提不起勇气肴他呢？

“工作——”天杀的，她为什么不看他？

“这些是平面配置图、水电配置图、透视图、施工图、建材配色图和细部大样图。”她从地上拿起一个牛皮纸袋丢给他，就是始终不看他。“里面还有装潢费的预估，自己看着办。”她十分冷漠地半转过身子，背对着他，实在不晓得该如何再面对他。“你觉不觉得她好象在生气？”欧阳谷不知何时站在他身旁，饶富兴味地问着顶头上司。

“你还不快滚！”阙尚火恼怒地揪着正前方那个苗条的身影。

“好好好，我回去陪老婆、孩子说话，省得碍你的眼。”欧阳谷用力地拍他后背，颇为同情地看着前方的小姐，“别对人家太兜了。”

纪莎蓝终于回头看他们了，她恨好奇地想知道是哪个不想活的人，敢在阙尚火跟前疯言疯语；结果，她看到一个短小精干的男人，眉开眼笑地望向她。它的年纪应该比阙尚火大上几岁吧？她猜测着，继而发现他似乎在评估自己，两人眼押交会了一会儿，他那犀利的眼光缓缓趋于柔和，继而变得相当温暖，甚至带了点……赞赏。

她喜欢他。纪莎蓝不知不觉跟着放柔了眼神，响应他友善而温暖的笑容。

“快滚了。”阙尚火用力地将欧阳谷推向门口，不悦地打断他们的拟视。

欧阳谷笑嘻嘻地走近她，伸出手，“我叫欧阳谷，他是我老板。”他翘起拇指比比后方的人。

“纪莎蓝，室内设计师。”她握住他的手，笑道：“你显然生活在水深火

热之中，比起来我好象就比较幸运了。”她越过欧阳谷的肩膀，挑衅地揪着阙尚火。

欧阳谷朗声大笑。它的气势不输给阙尚火哪！他开心地嗅着越来越浓的火药味，打算尽快全身而退。“很高兴认识你，我有事先走了，祝你好运。”他带着笑声扬长而去，很聪明地退出了战场。

欧阳谷回荡在屋内的笑声实在太刺耳了，阙尚火僵着背椎，一步一步沉重地走向她。

“你竟敢这么对他说？”

“本人只不过实话实说而已，何谓敢与不敢？”她耸耸肩，转过身继续收着酒瓶，“待会儿叫你的人把屋内贵屯物品和家具都收好。”

“干什么？”他绕到她眼前站定。

“你不收，教我如何工作？”她根本不必帮他收这些东西，也不必亲自监工，可是她的工作态度-向如此，自己设计的东西苦不亲自监工难免走样，更何况这件工程特别浩大，屋主特别古怪。

“如果我不收呢？”

他必须一直对着那颗黑色的头颅讲话吗？阙尚火居高临下地瞪着浑然不觉、专心致力于打包的人，他发现他生气于它的不理不睬，情愿她和自己对骂。

“阙尚火，你再无理取闹看我怎么对付你的宝贝。”她随手拿起放在箱子裏的木雕，高高举起。

“不准乱动。”他紧张地蹲下身，飞快地抢走她手中的木雕。

有他紧张地东摸摸西看看的模样，她竟然不高兴地觉得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了。权利？什么权利？是被他疼爱、珍视的权利吗？

纪莎蓝沉着脸，静静地揪着阙尚火不发一言。

阙尚火也发现她的拟视了。她清澈的眼眸干扰了他的心，让他不由自主地忆及那一天的缠绵，及不愉快的结束。

“阙尚火，那一天的事是我不对，我不想再提起哦！”从他的眼神她竟然可以轻易地读出它的心思，她竟然也会有心平气和、细心观察人的一天？她真的变了吗？她无意识地塞着报纸保护他箱中的宝贝，不愉快地检讨着自己。

它的口气让他有橘被利用的感觉，他不汗示弱地问着：“什么事？”

“什么事？”纪莎蓝拿胶带丢他，“你问我什么事？”

他光火地挡开她的攻击，“我早就忘记了。你以为你不想提，我就会铭记在心？”从来不知道她的脸蛋是如此的漂亮，让他着迷。自从那一天以后，该死的，好象世界就全变了。

“阙尚火！”她尖叫着四处寻找武器，实在找不到小件物品了，只好拿起空箱子砸他，“去死好了。”

他拍开箱子，恼怒地咬着牙根，“纪莎蓝，你再乱丢东西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给你三天时间收好你的宝贝，三天后我就开工。”她气得两眼发直，恨恨地站起来往外冲，她，定是瞎了眼才会把自己给了他。

“慢着！”阙尚火很快地站起来拉住她的领子，他粗手粗脚的动作，差点勒死急急往外走的她。“把地上的东西收好再走。”

她不敢相信，真的不敢相信，这时候他最在意的居然是他房子的整洁

与否！

“再说一次。”她好慢、好慢地回过身死瞪着他。

“把这里收拾干净再走。”他怒目而视。

纪莎蓝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调整好心跳后，瞄准他的小腿骨，使尽全力狠狠地一踢，当场踢得阚尚火跳着脚，诅咒不已。

她愉悦地看着他抱着脚，像只猴子般跳来跳去，满意极了。

“这就是本姑娘的回答。”说完，她飞也似地溜走了，留下满腔怒火的关尚火，和随后追至的咆哮声。

“纪莎蓝！”当他发现她畏罪潜逃后，不禁愤怒地对空气狂哮，恨不得透过声音一箭射穿她的心。

“她不是故意的，你就别再生气了，好吗？”速度调得越快表示他越生气，阚舞雨坐在跑步机旁的地板，无奈地安抚着阚尚火。“她又不是要丢掉你的东西，只是叫你收好而已嘛，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你何必发这么大的脾气？”不好，他的嘴巴又抵成一直线了。她说错话了吗？

“她踢我，”他压抑住怒火，愤恨地说出，

“你说莎蓝踢你？”偶像！

“你好象很高兴？”在小舞的心目中，纪莎蓝的重要性可能远超过他，他阴郁地看着它的脸。

“哪有，我只是很讶异。”莎蓝实在太勇敢了，她崇拜她。

“是吗？”他低哼。

“尚火哥，你是我的亲哥哥 Y，我怎么可能胳膊往外弯嘛！”阚舞雨陪着笑脸。“再说……你不觉得莎蓝的勇气可佳，值得嘉奖吗？”

“小舞，你再替她说谎，我一定会好好地教训你一顿。”他虽轻松地跑着，脸色可一点也不轻松。

“人家只是就事论事嘛！”她委屈地替自己辩解，“更何况她的工作态度是一等一的敬业喔！这年头要找像她这种全程参与的设计师已经很少了，你就大人有大量别和她计较了。”

他本来就不想和纪莎蓝一般见识，也不想刁难她，更巴不得永远别再见到她。

“我没那么无聊。”停住跑步机，他讪讪地拿起毛巾擦汗。

是吗？她怎么觉得自从莎蓝踩脏了他的地板以后，就好象变成他不共戴天的仇人了？不过，感觉归感觉，如果想活命还是别说出来的好。

“对啊！尚火哥的胸襟最大了，所以你就委屈点，把你那些珍玩、骨董收一收了，”她狗腿地奉承，却收不到预期的效果。

“那些东西由你收。”冷冷地瞄了她一眼，他独断地说着。

“我收？”她用食指比茗自己的鼻尖。开玩笑，追层楼的骨董那么多，万一不小心打破或损伤，她还活得成吗？

“你怀疑吗？”他低沉、喘气的声音裹带有不容拒绝的命令。“大件物品可以差守卫室的人帮你，我的房间和收藏室，你不要碰。”

“是。”唉！真倒霉，造年头好人足不能当的。

“先警告你，东西不得有半点损伤，收拾好后，房子要给我清干净。”

跟这种有超级洁癖的人同居，室是很累人的，他的脾气又那么差，臣得也不比别人英俊，虽然他很性格，体格也不错，却是不好相处。老实说，她二哥的缺点加起来比优点多很多，是个好时时，却不是个理想的情人，偏

偏奇怪的，他的身边从不缺一主女伴”

“尚火哥，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她又想起陶芯了。

阙尚火瞥了她一眼，点了个若有似无的头算是同意。

“你喜不喜欢陶芯？”基本上她不讨厌陶芯，因为她进退得宜、处事圆滑，相当懂得人性心理，从不得罪人：可是她却也不见得喜欢她，因为太圆滑的人不容易交心，容易流于虚伪。他是有过无数个女人，也确实和陶芯合得来，但足他却未曾研究过他们之间的一切，现在被她这么一问，倒教他认真地思索起这个问题来了。倘若要认真追究起他和陶芯的关系，大概也只限于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吧！他需要女人，不想上感情，陶芯巧也是如此，所以他们才会一拍即合，断断续续地交往了几年。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

“因为你最常和她同进同出，她又恰恰好是大哥最倚重的助理，我奇怪她怎么没有被大哥给拐走，而一心向于你？”不是她故意灭他威风，长尚风哥志气，实在是尚风哥的嘴巴太甜、长得又帅、脾气好又体贴，虽然有些油腔滑调，但就外观而言，他就是比尚火哥来得强。

阙尚火将毛巾整个摊开覆在脸上，透过毛巾的声音温和了许多，“这你得问她了。”

“你是不是很喜欢她？”很少听见他不带火气的话声呢！

“不是。”他非常确定地反驳着，心中顿然浮起一张倔强的脸。

“可是她恨喜欢你呢！”她拉他坐在身边。

阙尚火将毛巾拿下，披在肩上，心不在焉地说：“那是她的事。”

“哥，别这么无情嘛，人家好歹也跟了你一、两年了，而且和你的关系不是不错吗？”她暧昧地揪着他，邪邪地笑着。

“你的废话可真多，”他没好气地瞪着她，粗声地说道：“你么时候要搬到你学姊那裏住？”

阙舞两撒娇地勾着他的手臂，笑着，“至少也要帮你收好东西啰！”渴望好久的自由，终于争取到了，万岁！

“小舞，你最好给我安分点。你偷偷溜来台湾又淹了我的房子，我已经非常“生气”了，这次我会答应让你住在别人家，是因为你苦苦哀求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别人说情，这点你最好记住。”阙尚火不自然地搂着她。

“我知道，我会很安分，不会到处乱跑，会三餐定时打电话报到，偶尔外加消夜，可以了吧！”为了期盼已久的自由，再怎么低声下气她都愿意。

“油嘴滑舌。”一定是被老大给带坏的！他不悦地送给她一记怒视，很快地放开她，惹得她不高地嘟着嘴。他就是这样，一点都不晓得肢体语言有多容易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看他连搂搂自己的亲妹妹都这么为难，真是的。

陶芯到底是看上尚火哥哪一点？他的善良吗？还是财富？改天再试探她一下好了，反正陶芯不能一个月没看到尚火哥，有成人之美的尚风哥也应该会想办法让她到台湾出差吧？她看他啊，是巴不得赶快把自己的弟弟推销出去，免得镇日生活在怒焰之中，早晚被烧的成重伤。

## 第四章

小舞真不够意思，竟然把她放鸽子，自己搬出去住了。纪莎蓝一边监工，一边发牢骚，

“阿成，二楼那间和室隔好了吗？”她有丝烦躁地问着和纪家合作多年的承包商，

“差不多了，纪小姐，”他一向很喜欢接纪家人的工程，因为纪家人“作态度严谨，乐于和工人沟通，态度随和得令人激赏。

“材料送来了吧？”三楼的大理石地板她准备全部换成橡木地板，至于一、二楼的地板则不打算变动。

奇怪，最近她怎么老觉得头昏昏的，很不舒服？

“还有些雕刻玻璃没送到，不过这两天应该会送来。”他一直很纳闷为什么三楼的工程会留到最后才做，而不是一起动工，这样不是会格外费事吗？

“你觉得一楼楼梯口隔个小吧台，然后将酒柜一并移过去，或是重新订做，然后扩大饭厅和厨房的范围可不可行？”她沉吟地将手中的平面图拿给他看，询问他的意见。

“如果能半嵌入墙壁中，应该会不错。”他欣赏这女孩的构思。

“好，就这么办。”她望着一楼已经开始部分木作的墙壁和充满木屑的地板，“电视柜的颜色……”

“纪莎蓝！”阙尚火从楼上冲下来。

“我先去地下室看看。”阿成知道这位业主的脾气有多恐怖，也知道他们俩不合，这一个月来，他们什么都吵，为了材质吵、颜色吵、局部修饰吵……什么都吵，没有一样不吵，他很少看见纪小姐和屋主闹得不愉快，这回可是首开先例了。

纪莎蓝尴尬地挤出一丝笑容，朝他点头，才冒火地转向阙尚火。

“好了，又哪里不对劲了？”她已经很让步地配合他改了不少地方，他到底想怎样？

“二楼书房旁那片水泥墙是怎么回事？”他不在乎工人投来的异样眼光，大声地质问。

“育婴室啦！”她火大地回着，看能不能气得他七孔流血，当场暴毙。

“育婴室？”他大吼。

“无理取闹的家伙。”她转身就走，懒得理他。

“我想我们必须好好沟通一下了。”他一个跨步便抓住她，拖着她往三楼走，因为那是唯一没有脏乱的地方。

纪莎蓝生气了，不过她不想在一班伙伴面前发作，破坏自己的形象。

“阙尚火，你到底想怎样？”她在小舞的房门前站定，不肯再前进。

“这要问你啊！”她这个月来，每天沉溺在工作中，对他不理不睬，连回嘴都懒，教他火冒三丈。

“问我？”她定定地看着他，突然发现这种争吵无意义且累人，也开始怀念起那个曾抱着它的阙尚火了。“我不想跟你吵，再一个月成果出来，你若不喜欢我的设计，那么我就重新打掉，费用我自己负担。”

这个月来，他们的关系日趋紧绷，张力越来越强，她逐渐被他所吸引，常会情不自禁地寻找他，可是他却好象一点都不在乎。她难道真的这么惹他厌吗？

“我绝对不需要育婴室。”他认真地警告着。

“你总会有孩子吧！”孩子？纪莎蓝突然想起她的生理期似乎已经过了，不会吧？一定是工作太累的关系，这种情形以前也曾经发生过，一定是的。

“那是我的事吧！”他不想和她讨论这种问题，这会让他想起那一天他抱着她、爱它的感觉。

“唔……”她摇晃了一下，突然伸手抵着墙壁支撑着。这几天忙着修改设计图，已经好几天没有好好地睡上一觉了，再加上三餐不定时，难怪健康状况良好的她会头晕。

“纪莎蓝，你怎么了？”阙尚火严厉的脸色一敛，担心地想伸手搂她。

“被你气得头晕啦！”她拒绝了他的手臂，不要他接近自己，以免耽溺在他少见的温柔里不可自拔。

“不舒服就回去休息，”他沉着脸，僵直地收回手插在口袋里。“省得碍手碍脚……”

“你才碍手碍脚呢！你是不是没事干啊？整天跟在我屁股后面嫌东嫌西，惹我心烦，你就不能出去走走或失踪个几天，让我顺顺利利地完成工作吗？”她快气炸了。

还以为他和她一样，有了一次的恩爱后，会改变对对方的看法，进而关心对方呢！谁知通这个大白痴最担心的仍是他的宝贝房子。

“你不想看到我，我就喜欢见到你吗？”他大声嚷着，一点也没注意到她眼底的伤心。

“好，既然我们都不喜欢有到对方，而我又不能失踪，那麻烦你行行好，去找你的老相好，或者去加拿大找你其它兄弟抬杠两个月，我要求的不多，只要两个月就好了。”她曾听小舞提起阙尚火有个红颜在国外，她不是存心要这么说的，可是他实在太伤人，一点都不懂她的心。

“走就走，你真的以为我非得在这里看你的脸色吗？”他气冲冲地走进房里、甩上房门，留下疲惫不堪的纪莎蓝站在原地，强忍着伤心。

她不是真要他走，也不是真的想把他推给别的女人，她想每天有到他、和他斗嘴，想每天对他发脾气，她甚至发现自己早在多年的争吵中喜欢上他，几乎要爱上他了，

纪莎蓝用手背抹去那不小心渗出来的泪珠，心神俱疲地走进小舞的房间里，拖着棉被无声地哭着，并一再地告诉自己，追是她最后一次为他落泪，最后一次。

纪莎蓝看到进门的妹妹，像发现瑰宝般的兴奋。

纪莎蓝忧郁的脸孔都还来不及收，就被那突然扑向前的大黑熊给搂住了。

“好……好了，我要死了。”卡在纪莎蓝怀中，差点“柔骨寸断”的纪莎蓝，好不容易挤出声求饶。“姊……拜托，留点体力给你老公……用。”最后一个字在她姊姊惩罚式的压榨中“脱颖而出”。

“死丫头，敢一个月没来看我。”她就是不肯轻饶莎蓝。

“给……给我一个中……申诉的机会嘛！”救……救命啊！她姊姊这种庞大的体积，大概也只有姊夫那种相等的吨位受得了了。

“咿……哇……”一颗圆圆的小球突然黏在纪莎蓝的小腿上，口齿不清地咄咄唔唔，说着旁人全然无法理解的外里语言。“玩玩……”她又说了。

“对啊！姨姨陪妈妈玩玩喔！”大熊放开怀中的人，对小球如是说道。

感谢小球，阿门！顺了好几口气，纪莎蓝才轻轻地拉开脚边的圆球，蹲下来对着可爱的小球笑道：“猪猪，你猜这是什么？”真可笑，大熊的女儿绰号竟然是“猪猪”！她瞥了一眼取绰号的姊姊，怀疑她在想些什么？

“别高估她的智商了，她才刚满一岁。”纪莎紫存心泼冷水地将妹妹手中的玩具车丢给女儿，“猪猪，你在这里玩玩，妈妈和姨姨在那边说话。”她向蹲在地上玩车子、对大人們的对话失去了兴趣的女儿比着。

“姊，别高估她的智商了，她才刚满一岁。”痛快！纪莎蓝闷笑。

“我的女儿足天才。怎么，你有意见吗？”走向客厅的纪莎紫有意无意地展现它的虎背熊腰。

“岂敢！”纪莎蓝尾随她踱进客厅，闲闲地笑道：“我只是觉得我是爱因斯坦而已。”

“你这个小鬼。”纪莎紫笑了。“说吧！为什么这么久没来看我？”

“还不是为了小舞二哥那栋啰哩叭唆的别墅。”她必须坐着才能稍微心平气和些。

“喔！是那个……”她在脸上比了一下。

“对，就是那个自卑、火爆、有洁癖的男性。”想不到姊姊还记得阚尚火的长相，纪莎蓝有些讶异。

“他对你的设计有意见了？”这个男人的脾气和她这个妹妹可是不相上下，纪莎紫仔细地有着她，不怀好意地眯起眼睛，“我看你们的感情是越吵越好喔！”

“乱讲，怎么可能？”她赌气地跷高了脚。“我和他是越吵越凶，只差没大打出手而已。”

阚尚火竟然真的失踪了，而且音讯全无，他一定是去找那个叫陶芯的女人了，纪莎蓝酸溜溜地想着。

“小蓝，别人不了解你们的情况，我可是了解得很。”早在莎蓝第一次气呼呼地跑回家向她诉苦，并告诉她阚尚火这个人有多差劲、脾气有多烈，她就有预感妹妹将会有段奸嘴烈烈的恋爱了。地敬说阚尚火一定比莎蓝多年前错爱的倪央晨好上几倍，虽然他看起来相当野蛮、火爆，不过她认为它的火爆只是外表，其实它的内心脆弱如玻璃。

“是你那伟大的第六感告诉你的吗？”莎蓝不置可否。“这次你绝对猜错了，因为他已经以行动表示他对我的看法了。”她阴郁的声音掺杂了许许多多的抱怨。

纪莎紫听出来了，她神秘地笑着，“喔！他怎么表示？”时机也该成熟了，这封烈火冤家也该有进一步发展了，她很满意地看着莎蓝脸上不经意流露出的温柔。

“他和它的情人跑去度假了。”她胡乱猜测着。

“这样不是很好吗？”唉！口是心非的家伙。纪莎紫在心里偷笑着。

“对啊！他最好不要回来，等我把房子都装修好了再回来。”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听话了？叫他走他就走，而且一去半个多月，真过分。

“他要是人晚回来，我有有个人会恨无聊。”纪莎紫凉掠地讥讽着。

“你在暗示什么？”她不满地生正身子，正想开口为自己辩护，就被束倒西歪、一路从玄关撞到客厅来的猪猪给逗得怒气全消了。

“欸……呀……”她比天比地又柬指西指，看得纪莎蓝莫名其妙。“姊，你女儿到底在暗示什么？”这个浑圆的心宝贝真可爱。

“她要你带她出去玩。”她搂过可爱的女儿，爱不释手地亲着。“我这个小宝贝有没有好可爱？”她轻轻地点着女儿可爱的五官笑若。

“有啦、有啦！你生的谁敢说不可爱？”她不耐烦地敷衍着。“还好她不像你那么魁梧，不然啊……”

“身体魁梧有什么不好？像你这么瘦，风一吹就倒了。”说到瘦，她妹妹好象真的消瘦了不少。“小蓝，你的气色不太好，是不是思念某人过度？”

纪莎蓝马上激动地辩驳，“我怎么可能想念阚尚火？”他是什么东西？！

“不打自招了吧！”她对着女儿贼贼地笑着，“猪猪，以后可别像姨这么笨喔！”

听她这么明显的暗示，纪莎蓝愣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气呼呼地瞪着她，“我这几天好不容易培养出的好心情，全都被你给破坏了。”

“姨的脾气越来越糟了，对不对？”

猪猪竟然连连点了好几个头。

“妈妈越来越坏了，对不对？”她依样画葫芦，低下身子好温柔地问猪猪，果然又得到肯定的答案。纪莎蓝乐得抚掌大笑，“她真好玩！姊，有个孩子真好，对不对？”

猪猪以为她在问自己，机械化的又点了好几个头，逗得她们哈哈大笑。

“喜欢的话，免费大方送。”纪莎紫执起女儿的双手，作势要她抱。

“我不会自己生啊！还要你送。”接过猪猪，她顶着她的心鼻子逗着。

“哦！你生得出来吗？”

“我怎会生不……”纪莎蓝打住话，忽然想起“好朋友”一直没来，再加上这阵子她似乎容易疲惫，脾气特别差，精神又不好，最重要的足她食欲大增，常觉得饥饿，比母猪还会吃。

“没话说了吧！”

“姊，我有事先走了。”一股生命力流经她心中，她竟然热切地希望她的怀疑是真的，她希望拥有阚尚火的小孩，这个念头将她沮丧了好几天的郁闷全都给挤走了。

“不行，你要留下来陪我吃顿饭。”纪莎紫兴味地盯着她的脸。这丫头是想到什么高兴的事，脸上怎么骂然亮得像上了层油？唔，有问题！

纪莎蓝急急地起身，将手中的心娃娃还给她，“我真的有事，先……”

“什么事？”她拉住莎蓝，决心打破沙锅问到底。

“我……”要想什么借口？纪莎蓝伤着脑筋。

“别想找理由搪塞。”纪莎紫邪恶地摇着右手食指警告她。

“好……好嘛！我……我突然想到阿启今天回国，想去看看他而已。”

“于启？！”她不赞同地瞪着莎蓝，挖苦道：“就是抢了你初恋情人的好哥儿们？”

“姊，你非得把陈年往事说出来刺激我不可吗？”想到那件事她就好难过、好伤心，信心全失。

“你给我乖乖坐好，不准去看他，也不准再和他以及那个姓倪的来往。”她使劲一拉，纪莎蓝便又跌回原位。

“小九点啦！怎么还是这么粗鲁。”好痛！她揉着微红的手腕，“再说阿启和央晨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怎么可能弃他们而去？”

“小蓝，你别忘了，那年你为什么在我怀裏哭了三天三夜？”这两个混

蛋联手欺负莎蓝，害莎蓝消沉了好一段时间，精神恍惚了大半年，她永远也无法喜欢他们。“最不可原谅的就是于启……”

“姊，别说了，我不在乎了，真的不在乎了。”她坦然地揪着纪莎紫笑着，“一切都过去了，我不怪于敌，也不怪央晨。”

这么多年来，头一次谈到这件事莎蓝没带着感伤，也头一次让她觉得莎蓝已经走出阴影了，是谁给莎蓝这种力量的？纪莎紫欣慰地红了眼睛。

“你真的不介意了？”她小心翼翼地问着，深怕一个不小心又害莎蓝伤心。

“不介意了。”纪莎蓝感动地靠着她，头顶着她的头，低低地诉说着一百埋藏在内心的痛楚，“姊，你知道吗？我太自信，对自己太有信心，所以一跌倒就几乎爬不起来，我其实是经不起挫折的。”

“你不是。”她的喉头一紧，将好奇地盯着她们看的女儿搂到两人中间。

“我是，你最知道了。”忆及那段日子这位大她六岁的姊姊担心地跟前跟后，深怕地做出什么傻事，她就觉得无颜以对。当时姊姊是那么的担心、忧虑，所以地无法怪姊姊不能原谅于敌。“姊，你和哥哥一直是我最重要的支柱，我恨爱你们，也谢谢你们。”

“小蓝，不准这么见外。”纪莎紫的泪水泊泊地流出，“不要恨爸妈。”

“放心，我不会再像以前那么钻牛角尖了，更何况我所缺乏的亲情都已经从你和哥这里补回来，我不会再埋怨他们不常在国内陪我了，毕竟我也长大了。”她早就应该想通了，她爸妈热爱工作而忽略了子女并不是他们的错，而是他们天生如此，再苛求又有何用？

纪莎紫发现她的语气真的没有以往的埋怨和不安了。“你怎么突然间想开了？”

她也不知道，只是自从和阙尚火发生关系后，她所缺乏的不安感似乎就消失了。她页傻，人家又没给她什么承诺，也分明对她没兴趣，可是他在她脑海中出现的次数却是越来越频繁。

“长大了呀！”她轻描淡写地带过。“猪猪啊！别乱动，你看妈妈好爱哭喔！”她举高正不安分地咬着她衣服的心娃娃笑道。

“是吗？”纪莎紫又哭又笑，怀疑地瞥着她的胸部，“我怎么没感觉？”

“姊”她失声大叫，惹得手中的朴娃娃“哇！”她哭出声。

“嘎，吓哭我的宝贝，看你怎么收场？”她幸灾乐祸地看莎蓝七手八脚、乱成一团。

“对了，忘了告诉你，下个月五号我要和你姊夫去一趟台中，我婆家现在正值农忙，浪平要为报告，所以猪猪就留给你了。”

下个月五号，距现在还有一个月，那时阙尚火的房子应该完成了。

“好，反正一天而已，无妨。”她随口答应，一边急着安抚还在嚎陶大哭的娃儿。

它的回答可教纪莎紫目瞪口呆了好久。这丫头真的彻底改头换面了咄！她不是最讨厌带小孩的吗？以前叫她带，干猪猪，她总是推三阻四，找尽借口把她可爱的心宝贝顺手丢给可怜的浪平，不然就干脆溜得不见人影，来个相应不理，这回竟然追么好说话，她也未免突变得太奇怪了吧？

“那件宋朝的汝窑买到了吗？总裁已经来电问过好几次了。”欧阳谷好笑地有若焦躁不安阙尚火，“他还说十二月份在香港举办的古物展中，一定要有这件，目录上已预留了页数”

“阙家有得是珍玩、骨董，干嘛非要这件窑器？”老家伙疯了是不是？  
“我要是和那个刁钻的老头谈不拢，他不是开天窗了？”

“他知道你有办法搞定的。”仍是一派悠哉的欧阳谷，笑呵呵地有着刚竣工的大厅。

“位纪小姐“作速度很快嘛！”

阙尚火不感兴趣甚至火大地看了客厅一眼，“她竟然自作主张地买了那套沙发。”

“不错啊！”欧阳谷对于它的怒气视若无睹，倒是追对重新投计过的房子兴趣浓厚些，他接过阙尚火递过的酒饮着。“光是她增加这个吧台，我就给她满分了。”

嗯，果然是浅酌乐无极，犹胜未酌时……

淡淡地毁着佳酿，欧阳谷任日光继续游移。追问客厅的地板系原有的大理石地板，沙发陈列处铺有一块色彩鲜丽的波斯地毯，嗯，有画龙点睛之效。再看那四周的柱子，作常刻意地出砖块叠成，在暖色系墙壁的衬托下散发着不经意的率性。欧阳谷有些佩服地发现，纪莎蓝竟然本领高超地将他那套早该丢掉的中式家具，换成英式优雅、带着些许浪漫的家具，攘渲间缀满骨董、字画的客厅不至于显得沉重。中国的含蓄融合在英式的内敛中，营造出温暖的气氛，这栋房子甚至有了家的感觉，而且不脱阙尚火那绝对中国的个性。

他不得不承认，纪莎蓝的确有其父建筑界名师纪永瑞的天分，及其母室内设计高手游如羽，的创意，她是位设计天才。但不知二楼、三楼的装潢怎样，可看性应该很高吧？看来阙尚火这回是因祸得福了。

“喂，老板，这里翻修得不销嘛！”何止不错，简直棒极了！欧阳谷赞叹。

“你要是看到我的房间就不会这么想了。”阙尚火对它的赞美果然嗤之以鼻。

“你的房间还没装潢好吗？”欧阳谷着实吃了好大一惊，“不是装潢好一阵子了？”他忍着笑。

“还不足为了一面该死的镜子！”每次一讲到这里他就生气。他不过才出国几天，回来就看到三楼的大理石地板全被挖了起来，最该死的足竟然多了而此人还高的大镜子。当他火冒三丈地问纪莎蓝那面镜子的用处时，谁知道她竟然告诉他那是要装在他房间里的。

“镜子？”不是老板的忌讳吗？敢情纪莎蓝干了什么好事？欧阳谷惊讶万分地想。

“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她打算在我的卧室里装两大镜子。”他出国的时候还特别交代欧阳谷帮他顾房子，而欧阳谷竟然反问他？阙尚火悻悻地拿起抹布，拭去欧阳谷装冰块时不小心渗出来的水渍。

欧阳谷实在太讶异了，他震惊得忘了自己手中仍握着酒杯，也真忘了酒杯裏还有酒，而那些酒呢……现正随着他讶异地倾斜着杯子，而慢慢地滑落他刚才赞许不已的地板，这酒才刚落地，顿时酒香四起，闻得阙尚火怒火中烧。

“纪莎蓝……真有种。”他终于爆笑出声。

“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宰了你。”阙尚火擒过杯子，阻止那不断下落的液体，并恨恨地蹲在地板收拾残局。

望着勤奋的上司，笑不可抑的欧阳谷一点也不在乎这纸老虎似的威胁，

反正他三句不离杀啊宰的，欧阳谷早习以为常了。

“你怎么对付她？”当然不可能是“妥协”，他太了解阙尚火了。

“砸了。”

“砸了？可……直火爆。”犹带笑意的欧阳谷一点也不意外，这才像他的个性，只不过固执的纪莎蓝肯这么算了么？“她的反应呢？”面对阙尚火紧绷的脸庞、僵硬的身躯，和冒火的黑眸，他可得小心了。

“我叫她滚了。”阙尚火没好气地瞪着地板，谁会知道她一罢工就是个星期他们到底日怎么回事？不是他走，就是她不来，两人相处永远平和不过三分钟。

“你叫她滚？”难怪大白天的不见半个人来上工。

“不行吗？”他挺百身子，不悦地斜倪着他。

“当然可以。”欧阳谷见情形不对，赶紧见风转舵。天啊！这人生气真是毫无道理可吉还是等他心情好一点再晓以大义好了。“我只是担心房间没装潢好你会睡不安宁而已”这会儿他几乎陪笑了。

欧阳谷这句话换得阙尚火一声不堪人耳的咒骂，所以他这位老板肯定正辗转难眠了。难怪火气旺盛，处在这种肮脏的环境中，他不发疯才怪。

纪莎蓝一定是故意整他的，欧阳谷窃笑着。

纪莎蓝兴奋地按着门铃不放，活像是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难怪屋内的人跌跌撞撞地跑出来，连上衣都来不及穿。

“莎蓝，你按门铃的方式很像催魂，你知不知道？”应门的人无精打彩地打了个大呵欠，开了门后，便撇下她径自进屋。

“阿启，我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她几乎是跳着进门。“央晨在不在？”

“我在这。”倪央晨从房间里走出来，也光着上身，头发凌乱。“你好象很高兴？”他生进她身边打量着，

“阿启，坐我旁边，我有事要告诉你们啦！”她急急地叫住往房间走去的男人，贯彻有福同亨的理念。

“好”于启无可奈何地走回来坐在她另一边，睡意犹浓地搂着她，“你真是坤通广大，我早上才刚回国，你下午就跑来了。”

她用力拍他一下肩膀，假装气愤，“这么久不见，你难道一点也不想念我这个可爱的哥儿们吗？”

“想想想，可以了吧？”于启一边打呵欠一边说着。

“了无诚意。”她瞪他一眼，继而兴奋地拍着手，“这次我就不和你计较了，因为……本人要做妈妈了！”她高兴地大呼，旁边两人的反应却截然不同，倪央晨是静止不动呆住了，而于启那打到一半的呵欠则凝在半空中，久久合不上嘴。

“谁的？”倪央晨先回过神，不愠不火地问着。有她造么高兴，孩子的爸爸一定是她所喜欢的人，他对她的愧疚总算可以解除了，倪央晨突然觉得轻松了不少，

还是央晨恢复得快，她责怪地瞥着仍张着嘴的人，“央晨，你能不能叫他合上嘴巴？他这个样子很白痴咄！”

“是谁欺负你？”于启终于说话了。

“你想我会被欺负吗？”她真的有小孩了，纪莎蓝好满足地微笑着，“是我欺负人家的。”

“你欺负的那人家是谁？”于启基于多年的友谊，再加上以前对莎蓝的背叛，自觉有责任保护她不被伤害。

“你非得照着我的话问吗？”她好笑又好气，于启怎么好象如临大敌啊？

“我们是关心你。”倪央晨温柔地笑笑。

“今天我会特地跑来告诉拆你们我怀孕的事，便是不要你们再为两年前的事内疚了。我很抱歉让你们痛苦了那么多年，也很抱歉闪为自己一时的迷恋而伤了阿启的心。”

“以前的事就算了。”于启挥挥手要她刚在意，“我只想知道谁是小孩的爸爸？”

“阙、尚、火。”她缠缓地说出了他们想要的答案。

“果然是他。”倪央晨似乎早就料到了。

“他不是很讨厌你吗？”于启始终无法轻松。“你不是也不喜欢他？”

“错了，其实爱恨只在一线之间，莎蓝若不在意他，就不会常常念着他了。”倪央晨到底是比于启细心得多。

“我不相估她会突然喜欢上阙尚火。她认识他在你之前，如果真如你所说的，她为何又会变上你？”于启反驳。“所以一定是阙尚火侵她便宜。”

“阿启，如果不是认识你很久，知道你和央晨的感情，我几乎要认为你在吃醋了。”她打趣她笑着，又说：“对，你说得没错，我认识阙尚火在前、央晨在后，可是年轻时的感情总是幻想的成分大于自己的认知，况且央晨的俊美、温雅又是那么令人着迷，要爱上它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也许是时间治愈了我的伤口，我发现我对央晨的感情其实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深，充其量也只是迷恋而已。”

“你终于发现了。”他等着她自己去体认这个道理已经很久了，倪央晨如释重负她笑

“是的。我想我之所以伤心难过这么多年，大概是因为我发现央晨爱的人竟然不是女人，而是我的好哥儿们，那个每天和我腻在一起打篮球、游泳的你。”她指着于启。“我不怪央晨不爱我，却不能接受你的背叛。你知道吗？你明明和央晨相恋，为什么不坦白告诉我？我会谅解的，毕竟我不是那么迂腐的人啊！”她终于将一直埋在内心的话说出口了。那一年当她发现她所迷恋的倪央晨竟然是同性恋，而且它的爱人还是它的好同学、好哥儿们、她天天诉苦的好朋友，那种破人背叛的滋味几乎令她痛不欲生。

“你爱央晨，所以才会气我，不是吗？”于启苍白着脸。

“对，我以前确实爱他，可是他不爱我，我顶多难过个几天，觉得自己没有女人味，吸引不了他而已。”这也是她拚命向阙尚火证明白已有魅力的原因，那次的事情让她信心全失，自卑了好久，

“对不起，我一定忘记告诉你，其实你是很迷人的。”倪央晨打气地搂着她。

“安啦！你看，我没哭哦！这就表示我真的不介意了。”她笑吟吟地攀着两位好友的肩膀，“阿启，对不起哦，这些话我不得不说，因为我要做妈妈了，不能太忧郁，所以我下定决心丢掉过去的包袱，做个快乐的单亲妈妈。”

“你不打算告诉阙尚火？”单亲妈妈？倪央晨皱紧眉头不悦地问道。他不喜欢莎蓝太过于自我。

“不要。”那家伙一回来就找她的麻烦，她虽然喜欢他，却不见得一定要嫁给他。“我要独自抚养我的小孩，你们可得替我保密，不然我就不理你们

了。”她快乐她笑着。

“是。”于启总算接受了事实。“不过我们是小孩的干爹，可不要忘记我们了。”

纪莎蓝故意恶作剧地想了一会儿，才正经地说道：“是干妈吧！”

“你……”于启将她纳进怀中，惩罚似地勒着她。

倪央晨若有所思地静坐一旁有着他们，看着看着，他竟然慢慢地拢紧眉头，像是发现了什么……

“央晨，救我。”她伸出手拉拉沉思的朋友。

“阿启，别开了，我还有话问她。”他阴沉地拉开于启的手，拉起半滑落地面的纪莎蓝，“你真的不想告诉阙尚火？”

“他并不在意我，而且我会和他发生关系，完全是我主动的，他根本是被强迫的。”她不好意思地抬着脸，“再说，他才刚从香港回来就砸了我要装潢用的镜子，脾气这么差的人是不适合当孩子的父亲的。”

“你以前的脾气也不好啊，现在还不是为了你的心宝贝像换了个人似的你又怎么知道他不会改？”于启淡淡地纠正她。

“我脾气不好是因为看到他的关系，才不像他乱发飙。”她回嘴，

“你不给他机会就将他淘汰，似乎有点不公平。”倪央晨颇不赞同地摇头，“阙尚火如果知道你肯茗他怀若它的孩子，又不让他知道的话，他一定会勃然大怒的甚至……”

瞬间白了脸的纪莎蓝急急地抓住他，问道：“甚至怎样？”

“甚至抢走你的孩子。”他老实地说出。

“我不会让他这么做的。”斗志高昂的纪莎蓝昂起下巴坚定地宣誓。“谁都别想抬走我的小孩。”她要 and 阙尚火周旋到底！

“猪猪，不可以乱拿东西。”她好累，快发疯了。“不是，不是，那个颜色不对，我要的是墨绿色，追个颜色太浅了。”她疯了才会答应姊姊帮忙带猪猪一天，纪莎蓝抱着头，不断地呻吟。

猪猪的精力真充沛，纪莎志有丝怜爱又何点头疼地看着刚学会走路、却不怎么平稳的心娃娃，她正好奇地抓东抓西、爬上爬下。纪莎蓝头痛万分地想着，不知她的小宝贝以后是否也会这么好动？

“纪小姐，这是谁的小孩？”一位木工好奇地看向跌倒在报纸堆裏的小孩。

“我姊姊的。猪猪，不可以拿刷子！”她尖叫地丢掉手中的设计图，急急忙忙追着畏罪潜逃的小孩，看她这么小就深谙这种道理，她不禁好气又好笑，暗骂鬼灵精！

阙尚火眼睁睁地看着直往他冲来的小小孩，一动也不敢动，就怕不小心碰到小娃娃，害她受伤或足骨折。天啊！她看起来好小。

“爸爸……”猪猪撞到一关尚火后，反弹地坐在地上，仰起一张可爱的小脸肴茗高大的他，口齿不清地叫着。

“他不是爸爸啦！小笨蛋。”纪莎蓝抱起小娃娃。

“她又是什么鬼东西？”他不可思议地瞪着她手上的小孩。

“阙尚火，她不是东西，她是我姊姊的小孩，你说话不要这么难听好不好？”她被猪猪折磨了一个早上，已经心力交瘁、疲惫不堪，实在没有多余的气力搭理他了。

“你带她来这里干嘛？”好久没看到这么小的心娃娃了，阙尚火又爱又

怕地盯着她怀裏那张笑呵呵的小脸。

“我姊姊有事，你又处处干扰我，我不想耗费太多青春在你的房子上，所以决定先把其他部分完成，再来好好设计你的精神空间，这样可以了吧！”要不是怀孕带给她太多的喜悦又念在孩子他也有一份的份上，看她不把一切撒下来教训他才怪。

“这里乱七八糟的，又在进行施工，你竟然放任这个小家伙到处跑。”他瞪大眼睛，不同意地抱过她手中的小孩。“你去忙你的，小孩我先抱上三楼。”

“你……你会带小孩？”他太令人惊讶了。

“少废话了，把尿片和奶粉拿来。”他不想告诉她，小舞和尚雷便是由他带大的。

“你确定吗？”机械化地拿起奶粉和尿布递给他，纪莎蓝仍不敢相信阙尚火要替猪猪冲奶粉、换尿片。

“你只要尽快把这些脏乱去除掉，其它的事你就别多管了。”冷淡地说完，他即稳健地抱着咿咿唔唔的小孩上楼去了。

纪莎蓝无法置信地望着楼梯发呆。会吗？他会是个疼爱小孩的男人吗？她真的看错他了？

心不在焉地忙碌了一段时间后，她始终放不下心，于是偷了个空，蹑手蹑脚地上了三楼，想偷偷地看阙尚火是否在虐待猪猪。结果意外地，她看到他趴在地上当马让猪猪骑，一大一小玩得不亦乐乎。

纪莎蓝濡湿了眼眶，开始考虑起告诉他孩子的事了……

## 第五章

铿锵！

清脆、响亮的破裂声自男人毫不留情的一记重击中，流向四方。

第……第三面，纪莎蓝不敢相信他真的这么做了，他又把她准备安装的镜子给砸了。

她气得咬牙切齿，双眸中合着两盏不容忽视的熊熊烈焰，那沐浴在团团烈火中的身子更因气愤过度，不停地抖着。纪莎蓝这副动怒的容颜可比拟复仇女神，教人看得胆战心惊，恨不能立即逃离它的规力范围，免遭怒火焚身。

“阙尚火！”高八度的尖锐吼声表达出她绝对的愤怒。“你是回来搞破坏的，是不是？”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她的耐性已达到极限，随时有变为创子手的可能。他回来不过十天而已，就把大伙吓得鸡飞狗跳，他怎么不干脆留在他的温柔乡算了？

就说这种脾气差的人不适合当她孩子的父亲嘛！纪莎蓝气愤地想着。

“我说过这间房子里不需要任何镜子。”好吧！阙尚火承认，他是有些恼怒了，实则是气得想杀人。他不晓得这个天般的女人，为什么坚持在他的卧室装面对他而言犹如全世界最大的镜子。他是男人，又不是爱漂亮的婆娘，何需镜子来妆点自己？更何况他不照镜子，向来不照的。

几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镜子是阙尚火的大忌，身为阙家幺妹挚友兼同学的她更没有理由不知道。由此可见，天般的纪莎蓝是故意的，而且也绝对、

肯定、一定是蓄意要惹火他的。

他早就看她不顺眼了，若非它是小舞的挚友，阙尚火发誓，他早就把她丢出这间房子了，哪还能容她在这裹作威作福、大眼瞪小眼地乱吼一遍？

“如果你不能尊重我的创意，就另请高明。”怒气冲天的纪莎蓝现在只想宰了他，抹去他脸上的不在意。

“大门没关，你可以滚了。”他根本不在意，只是转身拿起扫把和畚斗仔细地将散落一地的玻璃碎片拢在一起。

“你叫我走，我就走，那我不足人没格了？”冷静！她一直这么对自己说着，可是每次一看到他那副不可一世的跣样子，她就忍不住暴跳如雷，想狠狠地赏他一巴掌。

“好，你扫。”阙尚火将手里的畚斗和扫把理所当然地塞给她，“还有，离开前顺便把一楼和二楼扫干净。”

他这栋三层楼的建筑正在全面重新装潢当中，虽然难免脏乱，可也不至于糟得像浩劫后吧！这一切的脏乱和混杂全都得拜眼前这个怒火沸腾的女人所赐。如果她不是故意便是有心，明知道他这人容不下一丁点不干净或杂乱，每天都会不辞辛苦地亲自将楼上、楼下打扫一遍，东西还回原位才睡得着觉，却偏偏和他作对似的，装潢一楼时，二、三楼的地板会莫名其妙地堆满了木屑，两层楼的摆饰更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全易了位。他早将纪莎蓝刻意挑衅的行为看在眼里，若不是念在她是小舞多年挚友的份上，不想和她一般计较，这个天杀的女人怕不早成了一杯黄土了。

好不容易一楼装潢好了，他以为自己的磨难终将减少一些，她却又屡次将二楼施工中的呢屑带往一楼，无视于他在气愤下设在一、二楼楼梯间斗大如看板的告示牌请不染一尘地下楼。阙尚火自认为写得很婉转、客气，她那些个工程班底在他有意无意的瞪视下也都很守规矩，下楼前一定会将身上的灰度清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果真一尘不染；偏偏只有这个女人不卖他的帐，镇日带着一屁股泥沙跑上跑下，非彻底污染他的居家环境不甘心。

若不是小钱回加拿大前再三哀求他对纪莎蓝好一点，他怎么可能咽下满腔怒气又忍了一个月？他堂堂“青焰门”的人、脾气最暴躁的人，竟然在学习容忍？这事若传了出去，他颜面何存！

现在可好了，好不容易装潢到尾声，只剩三楼他的卧室了。阙尚火正准备庆祝自己就快脱离苦难了，没想到天般的纪莎蓝竟然为了一面镜子和他周旋到底，坚不妥协，并可笑地称这为纪莎蓝的处世原则。他管她是什么鬼原则！屋主是他，他爱怎么装潢是他的事，这个死脑筋的女人如果再不思变通，到时候可别怪他不客气了。

“你这个超级洁癖，若不是因为你这个会认床的蠢家伙，坚持从一楼开始装潢，我怎么可能做这么白痴的事？说什么睡别的床不习惯，你何不背着床算了。”为了他打破自己的原则，已教她火大好一阵子了，这个蠢蛋竟又处处牵制她，甚至恶劣到破坏她的设计。纪莎蓝将手中的家伙一古脑地丢给他，“要扫你自己扫，我可不是你的佣人。”

阙尚火反应敏捷地扫开她丢来的武器，光火地咆哮着：“纪莎蓝，你不要以为有小舞替你撑腰，我就奈何不了你。如果你不想做，会有很多人乐意接手，滚！”

“滚滚滚，这三个月以来你哪一天不用这个字？干嘛！你以为你是皇帝啊！你若真是皇帝老子，何不干脆将我推出午门斩首，来个痛快？”她竭尽

心力地吼着，却仍抵不过这个天生大嗓门的火爆家伙。

都怪小舞啦！丢下自己的烂摊子让她收拾，飞回加拿大帮什么“炎皇”选老婆。这“青焰门”也够够奇怪了，领导人连娶个老婆都要别人帮他作主，真差劲！

关尚火双手折得“咯咯”响，步步逼近她，“我不犯人，人却犯我，你不会以为我有这么好的度量，任凭你继续耍你的小聪明吧！”

又不是第一次了，纪莎蓝才不在意呢！她只是又气又爱地盯着那逐渐逼近的庞然大物。

小宝贝的爸爸体格真的好健美喔！老天爷真懂得补偿人，给了他一张不怎么样的脸孔后，又补偿似的赠给他一副既结实又魁梧、健美得不象话的好身材。说真格的，连她看了都心动不已，直想吞了他，更别说其它人了，难怪她会忍不住有了小宝贝。想起小宝贝，她又想起优生学，她有一六〇公分，小宝贝的爸爸少说有一八五以上，这么算着，她的小宝贝以后一定不矮！纪莎蓝开心地想着。

再谈长相嘛！这人的长相或许称不上帅，却是十足的性格、阳刚。平心而论，阙尚火绝对上不了“青焰十大美男子排行榜”，再加上他脸上那道自右眼斜划至左脸颊的明显刀疤，纪莎蓝只能说它的脸拧起来、纠结成一团时，绝对有遏阻小孩哭闹和避邪的功用。怀孕期间还是少看这种脸比较好，她暗暗记在脑海里，决定改天再实行，现在吵架优先。

“麻烦你下手时俐落、干净些，本人不想死得太拖泥带水。”她得仰着头说话，因为阙尚火已经像座玉山似的堵在她跟前了。

他几乎举起手如她的愿，一把扭断她纤细的脖子。

“杀你会活了我的手、脏了我的地板，人不划算了。”他好毒她笑着。

喔！实在欺人太甚。纪莎蓝弓起她的脚，不客气地打算教他绝子绝孙，唔……不，绝子绝孙已不可能了，不过他有望荣升台湾第一个太监。她脚才踢出，眼看就要命中目标了，哪知阙尚火的反应快得吓人，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一步，飞快地一把抓住那只裹在短裤裹不安分的美腿。

老天！这女人的皮肤真光滑，修长的美腿相当匀称，触感是道地的好，阙尚火意乱情迷地摸着她的腿。

“阙尚火，你再不放开我的腿，我就大喊非礼了。”改天一定要抽空练习“金鸡独立”！不愿求助于对头冤家的她，摇来晃去地暗忖着。

“非礼？就凭你！”他像听到什么不可思议的笑话般，仰头朗声大笑。

“你看不起我！”怒火不断地上升，染得纪莎蓝全身发红，脑子也跟着不正常了。她竟然忿忿地抓住阙尚火的双臂，拿头去撞他硬如石板的胸膛。

“天杀的，你在干什么？”阙尚火挡住她再次攻击的头颅，冒火地放下手中的美腿，改握住她的双臂。

现在的比数是一比一平手！撞得头晕目眩的纪莎蓝好得意地望着他脸上那道跳动的疤痕。每次阙尚火被逼得勃然大怒时，他脸上那道被视为“心理障碍”的刀疤便会一上一下地跳得好快。

“谁教你看不起我！”为了挽回她女性的尊严，纪莎蓝好刻意地“抬头挺胸”，展现她曼妙傲人的好身材。

她的动作太明显了，阙尚火不由得一阵好笑，怎么每次讲到这个话题，她就会显得特别激动？“平板就是平板，不管你怎么挺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他不怀好意地说道。

她平板——哪裹平板？为了让这个不识货的家伙惭愧，纪莎蓝竟然失去理智地脱掉身上的运动衫，只着内衣，咄咄地逼问着傻了眼的大个儿，“平板？你瞎了眼啦：我这维纳斯般、黄金比例的好身材哪裹平板？”

纪莎蓝若不是疯了，就是个性开放的前卫女性，她怎么老是这么冲动？阙尚火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所谓维纳斯般的好身材，一股潜在的热气隐隐占住他的心、烧灼着它的胃，她在别的男人面前不会也这么冲动吧？他不悦地臆测着。

“说话啊！现在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女人了吧？”说这话时，她是脸不红、气不喘的，泰然自若地朝他笑着，压根不觉得自己有“老王卖瓜”的嫌疑。

听闻此语，阙尚火竟然不留情面地当场爆笑出声，“实在太可笑了。”

那如雷贯耳的笑声听进纪莎蓝的耳朵里分外刺耳。她不知道是气愤使然，抑或他眼中的鄙夷激怒了她，让她再次做出这种匪夷所思、放浪的举动，只知道她“必须”证明自己的魅力，如果她诱惑不了这个超级怪胎，她就马上去变性！纪莎蓝在心中恨恨地发誓道。

她奋力地推掉手臂上那双铁钳，急遽地搂住阙尚火强健的身体，带着愤恨地倚着他，但凭女性的百觉缓缓地蠕动。为了达到必然的效果，她隐去心中的不快，趁他来不及做出任何应对之前，卜足慵懒地抛给他一记诱惑的微笑，并很高兴的发现，这副与她紧紧相贴的男性躯体因它的动作和笑颜渐渐地绷紧了上来。

天杀的：这个女人到底在干什么——阙尚火简直是震怒了。

她竟敢挑逗他：该死的，阙尚火发现体内那把欲望之火在纪莎蓝有意无意的碰撞中，越烧越炙、越焚越烈，他快把持不住了。如果任她这么撩拨下去，不出三分钟，她马上又会重温旧梦。阙尚火阴沉地咬紧牙龈苦撑着。

“纪莎蓝，你给我放规矩点！”阙尚火拉开紧依着他的软玉温香，恨得牙痒痒的，一张花岗岩脸绷得死紧。

“很好，”她竟然老神在在地瞥了眼他那怎么掩饰也掩饰不了的“生理反应”。“我这个平板的女人终究还是吸引得了我们伟大的洁癖先生了。”弯身捡起地上的衣服，她好得意地当着他的面套上。哈哈！不用变性了。

“我给你三秒钟离开，滚得越远越好。”他得不到解放的身体痛苦得只想冲冷水。这个害人的女巫眼见他这般痛苦，竟然若无其事地冲着他笑。“滚！”河东狮吼也不过如此了。

“哟！脾气真差。走就走，怕你啊！”哇！他的脸好红喔！莎蓝暗暗地吐了吐舌头，决定自这场混乱中抽身而退。

“纪莎蓝，别笑得太得意，你的姿色绝不如你想象中那么好，男人的性欲本来就比女人强，一旦性冲动时，母猪也能赛貂蝉了。”

“阙……阙尚火！你敢骂我母猪，你竟敢骂我母猪，在我饱受你欺凌之后？”孩子的爸爸竟然把她比作母猪？

“受我欺凌？”这种话她竟然说得出口！“我哪里欺负你了，说话放尊重点。”

“你……你……”泪水泊泊地滑落，纪莎蓝无比委屈地扁了扁嘴，竟然“哇！”地一声，坐在地上哭得好伤心。“你……到底有没有……同情心……”

再也想不到她会来这么一招，阙尚火顿时陷人手忙脚乱，紧张得不知如何自处。“好了！别哭了，你们这些娘儿们真是的，动不动就流泪。”他不自在地嚷着，话中除了责备外仍是愤怒。

“对啦！我们动不动就流泪，我们爱哭，我们是水做的。不像你这个没血没泪的男人，是花岗岩凿成的，钢板制成的，子弹穿不过、海水侵蚀不了，可以了吧！”连珠带炮地打完，纪莎蓝对白己的攻击满意极了。

“喂喂喂，不要得寸进尺了。”瞧她哪像伤心的人，他看她分明是想骗取他的同情心。

“呜……”眼见他起疑心了，纪莎蓝加强效果般地低下头，便又挤出几滴泪水，双手捂着脸，哭得好放肆。

“别哭了！”阙尚火实在受不了这种哀号声了。奇怪的是，他明明知道纪莎蓝只是作态，并不是真的在哭，但一颗愤怒的心却因为她的惺惺作态，就这么无法抗拒地给冷却了。

“好了，我说别哭了，你不是想再看我发火吧！”

“发火？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你哪一刻不发火？”它的无动于衷让她老羞成怒。她虽不是倾国倾城的大美女，可也是清秀有加的俏佳人，阙尚火面对楚楚可怜的她竟没半点怜悯之心，实在伤人，这种缺乏同情心的爸爸不要也罢！

他站着干瞪眼，正不知如何回话，对讲机传出守卫人员的声音，“阙先生？”

“什么事？”他大吼。

“陶……陶小姐来了。”守卫人员心惊胆战的声音泛着抖音。

纪莎蓝一听，便忘了要伤心，全神贯注地转他怎么回答。才回来几天而已，轨紧张地跟了过来，这个女人分明是黏他黏得太过火了！她不高兴地撇着嘴暗骂。

“请她进来，顺便派个人过去帮她拿行李。”他奇怪地瞥着快快不乐的纪莎蓝，不知道她又在生哪门子的气。

“爱人来啦！”她酸不溜丢地拧着眉头，“很抱歉，你的房间还没装潢好，没办法让你“乐在其中”。”会认床第他倒霉，上天在惩罚他啦！

阙尚火听出她话中的讽刺，故意邪邪她笑道：“这种事在哪里都可以乐的，更何况陶芯可以让人“浑然忘我”。”

怒火顿起，纪莎蓝正欲开骂，内线的“嘟嘟”声又起。

“阙先生？”

“又是谁来了？”他火大地问道。

“门口有位倪央晨先生要找纪小姐。”

央晨？对了，他今天要陪她去做产检。纪莎蓝急急地跳了起来，朝阙尚火打了个讯号，“麻烦你请他在外面等一下，我马上出去。”央晨来得正是时候，她爱死他了。她得意洋洋地起身，“你有你的美女陪，我也有我的帅哥伴，再见！”

她有男人？她竟然……阙尚火的心纠结在一起，直觉不是滋味。

“慢着！你还没打扫完，不准走。”他抢在她前面挡着她。

“不准走，你凭什么？”她用力地推着他，却怎么也推不动。“走开……啦！”呼！好累，这座山真巍峨。

“别白费力气了，今天你如果没有乖乖打扫好，就别想离开。”他蛮横不讲理地堵着，不肯移动半步。

“你……快被你气死了。”纪莎蓝侧过身，双手环胸，气呼呼地瞪着墙壁。

“尚火？”柔柔、低沉的声音从楼下传来。

阙尚火回头喊着：“我在三楼。”

这么温柔！纪莎蓝生气地转回头瞪他，他怎么可以在孩子面前封别的女人这么温柔？那陶芯真的很美丽、很性感吗？

“再不放我走，待会儿我就告诉你的美女我和你是什么关系，看你以后还能不能“浑然忘我”。”她沉着脸威胁道。

“请便。不过，我很想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他无所谓地走近她，笑着。

“我们是……”对呀！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情人？仇人？好象都有那么一点，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纪莎蓝苦恼地思索着。

“尚火。”美女上楼了，她绽着迷人的笑容看着背对着她的人，却看不到完全被阙尚火庞大的身躯给挡住的纪莎蓝。“我好想你。”她朝阙尚火扑去，亲昵地从后面搂住他，紧紧地贴着他。

她有一双修剪完美的玉手、涂着蔻丹的指甲，纪莎蓝看着阙尚火胸前多出的那双玉手，冷冷地笑着，“我好象打扰了你们？”这个不要脸的女人竟然当着她的面，抱她孩子的爸爸。

陶芯听到女人的声音，很快地放下了双手，走到阙尚火约有两边并列着。当她看到有个女人脸色不善地看着自己时，她的眼神也跟着一凛，不悦地揪着阙尚火问道：“火，她是谁？”

火？越叫越恶心。纪莎蓝很想一拳揍歪她那用鼻孔看人的挺直鼻梁。

“我啊！我和火可是关系匪浅喔！”纪莎蓝虚伪地笑着，走到阙尚火的左边搂着他，好甜蜜她笑着。

“喔？”陶芯的脸色慢慢变绿。

“你在搞什么鬼？”阙尚火推开纪莎蓝紧贴着他的脸，冷淡地看着。

“哪有，不过想昭告世人你是我的情人而已。”她大言不惭地揪着他的脸微笑。

“情人？”陶芯嚷了出声，用力扳回他的脸问道：“真的吗？”

对于纪莎蓝所说的话，他无法反驳、也不想反驳，只是拍开陶芯的手不悦地说道：“你管太多了。”

“对，你管太多了。”纪莎蓝喜不自胜地笑着，以为他终究对她有感情。

“你也给我闭嘴。”他转回头斥责，“别以为你这么说，就能粉碎陶芯和我的关系。”

“还是你了解我。”为了在他面前维持好风度，陶芯只好大方地呼应他的话。

他……他竟敢在别的女人面前对她这么残忍？一股热泪盈上纪莎蓝的脸，对于隐瞒孩子的事她本来还很愧疚的，这下子她再也不用为自己的自私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了，反正他要小孩可以叫这个女人帮她生。

阙尚火注意到她红了眼眶，这回她不是在作戏，他看得出来，也很惊讶地发现心里竟有许多的不舍和自责。

“嘟嘟……”内线又响起。

“阙先生，倪先生已经进去找纪小姐了。”守卫报告完，一直屏着气，等待阙尚火下一步的指示。

“好。”他也想看看这个男人是什么模样。才答完，就听到一阵脚步声直达三楼。

“莎蓝。”倪央晨听到三楼有说话声，便主动上来了，结果看到红了眼睛

的纪莎蓝手臂勾着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全身带着怒火，身边还另外搂着位美女。

“央晨。”纪莎蓝急急地放开阙尚火，投进他敞开的怀抱寻求安慰。

阙尚火的视线跟着纪莎蓝的身影跑，当他看到那个搂着她、俊美得不要话的男人后，原本被纪莎蓝搂着的左手不知不觉握成拳，死死地瞪着迎上它的那双眼眸。

倪央晨淡淡地笑开了。这个人一定是阙尚火了，看他眼底那全然的占有欲及杀意，他对莎蓝一定不像她所说的无动于衷那么简单。

“我叫倪央晨。”他大方地伸出手，阙尚火却是怎么也大方不起来，只是恼怒地瞪着紧偶着他的纪莎蓝，恨不能将她拖出倪央晨的怀抱，然后宰了这个男人。

“陶芯。”陶芯也赞叹她沉溺在倪央晨不寻常的俊容中，她握着他的手，免除了双方的不自在。

“他叫阙尚火，旁边那位小姐是他的爱人。”纪莎蓝快快地介绍着。

“哦？”倪央晨淡淡地瞥了她一眼，好象在笑她不快的模样。

纪莎蓝看出了他眼底的笑意，不依地努努嘴抗议。

阙尚火看到他们彼此之间交流的亲密眼神，火大地拉出纪莎蓝，中断了他们的拟视。

“你还没将地板上的碎片扫干净。”

“你真粗鲁咄！”纪莎蓝抬起脚踢他，阙尚火又接住她的腿往上抬，教训她。

倪央晨脸色大变地接住差点跌倒的纪莎蓝，“小心！”

跌进他怀里、惊魂未定的纪莎蓝破口大骂：“阙尚火！你要是害我流……”她紧急地收住口。还好及时打住，不然差点就说出秘密了。

“流什么？”阙尚火生气地想拉开搂抱在一起的两人，却被倪央晨给拍开。

“请不要对她太粗鲁。”他护卫着纪莎蓝。

“对，真粗鲁。”余怒未息的纪莎蓝在旁边帮腔。

“尚火，你真不应该在人家的男朋友面前这么待她。”陶芯得体地轻斥道。

“闭嘴！”他冷冷地回头瞥了陶芯一眼，又转回头瞪着他们，好象他们一有什么不得体的举动，他就准备大开杀戒。

“啧，央晨，别理他。”

倪央晨带着满脸笑意把手裏的保温瓶塞给她，不愿再和阙尚火发生冲突。“把鸡汤喝了，我帮你善后。”

“又是鸡汤，我不要喝。”她撒娇地赖着他。

阙尚火一看她向倪央晨撒娇，整张脸都扭曲变形了。

“不行，快喝，不然阿启会不高兴。”倪央晨四处寻找着阙尚火所说的碎片，终于在走道尽头的房门口看到了。

眼前纪莎蓝所有的注意力都被瓶中的鸡汤给拉走了，根本无心去注意另外两人。

谁又是阿启了？是她的另一个男人？阙尚火寒着脸，狠狠地瞧着帮纪莎蓝扫地的倪央晨，及愁眉苦脸地喝着鸡汤的纪莎蓝。“不喜欢喝又干嘛要喝？”她对这个人的话奉若圣旨，却老是件逆他。

“尚火，人家的事，我们别管了。”陶芯拉着他要走，阙尚火不肯。

“对啊！尚火，你就别管我们的事了，快陪你的大美人去散步。”纪莎蓝忿忿地倒着鸡汤，赌气地喝了一大口，不料却破人喉的热汤给烫得哇哇叫。  
“好烫！”

“明知道烫还喝这么猛！”阙尚火接过她手中的杯盖，急忙帮她倒一杯开水。对于他自发性的动作，纪莎蓝感动得几乎淌泪了，若不是碍于陶芯在场，她一定会亲他、搂他、爱他，让他知道她对他的感觉。

“尚火，我累了，带我去休息。”陶芯也嗅出这两人间不寻常的感情了。

“去啦，去享受你的“浑然忘我”吧！”她哀怨地揪着他，口是心非地瞥过脸，宁可看倪央晨扫地，也不愿再回头看阙尚火。

倪央晨停住手中的工作，笑笑地看着那对妙冤家，明明关心着对方，却又逞强不肯承认，阙尚火的茅塞不知何时顿开？

纪莎蓝不会以为他非她不可吧？醋味顿生的阙尚火搂着陶芯直直地走过纪莎蓝、经过倪央晨，当着他们的面走进它的房间，大力地关上门。

“他是不是都保持这种火气过日子？”倪央晨打趣地问着顷刻间失魂落魄的纪莎蓝。

“他叫尚火，就是崇尚火焰，你说他还能怎样心平气和？”她没精打彩地哦着开水，有一口没一口地喝着。

“你是个表裏不一的人，你知道吗？”都清理完了以后，倪央晨走回她身边叹气。

“我想我刚刚知道了，”她发呆地看着门，心情大坏，“所以决定放自己几天假，修身养性一番。”最主要是她不想看到阙尚火和陶芯卿卿我我她在她眼前晃来晃去。

“逃避？”倪央晨了然于心。

“不是，是他毁了我的镜子，我要教训一下他，让他坐立难安，无法充分享受美人在抱的滋味。”她义正辞严地解释着。

说来说去，还不是打翻了醋桶，心里一片酸。倪央晨大笑地拥着她，“如果不想睡不着觉，我们就快走吧！”

纪莎蓝不悦地随着他往楼下走，嘴硬地说：“我才不会。”

“是吗？”他呵呵她笑得好乐。

阙尚火可好了，这个礼拜都没人去打扰他和那个女人的好事，他一定很高兴吧！纪莎蓝坐在房间裹抱着枕头生闷气，一整个礼拜都在想这件事。

“小蓝，你在襄面吗？”纪浪平轻轻地敲着门。

“在啦！”都罢工一个礼拜了，阙尚火竟然一通电话也没打来，一定是沉醉在陶芯的温柔乡里，连装潢尚未完工都不在乎了。

纪浪平进来时，看见倚在床头的妹妹正心情不快地睡打枕头出气。“小蓝，你是不是有心事？”他坐在床缘，温吞地问着。

“没有，我的心情好得很。”阙尚火无情，竟然一点也不关心她。

“小蓝……”纪浪平无奈地看着她。

“我的心情真的不错嘛。”她沉着脸，倔强地说着。

真是固执。他定定地揪着她，“我从小看你长大，你心情好不好是逃不过我的眼睛的。”

更何况现在咱们家只剩你和我了，姊要是知道你不快乐，她一定会骂我的。”他这个姊姊的脾气可是冲动之最，再加上体型之庞大，他还是别自讨苦吃。

“哥，你不说、我不说，她怎么会知道？”这阵子还是暂时别去找姊姊，她太敏感了，万一让她知道怀孕的事，一定又会闹得鸡犬不宁。

纪莎蓝有点担心地瞥了眼尚平坦的小腹，现在升三个月而已，只要随便穿件宽松的衣服，就可以盖住略微变形的身材，可是随着肚子一天天地大了起来，过阵子哥哥一定会发现这件事的，她现在还没有心理准备和盘托出一切，尤其是阙尚火和那个女人打得正火热，她绝不想在这时候让他知道这件事。也许等四、五个月的时候，她就得考虑搬到央晨那裹住一阵子了。

突来的铃声打断了她的沉思，她顺手接起电话，挥挥手要纪浪平别担心。“喂……我是，是你喔！”

阙舞雨摆出哀兵姿态，“莎蓝，别这样嘛，是不是哥又给你气受了？”

“是不是他威胁你来叫我回去的？”她有点讶异。

电话那端传出一阵叹息声。“不是。别告诉我，你们又闹警扭了。”她打电话回来是为了舒解郁闷，不是想增加烦恼的，阙舞雨暗叹。

“谁会和他闹警扭，我又不是小孩子。”纪莎蓝摆摆手要纪浪平出去，因为她有问题问好友。

纪浪平依恋地看了眼话筒后，才做言离开。

“我好烦喔！”阙舞雨烦躁地说着。

小舞会心烦？纪莎蓝笑了出来，“现在是不是流行忧郁症啊？”话一说出，她差点咬掉自己的长舌头。

“这么说，你也在烦心啰！”对方略略地笑了出来。

“你不是在帮黑家的长男选妻吗？告一个段落了吗？”她先声夺人，改了话题。

“已经挑完了。”阙舞雨没好气地答着。

“这么快选完你应该高兴，干嘛闷闷不乐的？”纪莎蓝几乎可以看到她垂头丧气的模样

“问题是所有的候选人全部落选了呀！”她不平地嚷道。

纪莎蓝听得为之失笑，“落选是黑家人应该烦恼，怎么会是你在烦呢？”

“我就是怕他们重新再选一次，到时候我又得耗在这裹好几个月无法动弹，那才真教人难过。”她烦躁地扯着头发，一点也没发现门边凝视着它的男人。

“既然不想待在那里，你不会逃啊！”纪莎蓝您惠着她。“以你的能耐一定的行的。”

“好主意。”阙舞雨突然发现倚着门边紧揪着她不放的男人了。“呃……莎蓝，看在我身陷苦难的份上，你就大慈大悲再饶尚火哥一次吧！”

她怎么了一纪莎蓝奇怪地看着电话，继而问道：“喂，有人在旁边监视吗？”

阙舞雨直直地看着黑炎走近她，然后动手脱她的衣服。“对，所以请你务必再帮尚火哥一次，拜托了。”她捂着话筒，脸红地瞪着正忙着解她钗子的男人，低声骂道：“你干什么，我在讲电话。”要不是为了帮这只大色狼选老婆，她怎么会困在这裹？

“你讲你的，我不干涉。”黑炎不为所动地推开她的衣服，解开她身上的纱布，帮她换药。

“喂喂，小舞，你在吗？”纪莎蓝听不到对方的声音，焦急地喊话。

“莎蓝，我现在有事，下次再跟你聊。”阙舞雨飞快地说道，挂电话之前仍不忘交代着：“记得你答应我的事喔！”

纪莎蓝拿着话筒发呆，一头雾水，不知道自己到底答应了她什么事？

## 第六章

陶芯不明白阙尚火这些天为什么对她冷若冰霜？她向来不去计较他有多少女人，因为她明白这个世界上没人捨得住他，也没有人能长期忍受他的火爆脾气，唯有她能忍受得了。虽然他总是若即若离，但她相估他是在乎她的，这么多年以来她一直这么告诉自己。然而，这个礼拜以来，他如困兽般焦躁不安的样子，打破了她的自信。

最教陶芯不安的是，他竟然连碰都没有碰过她。不管她怎么诱惑他、挑逗他，他都不动心这样的他不像以前那个每次见面便急于和她温存的火爆情人，难道……

“尚火，你变了。”陶芯躺在阙尚火的身边，一双手不安分地优游于她最爱的身体上。

“别胡扯了，想睡觉回房间去睡。”他闭着眼睛下逐客令。

陶芯将身子贴着他，性感地糯动着，“不，我要你爱我。”

“你再乱动，就别怪我把你丢下床了。”阙尚火冷冷地睁开眼睛，推开她仅着薄纱、若隐若现、玲珑有致的身体。

“你到底怎么了？”陶芯忍不住了，再地无法像以前一样在他眼前维持着一贯的风度和冷静了，她可以感觉到他明显的改变，也隐隐约约了解这种改变绝对不利于她。

“你在质问我？”他有着她，眼中的怒火熊熊燃烧，表情危险之至。

“我……我只是关心你而已。”她害怕地滑下了床，跪坐在地上动也不敢动。

“滚回去！”阙尚火蛮横地下达命令后，又闭上眼睛。眼睛一闭上，脑海里却又浮现纪莎蓝和倪央晨相依偎的亲热模样，教他怒火更炽。干脆到健身房流些汗好了！他想。

正想爬起来的陶芯被他突然跳下床的动作给吓了一跳，她拥着心口，心惊地问道：“你要去哪儿？”

“你来西收一枚，回加拿大去。”阙尚火头也没回地丢下话，人就走了。

阙尚火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下楼，正想弯进地下室，却突然被趴在角落工作的身影给吸引过去了。

纪莎蓝细细、严格地审视着所有的漆面，专心得没注的一自到后面鬼祟祟接近它的阙尚火。没想到小舞竟然会和黑炎凑成了对一她笑着。恐怕阙尚火到现在还不知道他妹妹为了逃避黑炎跑回台湾，目前正躲在她家吧！否则他早就一把火烧到她家，逼着找她要人了。

“这十天你跑到哪裏去了？”他尽量不在乎地研究着自己非常不喜欢、却不得不接受的英式沙发椅。什么狗屁优雅，他怎么有不出来？

纪莎蓝抚着心口转过身，责备道：“阙尚火，你吓了我一跳！”

“你在想什么患得那么入迷，连我接近了都不知道？”一定是倪央晨，

阙尚火替她想好了答案。

“要你管。”她转过身，不理他。

阙尚火用力扳过她，让她知道他的心情非常不好。“你不敬业，有违小舞所托。”

他干嘛！陶芯的伺候不够周到是不是？火气这么大。

“我不敬业就不会来了。你呢？除了会破坏我的成果，你还能干什么？”说好不生气的，她干嘛又生气了？这样对胎教不好啊！纪莎蓝不知不觉地摸着肚皮。

“晚餐吃了没？”他看到她的动作，又想起那天那个姓倪的专程于了鸡汤来给她喝，以为她肚子饿了。

“被你气饱了，哪还吃得下？”经他这么一问，她才想起来应该以孩子为重，三餐不定时，小宝贝会营养不良的，她得出去随便吃点什么。

阙尚火以为她气得想走，情急之下伸手拉住她，“你才来多久而已就要走了？”

“我突然觉得肚子饿，想出去吃点东西，行不行？”她甩着他的手想走，可是怎么也甩不掉，她突然生气的骂着：“阙尚火，你想饿死我啊！”

“跟我来。”他硬拉着她到厨房，“坐下。”将她推进区隔着饭厅和厨房的餐椅上后，在她的注视下不自在地围上白围裙，从冰箱裏拿出蛋，俐落地打着。

纪莎蓝太讶异了，得撑着下巴才不至于脱臼。阙尚火在炒饭咄！她定定地瞪着它的背影，眼睛瞪得出牛铃远大，心底百不相估奇迹真的出现，整理家务、带小孩、做饭，他还真成了道地的家庭主大了。

见她默然不语，他不禁回过身瞧她，“只有蛋炒饭了，要不要吃随你！”

纪莎蓝点点头，就是说不出话。

“该死的，你到底是喜不喜欢炒饭？”她点头点得似乎很勉强。

“要……不……喜欢。”她已经惊讶得语无伦次了。

“喜欢还是不喜欢？”他固执的想得到答案。

“如果不麻烦，我可不可以点蛋包饭？”迅速恢复好心情的纪莎蓝笑吟吟地点餐。

“你当这里是餐厅啊！”阙尚火不悦地转过身炒着饭，没多久，一盘色香味美的蛋包饭就出炉了。

“哇！你的手艺真不是盖的。”她垂涎地盯着盘中金黄色的食物，口水直淌，“有没有西红柿酱？”

“纪莎蓝！”阙尚火虚张声势地叫着，话中可没一丁点不悦。

“别这样啦！迭佛迭上天了。”食指大动，正大快朵颐的纪莎蓝接过他不情不愿递至约西红柿酱，好满足地笑着，“你可以去大饭店当厨师了，麻烦再帮我拿个盘子。”

看她吃得这么高兴，他亚然觉得很快乐，照显她的感觉竟然这么好……他到底怎么了？阙尚火将盘子拿给她时还在想。

“这一半给你吃，我吃不了这么多。”她分出一些到另一个盘子，再将盘子移到阙尚火面前。

“吃完。”他把盘子推了回去，不甚高兴地说道。

“对了，忘了帮你加西红柿酱。”加好酱后，她又移了过去。“很好吃，快吃。”

阙尚火大约又把盘子推了回去，“你要是再把它推给我，我就……”

“尚火。”陶芯不甘愿多年的感情付之一炬，她想了想，便追了下楼，直至看到在厨房拉拉扯扯约两人，一把愤怒之火熊熊燃起，她这一喊，喊断了两人的争执。这算什么？恩爱的心夫妻吗？她阴沉地看着纪莎蓝，不明白她到底哪一点比自己强？“给我吃好了，我正好肚子饿。”她走进厨房，坐在阙尚火的身边拿过他面前那盘蛋包饭，优雅地吃着，“还是这么好吃，你的厨艺比以前进步了。”她偏过头，好柔媚地朝他笑着。

纪莎蓝突然食欲全失，又不愿被比了下去，只好和着心酸硬吞，“是吗？我的运气真不错，竟然可以吃到这位大厨所料理的佳肴。”

“他一向乐于展现他的厨技的。”纪莎蓝算什么？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丫头，怎能比得上在社会上打滚多年的她？陶芯冷淡地瞄她一眼。

若不是和陶芯有这么多年的亲密关系，不想拆她的台，他早就叫她滚了。

“言多必失，你在商场上打滚这么多年，应该了解这句话的道理。”阙尚火警告地看着陶芯，要她自己拿捏分寸。

既然他能为了这个女人不要她，连抱她都不愿意，她又何必和他维持君子风度？陶芯笑得好美丽，“尚火，这几天若不是你细心的“安慰”，我一定会被那些流言给伤得遍体鳞伤，你其是我最好的避风港。”她大胆地撒下漫天大谎，一点也不在意它的瞪视。

纪莎蓝的心碎了。猜测是一回事，可是经由陶芯亲口证实，又是另外一回事。她一百以为阙尚火不会碰陶芯，他对她应该还是有份感情在；事实上，她猜错了，他不在乎，他根本不在乎她的感觉，他对她根本没有别的想法，一切只是她一相情愿的想法而已，谁教她自作多情？

“我突然想起还有事，先走了。”再怎么逞强，她也无法自在地在他们面前谈笑风生，她只是个很平凡的女人，不是神。

“莎蓝。”阙尚火看见她眼底的伤痛，急急地想解释，可是陶芯却紧缠着他不放。眼见它的身影消失在门外了，他挫折得想拆了这个死缠着他的女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喜欢她？”她静静地指控，一点也不在意他是否会宰了自己。

“不是。”阙尚火极力否认。

“既然不是，你又何必担心她的感觉？”她要亲耳听到那个答案才肯死心。

“她……她是……”他烦躁地抓着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她对你很重要？”陶芯直截了当地指出。

“不是。”

“是。我认识你三年了，从没吃过你为我做的任何东西！她算什么？竟然偷走了你的心！你怎能这样对待我，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对你的感情？”她流着泪控诉。

“陶芯！”阙尚火狂怒地吼着，“一开始我就曾向你表明我们的关系只限于房间，不谈感情。你明明知道我对你没感情，也知道我们在一起只是单纯的男女需要，为什么现在你却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我，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男人有多少个吗？”他实在不喜欢这种翻脸不认人的感觉。

“我不像你那么无情，我有我的情感，更不是无动于衷的木头人。”她喊，“对，我有许多的男人，可是我最爱你啊！你为什么不懂？”陶芯伤心地趴

在桌上哭泣，十分哀凄地说道。

“我就是不懂，也不爱你，如果我早点知道你对我的感觉，我会结束我们的关系，不会让你一错再错。”为什么她的眼泪不能打动他的心？为什么？

她抬起爬满泪水的脸庞看着铁石心肠的他，“她到底做了什么，竟然能攫获你的心？陪你上床吗？她的床上功夫比我好吗？”

“够了！”他咆哮，脸上写满了怒气，“不要再说任何话来伤害她，不然我就教你吃不完兜着走，滚！”

“哈……”陶心和着泪水仰头大笑。突然，她停住了笑声，拭去脸上的泪水，“你知不知道你的话已经明白地告诉我，她对你的重要性了？”

“是与否都不干你的事。你走吧！趁我还没大发雷霆之前快走吧！”他挺着背脊走下地下室。

陶芯知道他们真的完了，她早知道他不会回报自己的爱的。自始至终他都明白地表示不愿牵扯上情爱关系，是她自己不争气地动了心。

她气阚尚火的麻木、怨他的无情，同时更恨自己的沉沦。她该怪他吗？她知道她没有资格，毕竟她的情人不止阚尚火一个，她只是不甘心败在那个女人手上罢了。

纪莎蓝从那天以后就变沉默了。她不变搭理阚尚火，懒得和他吵嘴，也不在意陶芯为何突然失踪，一心一意只想早点完成这份恼人的工作，尽快远离阚尚火。

再则，她必须尽快将这里的工作结束，她的小腹已经渐渐隆起，她打算这阵子就搬去打扰阿启他们。纪莎蓝顾忌地瞥了坐在沙发上讲电话的关尚火一眼，他的房间可能要交给别人经手了，她会尽力把其余的部分打点好，剩下的就交给下一任设计师去伤脑筋，她要带着小宝贝退隐山林一阵子，百到宝贝出生再重现江湖。

“小舞要结婚了。”电话裏面的声音说。

阚尚火心不在焉的和他家老大通电话，闲聊之际他的眼神总会情不自禁地寻找纪莎蓝的身影，并顺恼于两人之间的僵局。

“老二，小舞要结婚了，你听到了没？”阚尚风发现他对小舞的婚事似乎不怎么感兴趣，不禁哈哈大笑。“听陶芯说你被一个叫莎蓝的狐狸精给迷住了，是不是？”嗯，莎蓝，真有她的。

多嘴的女人！阚尚火回过神，狠狠地警告着，“你要是敢散播谣言，看我不宰了你才怪。”

“是，在下谨遵圣旨。”他这弟弟的怒气可真够教他害怕了。

“你最好教教陶芯这个道理，惹怒了我，她绝对不会好受。”他愤怒地压低嗓音吼着，不想打扰一班工人。

“我会好好教导她的。”平心而论，陶芯是位优秀的助理，阚尚风可不想因而失去了

“最好如此。”他不满意地看着纪莎蓝经过他面前，连看也不看他。

“老二，麻烦你将电话转给莎蓝小宝贝好吗？”阚尚风忍住笑声。

“闭嘴！她不是你的小宝贝。”阚尚火不悦地吼他。

“好，好，她不是我的小宝贝，是你的，可以了吧！”不过开个无伤大雅的心玩笑嘛，何必生气？

“你找她干什么？”他才不想把电话接给莎蓝，他大哥太风流了，凭着几分英俊四处招摇撞骗，恶心的家伙！

“拜托你将电话转给她，我会尽力不拐走她的。”他低声下气地求着。

“甭想。”阙尚火想也不想就拒绝了。

“好吧，既然如此，你只有自己来了。”阙尚风对着旁边的人说道。

阙舞雨倚着未来夫婿笑吟吟地接过电话，“尚火哥，我想和莎蓝说话，你叫她来听啦！”

“大哥在黑岛？”他明明记得一个月前小舞被黑炎抓到黑家的小岛了，这个小岛非黑姓人氏不得进入，小舞是因为黑炎的关系，那他大哥又凭什么进去？

阙舞雨咯咯轻笑，猜透她二哥的心思，“他来岛上和黑家人讨论婚礼细节啊！”电话裏又传出一串轻柔的笑声，“尚火哥，你要带莎蓝一起来参加婚礼喔！”

“她不会自己去。”阙尚火想起她这个月封他的态度，不觉一阵恼怒。

“你又来了！好啦，把电话转给她，我要邀她当我的伴娘，顽固！”她笑骂。

“喂，纪莎蓝，”阙尚火粗鲁地喊着她，“你的电话。”

“我的电话？”纪莎蓝奇怪地揪着他。

“你叫纪莎蓝吧！”把电话塞给她后，他径自走进吧台等候欧阳谷。这家伙说好三点要来，现在都已经三点五分了还没到，等来了他不剥掉他一层皮才怪！

大老粗！她生气地瞪他一眼，才悻悻然地接过电话，“喂，我是组莎蓝，莎蓝，我是小舞啦！”

“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太好了，乘机把事情告诉她，也好早点休息。“小群，我告诉你，我打算……”

“我要结婚了！”彼端的女人突然大叫。

“你要结婚了……和黑炎？”她痴痴地吼着。

“不然还能跟谁？”阙舞雨笑得好乐，“你当我的伴娘，我会让人回去接你来的。”

“伴娘？不行。”纪莎蓝断然拒绝，突然升高的音量惹得吧台内的关尚火侧目，也吓了电话那头的人一跳。由阙尚火投至约眼光，纪莎蓝发现自己好象过分激动了点，于是她赶紧放柔声音，“我是说，我这阵子身体不太好，可能没办法去参加你的婚礼了。”她要是去参加小舞的婚礼，一定会被小舞发现她怀孕的事，然后她辛苦保密的工作就得毁于一旦了。

“你不但当我的伴娘，还不打算来参加我的婚礼？”阙舞雨倚着黑炎好伤心地问道：“是不是尚火哥又给你气受了？”难道陶芯说谎吗？她不是说尚火哥是因为莎蓝的关系才甩掉它的？

“小舞，我刚才不是说过我身体不太好吗？你别胡思乱想了。”她心虚地瞥着直勾勾瞧着自己的关尚火，实在不晓得该怎么编派谎言来搪塞好友。

“我不管，反正你一定得来。”

“小舞，我真的不行，事实上我正打算把你二哥的房间让给别人设计了呢！”她不想再“既然双方合作得不愉快就不要做了。”终究是唯一的妹妹，他也不想见她整日愁眉苦

“我是这么想啊！可是小舞就是不肯放过我嘛！”而且我的责任心也不容许我这么做，她恨可怜的补充，却没有真的说出来。一旦开始做一件事情就要贯彻始终，这也是纪莎蓝处世的原则之一。“她竟然抬出她老公来游说我，

你说她狡不狡猾？”

“喔？”提起他暗恋多年、如今却将下嫁他人的女子，纪浪平心中仍有几许苦涩。

察觉到他突然的缄默，纪莎蓝纳闷地仰头，却看到他眼中一闪而过的痛楚，她突然好愧疚，“哥，对不起，我不该……”

“算了，小蓝，小舞嫁入已成事实，她是你的好友，总不能不理她吧！”他轻声地安慰着。“再说，你既然答应要帮她二哥装潢房子，就不该半途而废，这可不是你的作风。”

明白他不想谈及过往，她只得配合了。“可是他很野蛮的，脾气又特烂。”

“人都有弱点，我想你不会不战而屈吧！”他笑笑。

“问题是我已经战败逃回家了。”她实在不愿意承认自己输了这场意志之争，可是三分钟前她才答应黑炎，她会回去完成阙尚火的房间，这不摆明她已败下阵了？

唉！本以为自己稳操胜算的，哪知道小舞会搬出她老公。她那老公有股不怒而成的气势，即使透过电话线她也能明显感觉到那股沉重的压力，所以她只好胆小地屈服了。

“小蓝，你不能老足和他硬碰硬，你没听过“滴水能穿石”这句话吗？何不试试怀柔政策？”身为男人的他做出良心的建议。

“要我对那个混蛋好声好气？”纪莎蓝这会儿可是直接跳了起来，“凭什么？”

“凭你这张可爱、有个性的俏脸啊！”纪浪平显然会错意了，“只要你愿意，便没有人能抗拒你的魅力。”他替妹妹打气。

“那么阙尚火就不是人了。”它的话又让地想起阙尚火对她不感兴趣的样子。

“小蓝，不可以骂人。”纪浪平微皱着眉头，不表赞同。

“我哪有骂人？你不知道我……扼……”她突然打住，不知如何说完。

总不能告诉他，她强押着阙尚火上床，然后有了孩子，现在又像个怨妇不敢见人地躲在家里自艾自怜吧！只怕她一说出来，不到一小时，那比她激动上万倍的莎紫姊便从板桥杀到士林，骂她个狗血淋头后，啃得她尸骨无存。

眼看自己上课就要迟到了，纪浪平哪还有心去追究她吞吞吐吐的原因。“好了，我要赶着上课去了，刚才那个建议你自已斟酌看看。”即使赶时间，纪浪平也绝不会莽莽撞撞的，它是那种情愿迟到也不愿虐待自己的男人，性急的纪莎蓝显然没遗传到这点。她一蹦一跳地跳上靠近阳光的沙发上躺着，懒洋洋地享受太阳的洗礼，瞪着蔚蓝的天空发呆。

天气很好，小舞是明天出嫁。页服了她，出嫁在即，竟然还会想起阙尚火那未装修完成的房间，敢情是参加婚礼的阙尚火给她颜色瞧了？

小舞也终于知道她怀孕的事了，纪莎蓝拉下嘴角淡淡地展露愁颜，为自己不得不告诉小舞怀孕的事而懊恼。若非小舞不断地打电话炮轰自己，非要她参加婚礼不可，她又编不出好理由搪塞，只得说出一半真相，她也用不着缩在这里烦恼不已了。虽然小舞发誓不泄密，她也保留的没告诉她小孩的父亲是谁，但若是阙尚火不小心知道她怀孕，一定会起疑心，也一定会找她问清楚的。

唉！现在只能虔诚地祈祷小舞不要太长舌了。

“莎蓝。”于启快活地提了一袋水果在门外喊着，打断了她的冥思。

“阿启，我不是告诉过你们不要再为我送吃的来吗？”纪莎蓝帮他开了门，丢给他一个灿烂的笑容，极力隐藏起心里的忧伤，又跳回沙发窝着。

“不行，你一向不怎么注意自己的身体，我担心。”他轻柔地抚着她的发丝，宠爱地搂着她，眼底闪着担忧和一股特别的光彩。

“放心，我很注意三餐，不会有事的。”她摸了摸小腹，充分流露出内心的喜悦，“阿启，它会动了咄！”她抓起于启的手放在肚子上，感受着生命的喜悦，

“傻瓜！才四个月而已，哪有这么快。”于启笑她。

“可是我明明感觉到了嘛！”她偎着他，轻压着他的手，“这样有没有感觉到了？”

“你真傻。”他笑着抬起头，定定地凝视着她，“莎蓝，你变美了，也沉稳了不少，是

：是不是孩子带给你的影响，还是你仍爱着阙尚火？”他痛苦地搂紧她。

“一缸吗？我已纯何妈妈的味道了？”她轻轻地挑动秀眉，自我调侃，说不出内心那股安定和喜悦是来自于小生命的形成，还是对阙尚火的情感。

“你有股成熟的风韵，让你变得越来越迷人了。”于启话中合着苦涩。

“我本来就迷人啊！”她不悦地抬起头反驳，却见他忧郁地锁着眉头，像在烦恼些什么。“阿启，你有心事吗：是不是追央晨的人太多了？”

“他那张脸本就容易招蜂引蝶，我是防不胜防。”他冷漠地笑着。

纪莎蓝轻轻地推开他，正规着他，“阿启，我不喜欢你这么说央晨，长得好看不是他的错，他对你的感情也始终如一，你说这种话让我觉得心寒。”

“我只是在开玩笑，你现在连玩笑话都分不出来了吗？”于启放开紧锁的眉头，温柔地敲着她的头。

“对不起，我不知道我会……”

“算了，怀孕期间脾气总是不太稳定。来吧，吃点水果。”他打开袋子，拿出橘子帮她剥，“奇怪，人家怀孕都会恶心、呕吐，或想吃点酸梅，你怎么都不会？”他打趣道。

她好笑地接过橘子吃着，“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症状自然有所不同，老天爷比较疼爱我嘛！不过，我会特别想喝珍珠奶茶。”

“我去帮你买。”于启跳起来就冲了出去，快得纪莎蓝阻挡不及，这个阿启真是的，都已经几岁了，还追般莽撞。

纪莎蓝好笑又好气地闭上眼睛，享受着日光的曝晒，以及难得的宁静，这样安静怡人的午后，让人神清气爽。她动也不动地蜷缩在沙发里，直到一阵脚步声惊扰了她，她才回过神，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本以为是于启买东西回来，谁知殃人眼帘的却是阙尚火凝重的表情和绷得死紧的身子。

“阙尚火，小舞明天就要结婚了，你在这裹干什么？”纪莎蓝惊呼。

“你该死的为什么没关门？你不知道现在的治安不好吗？”他不晓得自己急急忙忙赶回来做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小舞告诉他，纪莎蓝的身体状况不好时，他的心会揪成一团，如火焚烧般的痛苦。他在担心她，他一直以为自己很讨厌她，因为她是那么倔强，处处和他作对，可是耶揪心的痛楚却又明显得令人无法忽视。

“你一天不教训我会难过是不是？”一定是阿启跑出去时忘记关门了。

“小舞说你的身体不好。”他平静、专注地看着她。

“我不舒服？”有吗？怎么她自己都不知道。

她穿了件大罩衫缩在靠窗的椅子裹晒太阳，脸色看起来很红润，脸庞也丰腴了不少，整体而言，她似乎变漂亮了，神采飞扬的，哪像个生病的人？阙尚火有种上当的感觉。

他就是为了小舞这句甜而匆匆赶回国的吗？她红唇微启，杏眼圆瞪，正想说话时，却被于启兴奋的喊叫声给打住了。

“准妈妈，你爱喝的珍珠奶……”他冲进客厅时大声嚷着，直到看见阙尚火才急忙掩住嘴，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你也没关门……”她的指控声随着阙尚火飘向她肚子的阴森眼神，条地降低了。

“准妈妈？”阙尚火脸色阴晴不定地看着她微凸的小腹，“你怀孕了？”

“关你什么事。”他一定就是小孩的爸爸阙尚火了。于启挡在纪莎蓝的前面，遮去了他的怒视。

“滚开！我问的是纪莎蓝。”这个人又是谁了？她的另一个男人？天杀的，她到底有多少男人？一个美得不象话的男人还不够吗？他愤怒地扫开他，抓起纪莎蓝。

纪莎蓝生气地推开阙尚火的手，“你可不可以斯文点？我是孕妇咄！”既然他已经知道，就没有隐瞒的必要了。

“孩子是我的？”那日两人缠绵的镜头一幕幕掠过他的心，他也分明记得她把第一次献给了他。阙尚火狂怒地问她，他只想知道孩子有没有他的份。

“不，阿启，你不要说话。”她摇手要好友别插嘴，他说得越多越麻烦。

“你先回去吧！我想和他单独谈谈。”她挤出笑容，安抚着于启。

“我留下来陪你。”于启不肯走，阙尚火的模样像要宰了她，他不放心。

阙尚火干脆抓起他，把他丢出去，锁上门。他早就想这么做了，碍眼的家伙！

外面的于启担心地直拍门，“阙尚火，你再不开门我就报警了。”

“再不滚开，就教你的家人等着帮你收尸了。”阙尚火低沉地威胁着，脸色越沉越黑，声音也逐渐压低。

“阿启，你先走吧！他不会宰了我的，放心好了。”她对外头喊着。

沉默了好久，于启才愤怒地跑到窗子边，极其不悦地挥手向她道别，顺便去了个阴寒的眼神给阙尚火，警告他最好别轻举妄动。

纪莎蓝的笑容在转身面对阙尚火时消失了。“你还是以为我是那种随便和人上床的女人吗？”他要是敢点头，她一定宰了他。

这么说……

“孩子是我的。”他大吼，随即出人意外地咧开嘴朗声大笑。可是，他的笑声突然中断了，“你不打算告诉我，却让别的男人知道？”

还沉醉在他开心的笑声裏：久久不能恢复的她，被他发自内心的喜悦给触动了内心的温柔，暖意从脚底缓缓地袭上心头，如果不是他发神经的突然质问她，她想她会抱住他，和他一起分享快乐。

“你有女人、你的脾气差、你讨厌我、我不喜欢你、我们在一起不到三分钟就会吵架，所以我决定不告诉你，我要自己……”

“纪莎蓝！”他无法控制地跳脚，“你竟然用这些不是理由的理由否定了

我的权利，孩子的爸爸是我，你凭什么自作主张？”

“凭我是孩子的妈、凭孩子在我腹中孕育、凭孩子和我共享我的喜、怒、哀、乐，”她激动地回嘴，

见她急速地喘着气，阙尚火脸色发白地扶她坐下，“你是孕妇咄，能不能稍微控制一下你的脾气，别老是人吼大叫？”

“如果你每次都用尽力气吼我的话，我的小孩一定会提早出世的。”她不领情地撇开头，不想看他，免得气死自己。

“你的？他是我的。”这次他不敢太大声，略略降低了音量，却是坚定地扳回它的脸，清楚地让她看见躲在他眼中的愤怒。

“白痴！”她调开视线，生气地踢他一脚。

“你又踢我。”他嘶声道。

“怎样？又想打我，打啊！”她把脸送到阙尚火眼前，不怕死地鼓吹道。

他的唇十分有力地盖住她柔软的唇瓣，让她感觉他心中熊熊燃烧的烈焰，她做微地颤抖，痹蠢地抓紧他的衣服，热切地响应他的亲吻。他火热的吻移向她的喉咙，轻轻咬若她细致的耳垂。

两人有默契地忆及那夜火热、令人沉沦窒息的缠绵，欲望逐渐窜出色来，一触即发。

不知情的纪浪平推门而入，当他看到打得正热的两人后，十分难堪又想悄悄退出去，谁知退得太快，不小心跌了一跤。

纪莎蓝听到声音后，排红着脸，慌忙推开阙尚火，拉好衣服。阙尚火则挡在她前面，为她争取整理服装的少许时间。“好久不见。”他向纪浪平打招呼。狼狈的纪浪平慌乱地爬了起来，羞红了脸地问他点头，“欢迎。”“哥，你不是要留在学校写报告吗？”纪莎蓝不好意思地从阙尚火的后面慢慢移出了

“我……改变主意了。”他低着头，朝厨房走去。

阙尚火好笑地看着他又僵又直的脚步，他只见过纪浪平一次，印象却相当深刻，只因他是怕这辈子所见过最害羞的男人了。

“还笑。”她睡了闷笑的阙尚火一拳。“你害我哥哥不好意思了。”

“我看你和他的个性可能生错了。”他大刺刺地咧着嘴。

“你在暗示我厚脸皮？”她奴着腰质问他，若不是她哥哥又及时出现在她视线内，她一定教他好看。

“小蓝，晚……晚餐我已经做好在冰箱，你用微波炉热一热就可以吃了，我要去图书馆窝论文。”纪浪平交代好后，朝阙尚火点了个头，便急急忙忙离开了。

“你的三餐是你哥哥负责的？”阙尚火要笑不笑地撇着嘴。

“不行吗？”他话中的讽刺很让人生气。

“我没意见。”他搂起她四处张望，“你的房间是哪一间？”

“干什么？”躺在他的怀里真舒服，纪莎蓝有点陶醉又得尽量克制挣扎着，不能显得太陶醉，着实有些累人。

“别再问了，到底是哪一间？”他干脆抱起她，顶着她的鼻子半强迫地问道。

“不告诉我干什么，本人拒绝合作。”她安稳地躺在他怀里，老神在在的研究着指甲。

“从今天开回始，你搬到我那儿去。”他意志坚定地抱着她往外走。反正

衣服可以再买，东西他可以派人来拿，纪莎蓝和他们的小孩一定得住在他看得到、照顾得到的地方，他才会安心。“我们结婚。”

“轰隆！”一记青天霹雳当场炸空纪莎蓝的脑袋，她愣住了，这一愣直愣到了“雷霆居”，愣进了阙尚火的别墅裏。

## 第七章

“不，别说了，我绝对不会同意的。”纪莎蓝跷高脚啃着水果，悠悠哉哉地看着卡通片，意志坚定地反驳。

“我也绝对不会让我的孩子当私生子。”阙尚火弯着身子四处收拾它的杰作，“还有，你到底懂不懂‘物归原处’的道理？”

“地板对我而言就是原处啊！”她向后瞥了一眼，不断地摇头看着那个过分勤劳的男

“纪莎蓝，你是不是女人啊？这么猎逼。”连内衣都乱丢，这里是客厅咄！

“抱歉，本姑娘一向是五天一小扫，半个月一大扫，你若不能习惯，我也“莫法度”了。”嗯，这柳丁好酸。“喂，柳丁太酸了，木瓜不甜，我想喝牛奶。”

他将手上的一堆衣服甩在她旁边，“你认为我必须为你做牛做马？”他克制的微腿起眼睛，表情阴郁而危险。

她展露笑颜，无辜地揪着他笑，“应该的。”

“为什么？”她的笑容让他生不起气来，只好大力地跌坐在她身边，手痒的自动折起衣服来了。

“因为是你强迫我搬来和你住的，可不是我要求你的，”她挑起内衣，不好意思让他

“要不是你固执地不嫁给我，我绝不会使出这种手段的。”想起那天他扛她回来，她坚决不嫁给他，只愿意同居的倔强模样，他胸中的怒火就控制不住地往上扬。

“小声点，胎教很重要的，我可不想我的心宝贝一出生就骂脏话。”纪莎蓝不高兴地挖起木瓜塞进他的嘴里，堵住他。

阙尚火硬吞下木瓜后，一瞬也不瞬地瞪着她，“你为什么不嫁给我？是不是因为那两个人的关系？”他心里头酸酸的，好难过。

“你因为小孩才勉强娶我，我为什么要作践自己？”她火大地一口气塞进半颗柳丁，差点噎死。

“该死的，你能不能小心点？”阙尚火心急地拍着她的背，帮她顺气。

纪莎蓝乘机抓着他的手，撒娇道：“我要喝牛奶，人家说多喝牛奶可以让小宝宝皮肤白白嫩嫩。”她知道只要一抬出小孩做借口，就没有要不到的东西。

“真的？”他狐疑地起身往厨房走，不知道自己干嘛每次都被她耍得团团转，而且还乐在其中。“你要搞清楚，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肚子裏的我的小孩。”

哼，她早就知道了。“我肚子裏的你的小孩告诉我说，你再多话，它就

渴死了。”她跪在椅子上，趴在椅背看他熟练地冲牛奶，“阙尚火，你怎么向我哥解释我搬到你这儿住的原因？”她一直很好奇，可是太忙着适应新环境，一直没时间去问、也忘了要问了。

“你哥那么单纯的人还不好骗啊。”他随口答着。

“对啦！我哥是笨啦，哪有你这么滑溜、世故、好色、火爆、笨蛋……”该死的，不知不觉又想起陶芯了，好心情一下子跌落万丈深渊。

“喂，够了没？别得寸进尺了。”走出厨房，他将泡好的牛奶放在桌上，“快喝。”

“不要。”纪莎蓝闹别扭地趴在椅背上。

“纪莎蓝……”他低哮，“别惹我发火。”

“好，我不惹你发火，我搬回去好了。”她使性子滑下椅子，却被他生气的按着，“别以为你怀孕我就能任你胡作非为，不敢打你，快喝。”她的脾气怎么越来越像小孩子？阙尚火在心里直叹气。

“你必须回答我一个问题，我才要喝。”纪莎蓝十分倔强。

“说吧！”碰上她这极“誓达目的”的表情，再怎么顽固的人也得乖乖投降了，更何况她现在有孕在身，还是多让她一点好了。若不是因为这点，他怎么能让步，答应先什么鬼同居的？

“你和陶芯怎么样了？”他要是敢在和她同居的期间和别的女人窃断丝连的话，她一定不轻饶他。

“什么怎么样了？”他听不懂她的意思，不过对她不快的模样倒是挺感兴趣。她在嫉妒吗？

“就是还有没有和她上床？”白痴，非得说这么白才听得懂吗？

阙尚火竟然抚掌大笑。纪莎蓝气得拿起椅垫紧紧地蒙住他的头，看能不能闷死他。

“你在干什么？”他推开垫子，反身将她压在身下，“想谋杀孩子的爸爸啊！”

“放心，有很多人等着这个肥缺，你尽管安心地去吧！”她困难地转过身，背向着他生闷气。“你去找你的陶芯好了。”

“我们早就分了。”他安慰似地搂着她。

“骗人！”她意思意思地挣扎着，“她明明很喜欢你，怎么可能分手？”

“你又知道她喜欢我了？”爱恋地搬着她的发丝，他轻轻扳回她的身子，面对他。

因为我感觉得出来，只因我也是。她在心里回答着，并深深地凝望他，两人将时间冻结在彼此的眼眸中，谁也不愿先移开视线。最后还是阙尚火忆及她的身体已非平常人，才痛苦地抑制住勃发的欲望，缓缓挪开身子，并拉起她。

“牛奶快凉了，快喝掉，”他把牛奶塞给他，并紧迫盯人地逼她灌下。

她垂下眼睑慢慢喝着牛奶，心情雀跃万分，“阙尚火，你……喜不喜欢她？”

“你的问题怎么这么多？”他起身继续打扫房子、樟灰尘。

“到底喜不喜欢？”纪莎蓝的口气变硬，逃避意味着心里有鬼。

“啰唆！”他拾级而上，懒得理她，“东西不要再乱丢了，乖乖坐在那里不要乱跑、乱跳，我在三楼的收藏室打包东西，有事打内线给我。”

“喂，你还没回答我。”她急忙喝完牛奶，追着他上楼了。阙尚火见她横

冲直撞地跳上楼，再也忍不住地喊了起来，“我叫你不要跑、不要跳，你故意气我的是不是一”

“呜……”她竟然哭了起来，“我就知道你的目的只想要小孩，根本一点也不关心我。”她泪眼模糊地跟跄了一下，吓得他脸色发白，火速回身搂住她，制止她再妄动。这种情形再多来个几次，他马上就得到阎王殿报到了。

“你以前不是这么爱哭的，是不是女人一怀孕都会变得这么不可理喻？”反正都已经发火了，再加咆哮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对哦！我也觉得自己越来越爱哭了……”她抬起梨花带泪的凄美脸庞，一面抽泣，一面附和道。

阙尚火啼笑皆非地搂着她安慰道：“好啦！心情不好哭一哭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怀孕的人大概都是这副德行，我认了。”

他到底是在安慰她，还是在损她啊？真笨拙。她破涕为笑，“情绪化是我的事，你别以偏概全了。”她伸张正义。

“矛盾的女人。”他拉着她打开收藏室，警扭地询问：“要不要和我一起打包骨董？”有她这个样子，他实在不放心让她一个人待在客厅，可是展览在即，再不将这些骨董打包送到香港就来不及了。

“我可以吗？”她沾着泪水的眼睛一亮，如获至宝。

“你可以帮我封箱。”他的话气告诉她，除了这项，其余免谈。

“好……吧！”有总比没有好。

这些天她不是吃就是睡，想动手清理一下他那杂乱的房间，他不准：想将地板打蜡，他怕她会滑倒；想出去逛逛，他又嫌人多，空气品质不佳，这也不行、那又不可，身体再健康的人也会给气出病来，更何况这种生活不过开始三天而已，她就觉得自己快变成混吃等死的废物了。

“别这么不情愿，等我忙完香港的事后，再带你四处走走。”他将她安置在明朝骨董椅上，探着身子拿出架子最上层的八仙过海玉盘给她，“你先研究这个玉盘，我要先整理，下，没事别乱动。”说完，他就轻巧地钻进有如迷宫般的木架堆里，不见踪迹了。

这间怎么全是架子？她对骨董没啥兴趣，倒是奇形怪状的架子来得有兴趣些。“放心，孩子重要嘛，我会很小心、很小心顾好你的小宝贝，不会跌倒的。”她翻着白眼，无聊地行苦仁盘。

“我是怕你不小心弄倒了我屋子裏的古玩。”他不知从哪裏泼出一盆冷水，浇熄了纪莎蓝的自以为是。“孩子可以再生，这些价值连城的骨董可是千年难寻。”

孩子比不上骨董？她恨恨地搜寻着他，破口大骂：“阙尚火，你什么态度，竟然看不起我的宝贝，它才是独一无二、世上少有、价值连城的……”

“嘿，纪小姐，我家老板呢？”欧阳谷带着如春风般的笑脸探进头来，只看到坐在门边的纪莎蓝气愤难平地对着裏面开骂，却不见那个被骂的人。

“死了啦！”她站起来，忿忿地将手中的玉盘塞给他，又回头朝里面喊着：“我要出去走走，再、见！”

待阙尚火左闪右躲、十分紧张地跑出来时，她已经不见人影了。

“你不会拦住她啊？”他朝欧阳谷开炮。

我真衰！欧阳谷呆呆地自怜着，手裏拿着玉盘，汗洛烤地百担心他老婆守寡在即了，

“这批骨董我会亲自监督送达，你什么时候到？”欧阳谷腰酸背痛地问

着频看手表的阙尚火。

阙尚火对于自己的骨董非常重视，他留将收藏的古玩公开展览过，对于骨董打包、运送等苦力工作，也总是亲自出马，不假他手。据以前展览的经验研判，欧阳谷保证这次他一定会全程跟监、保护，只因这次是黑家首次举办国际性的珠宝个展，他身为“青焰门”重要的高级幕僚，没有不到之理：再则，也因为他这次几乎将所有的宝贝都拿出来展览，苦不亲自坐镇，盯着他的宝贝，阙尚火恐怕会寝食难安。

“不知道。”他心神不宁地起身走到窗户边，掀起窗帘看着天空。纪莎蓝搞什么鬼？已经六点了，还不回来？

头一次看阙尚火处在他的骨董中焦躁不安。他不是向来着迷于他的骨董，百说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东西比得上他的收藏了吗？怎么纪莎蓝一出去，他就每三分钟看一次表、五分钟站起来往外探？

““希望之光”听说也参展了。”欧阳谷诱道。阙尚火一向对那颗稀世的蓝宝石很感兴趣，却始终无缘目睹，这次黑家肯把他们的传家之宝拿出来展览，最高兴的人除了那些国际大盗外，就属他了，如果他再漠不关心，就表示……嘿嘿……恋爱了。

“是吗？”她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好了，老实招出来吧！”他走到尚火身边，很奸诈地笑着。

到目前为止，知道纪莎蓝已经搬进这间屋子，并怀有阙尚火小孩这件事，“青焰门”中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没办法，他这阵子为了展览的事频往这裏跑，感觉又特别敏锐，想不知道这件事还真难。不过，阙尚火也不会让他平白知道这件事，他可是勒着它的脖子三申五令地恐吓他“惜言”的重要性，他才硬将追个大大的秘密全存在心裏，憋得难过极了。“少烦了，打包完，你可以滚回去了。”阙尚火烦躁地绑下窗帘，踱到椅子边坐上扶手。

欧阳谷清了清喉咙，“嗯，不知道是谁警告我不得坐他宝贝椅子的扶手，说这样容易坐壤的？”阙尚火不是不喜欢和人同住一室吗？他记得陶芯一百盼望能搬进他的屋子已多时，都被他冷峻地拒绝了，原因一律是怕和别人合不来，不管这人和他有多亲密都一样。阙尚火若不是刚好生为他妹妹，他们的父母又早逝，他有义务照顾她，阙尚火是绝不会让别人搬进他的房子和他同住的，他甚至于没有结婚的打算。

所以，这次他威胁纪莎蓝结婚不成，退而求其次地接受她的条件同居，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你嘴巴不想歪吧？”他阴阴地拉长脸。

“不想，绝对不想，我脸上最好看的器官就是嘴巴了，你可别打歪主意。”他皮度地笑阙尚火推着他往外走，决定出去找她，再坐着发愁，他会受不了的。“决定行动了？”欧阳谷笑得得意。“多嘴。”阙尚火一把挥开他那恶心的笑脸，骂着。“啊！我的脖子。”他一声惨叫。

纪莎蓝一觉醒来，想下楼找她哥哥问清楚阙尚火是怎么搪塞他的，却见楼下那个熊眼睁得好大、双手环胸、脚踏三七步、站在楼梯口、摆出一副今天不问个水落石出不罢休架式的姊姊，歪着嘴、扭着手、满脸不悦地等她下楼。

“哥，你怎么可以出卖我？”贴在栏杆上，望而却步的纪莎蓝，生气地吼着缩在沙发里伪装看书的纪浪平。

“下来。”太好了，不用她上去拎她了，纪莎紫阴狠她笑着。“别以为骂

浪平就可以逃过一劫，我们之间有很多地方得厘清，你给我下来。”

“姊，你今天怎么有空，猪猪和姊夫呢？”她拖延着时间。

“在家里，我不想让女儿看到她妈妈使用暴力。”纪莎紫脸色益发难看。

暴力？这是不是在暗示她的大限已到？纪莎蓝无奈地步下楼梯，不解地有着大发脾气的姊姊。

“你到底在气什么嘛？”眼见姊姊就要用拥抱来闷死她了，她眼明手快地闪到一边，有惊无险的抚着小腹，庆幸自己逃得快。

纪莎紫顺着她无意识的动作，有着她已经十分明显的肚子。“我的天啊！你真的怀孕

纪莎蓝闻言，不悦地皱了皱鼻子，“这么说，你早就知道这件事了？”

“你怀孕了，”她大叫，“又不肯嫁给阙尚火，居然跟人家时兴什么同居！”说着又要扑向她。

一边闪躲她的攻击，纪莎蓝一面愤怒地瞪着过分用功的哥哥，“哥，阙尚火到底怎么告诉你的？”

纪浪平期期艾艾地放下书本，看着追来跑去的姊妹互叹气，“就像姊说的那样而已。”

“人家要娶你，你要性格不嫁，你想败坏我们家的门风是不是？”

“我只是……哇……”被抓到了，纪莎蓝惨叫一声，顺势泄恨地撞进她哥哥的身边，用他当挡箭牌，“哥，祸是你闯出来的，快叫姊息怒啦！”

“姊，你不要冲动，民主点，大家坐下来谈。”纪浪平同情弱势，虽然他已经抖得知秋风中摇摇欲坠的枯叶了，却仍勇敢地挡着妹妹。

“对，现在是民主时代，动口比动手来得文明，况且我和他只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并不同床，你别担心啦！”

“你给我闭上鸟嘴。”纪莎紫喘呼呼地生了下来，将弟弟夹在地们中间，“把关尚火给我叫来。”

“干嘛？”纪莎蓝将头探田纪浪平的肩膀。

“把事情解决啊！你得给我乖乖地嫁给他，别想玩把戏。如有必要我会将爸妈叫回来，到时候场面可是不太好看。”她抽出面纸拭汗，壮硕的身体因不堪运动过度而呈现瘫痪状态。

“姊，别再生气了，你也真是的，小蓝肚子裹还有个小孩，你竟然猛追着她打。”他接到纪莎蓝用指甲猛戳他背的暗号后，不得不端超大男人的架子护卫她了。

“浪平，你这哥哥是怎么当的？妹妹的肚子已经那么大了，竟然还要外人来告诉你她怀孕的事，你到底有没有关心她？成天只知道读书、上课，除了读书外，你还会什么？”她连他一起骂进来。

“sT0p！姊，哥很疼我、关心我、爱我，他对我已经够好了。他白天读书，闲暇之余还得在补习班兼差，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除了K书、教书以外，就没有别的嗜好了，而且他本来就不太注意周遭的事，你怎能怪他？”洋洋洒洒说了一大古X丫，这话听起来似褒，实际上却是贬的成分居多，难怪纪浪平要汗颜了。

“你的意思就是怕反应迟钝，是个蛀书虫、书呆子……”纪莎紫连珠炮似地百数落着。

现在是怎么回事？怎会变成批判他性格的斗争大会了？纪浪平被突然逆转的情势给搞得迷迷糊糊。

纪莎蓝嘴一抿，忽然趴在纪浪平越垂越低的肩上哈哈大笑：纪莎紫看他一副自认倒霉的样子，忍不住也跟着扑迹笑了出来。只看见那可怜的纪浪平，背负着一堆沉重的骂名，头几乎垂到地上了，

“哥，你好可怜，每次当中间人都会落得裹外不是人。”纪莎蓝笑出了泪水，一娃拍着它的背。

“你啊！就会整他。”纪莎紫笑着斥责她。

叮咚！

“门铃声，我去开门好了。”纪浪平无奈地瞥了她俩一眼，很高兴听到门铃响起，终于有人救他跳离苦海了。

“你别以为笑一笑就可以当什么事都没发生啊！”纪莎紫脸色一凛，缓缓地接近“顿失依靠”的妹妹，眼睛贼贼地腿成一条线，拳头高高举起，就要实施“爱的教育”了。

“哇！”纪莎蓝身子不断后倾，直觉地抬起手抵抗。

刚进门的阙尚火心惊胆跳地看着椅子上那一幕。他看到一个庞然大物就要压死纪莎蓝了，而她却只能闭着眼睛，抬起手缩在沙发里“坐以待毙”。

“住手！”情急之下，他不得不以声音取胜。

“这里交给你了。”纪浪平逮到机会溜上楼了。

依旧是带着熊熊烈火，他行经之处必会留下烧灼后的焦痕，谁敢冒死接近他或亵渎他，小心引火自焚。

多年前见到他第二面时，纪莎紫曾有这种错觉；多年后的今天，这种感觉更加强了。

“你来得正好，快点！这个女人要谋杀你孩子的妈妈。”纪莎蓝趁她发呆的时候，快速窜到他身边，换个更有看头的挡箭牌。

“你跑出来这么久，不会打电话告诉我一声吗？”害他整天提心吊胆。

纪莎紫本来正想重新端起大姊的架式等待开战的，可是经他这么行破天惊的一吼，大快她意，于是她决定支持阙尚火，并且先坐下来泡壶茶、看好戏。

“我去哪裏要你管！”他不但不帮她，还吼她。“你不是说你那什么宝贝鬼骨董比我的小孩还重要？”

“我只是在开玩笑而已，你听不出来吗？”他脸红耳赤地叫着，做人页失败，连开玩笑人家都听不出来，难怪小舞说他少了条幽默神经。

“你开玩笑……”她的吼声突然降了不少音阶，“你真的是在开玩笑？”

“废话。”他老羞成怒。

“妹妹啊！这就不是为姊的要待外人说话了，你也其是的，连个玩笑话都经不起，真是丢咱们家的脸。”冷不防地，纪莎紫装模作样地凑上一脚。

“姊，你不知道，他从没开过玩笑，成天只会骂人，把我贬得比母猪还不如，而且他只是为了小孩才很勉强说要娶我，你说，任何一个有自尊的女性怎么会这么作践自己？”她不甚愉悦地捶他一拳出气。

“阙尚火，这你就太过分了，再怎么我家莎蓝长得也不差，比上或许不足，比下却绝对有余，你竟然把她比成猪！实在太过分了！”她马上倒戈。

看这封旗鼓相当的情侣吵架，非常爽快！纪莎紫露出浅浅的笑容。

“听见没？过分！”纪莎蓝冷冷地丢给他一个胜利的笑容。

阙尚火不为所动的瞪着她，眼里的火炬马上盖过她的冰冷，“下次再逾时不回，我就拿链子锁住你。”

“逾时？”什么时候地出门必须担心太晚回家的？好象自从高中毕业以后就没有了嘛！

“请问一下，你所说的“时”是几时？”

“下午三点以前就得回家。”他专制地回答，“而且以后出去必须向我报备。”

所谓一物克一物，大概就是这样吧！纪莎紫掩着嘴偷偷笑着。看来它的担心是多余的，阙尚火绝对不会容许他的小孩变成私生子的，他大有主见，绝不会被莎蓝牵着鼻子走，也只有他那臭脾气才能压得住倔强的莎蓝吧！

“三点？你当我还在读幼儿园啊！”说出去不笑死人才怪。

“我还没说完，以后出去一定要有人陪。”他脸色不变地说完，纪莎紫已经笑成一团“阙、尚、火。”声音这么无力，他敛起浓眉。“吃饭了没？”“我不饿。”她气得脑筋差点“短路”。“现在已经七点半了，你竟然还没吃晚餐？”他紧张地拖着她往外走。

纪莎蓝奋力想挣脱他的手，却徒劳无功。“我说过我不饿。”

“我的孩子会饿。”他干脆抱起她。

纪莎紫一看，又是一阵大笑。她捧着肚子挥挥面纸，目送吵闹不休的小两口离开口阙尚火真是个……不懂得转弯的大笨蛋，她笑倒在椅子上，相当同情妹妹选了个笨拙、不知甜言蜜语为何物的情人，也不再担心妹妹的终身大事了。

反正阙尚火自会想办法让莎蓝嫁给他，他的意志力强得惊人。

“你什么时候去香港？”纪莎蓝踱进阙尚火的书房里，百般无聊地看他在打计算机。

“问这个干嘛？”他头也没抬地把这次运去展览的古玩数据传送到香港。

“无聊行不行？”她倒在椅子上，千举得高高的，有点惭愧地想起楼上未完工的房间，“阙尚火……”

“又干嘛了？”他心烦意乱地敲着键盘，不知她的问题怎会多如牛毛。

“我想把你的房间完成。”她柔柔地看着计算机的后壳。

“也好。”他答应得出乎意料的明快。

“镜子呢？”好极了，有事做了。

“甭想！”他突然停下手边的工作，猛地斜着身子瞪她，“还穿牛仔裤，昨天帮你买的那些孕妇装呢？”

“才五个月嘛！反正我的裤子都是松松垮垮的，也可以当孕妇装穿啊！”他啊！真是全能的“家庭主夫”，不但家事样样包，连采买的工作也非常在行，如果脾气再好一点的话，对地而言，他就是完美无缺的男人了。

“穿孕妇装比较舒服，上去换。”他淡淡地说着，话里掺了一些“柔情”调味料。

“等一下再换，反正怀孕的日子还长得很。倒是我说的事，你考虑考虑啦！”她的火气真的快被他给磨平了。唉，纪莎蓝，你终究是逃不开他粗鲁、略嫌笨拙的情感里了，就不知道这个笨瓜何时才会懂她的心？

“你为什么坚持在我的房间裏装镜子？”他有丝奇怪地揪着她。

“你又为什么不肯在房间裏装镜子？”她轻轻地揉着微肿的脚踝，反问。

“脚又酸了吗？”他站起来移到她对面的椅子坐下，“把脚伸直。”

纪莎蓝乐得伸直脚让他按摩。“你真的没学过按摩吗？”每天晚上他都会例行性地帮她按摩双脚，帮助她入眠。唉！为了肚子裏的小宝宝，她可真

受罪。

阙尚火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股想拥她入怀的冲动，自从和她一起生活以来，他宁静、怡然自得的生活就彻底被破坏了。她不变干净、东西随地乱丢、喜欢和他顶嘴、动不动就流泪

：他随便都能举出一大堆她不适合他的原因。他一向喜欢一个人生活的，无忧无虑又自在，从不觉得与人分享的重要性，也不觉得他的日子过得有多平淡，直到她搬进来了。

她脾气不好常惹他生气，可是她一不在，怎么屋子就会突然变得好静？没她吵，日子就变得好单调、乏味，以前他认为理所当然的宁静，早已变得让人无法适应。

“喂，我真的好无聊，不然你带我一起去香港好不好？”纪莎蓝轻声地要求道，不想他撇下她到香港去，她突然害怕孤独了，都怪他整天跟前跟后。

“你是小孩子吗？”他根本不打算去香港，也放不下心让她一个人待在台湾，更不想带她去香港。

“你是不是怕小舞他们知道你和我的事？”她心情变差，鸡蛋里挑骨头。

“是谁威胁我，不准我把我们的事说出去的？”他抓回她赌气缩回去的脚，轻轻地捏“不让我去可以，我要完成你的房间，按原设计图。”她开始拗了他为什么要忍受它的无理取闹？阙尚火寒着脸，“不准闹了。”“我如果一定要完成呢？”“只要你有镜子。”他的意思是：他又会故计重施地砸掉镜子吗？“我要求分居。”她愤然道。“纪莎蓝，不准再开了。”他不要听到这种话。“我要求分居。”她撇开脸，气得不愿看他。“莎蓝……”阙尚火拿她没辙，可是又不愿妥协，只得搂过她轻声细语：“不要生气了，你的小宝贝在抗议了。”他拉着她的手贴在肚皮上。

“真的咄！”纪莎蓝顿时眉飞色舞、笑逐颜开，她偶进阙尚火的怀里，低柔地笑着。

真容易满足，他不晓得原来纪莎蓝是这么可爱的女人，阙尚火轻轻地吻着她的头发，陪她一起享受为人父、人母的快乐。

过了好半晌，纪莎蓝才又启口，“那么，我可以完成你的房子了吗？”

“只要你肯妥协。”他淡淡地笑着，她的固执可不是开玩笑的。

“好，只要你告诉我为什么这么讨厌镜子，我就再做考虑。”她能退让的就只到这里了，接不接受在他。

“别欺人太甚了。”女人宠不得。阙尚火皱着眉头，不悦地想着。

“我欺负你？”她推开他，不可思议地看着他的脸。“我不过要你解释一下，就变成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啦？”

“纪莎蓝，你说够了没？如果够了，请滚！”难得一次阙尚火没有用尽生命般地咆哮，可是他那张阴沉沉的花岗岩脸却比大吼大叫时黑上百倍。

“滚就滚！你以为我没有装潢你的房子就会饿死吗？错了！若不是拜你那著名的火爆、蛮不讲理的脾气之赐，全台湾没有一个设计师敢接你的CASE，小舞又何需拉下身段千求万托，整整一个礼拜跟监，缠得我精神衰弱，胡裏胡涂地败在她的哀求下，陷入万劫不复的苦难中？若我不接这CASE，这会儿不知道欢天喜地地完成几件优秀、得意的作品了，又何需在这里浪费我的生命，为了一面镜子和你拚死拚活地争了一个多月？”

纪莎蓝抑扬顿挫地嚷完后，好虚弱地吞着口水，一面跳了起来。“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是只自大的猪！”惊天动地地吼完，她毫不迟疑地转身离

开了，管他是不是气疯了，管他脸色晦暗、面孔狰狞、嘴巴扭曲，一副撒旦附身的恐怖样子。

“纪莎蓝！”阙尚火气得忘了双脚还有追人的功用，只是火冒三丈地伫立在原地，面红耳赤地吼着。

她敢把他贬得一文不值，竟敢把他说得像遗害人间的祸首！

过了一会儿，阙尚火追了出来，占着脚长的优势在楼梯口抓住了她，“你又要去哪里了？”

纪莎蓝使出吃奶的气力推开他，气冲冲地冲下楼直往外跑，由于跑得太快、太激动，没注意到路面不平坦，突然摔了一大跤。

“莎蓝！”随后追至的阙尚火狂吼了一声，急忙蹲在她身边，心如刀割地抱起她，“你没……没事吧！我马……马上带你去医院。”他方寸大乱，一下子忘了停车场的方向，直往路的尽头冲。

“不必了。”她好自责地瞪着他苍白如雪的脸，他吓坏了。“我没事。”她挤出笑容，试图安抚狂乱不安的他。

“不要再逞强了，”他心乱如麻地往外冲，直诅咒起院子的广阔来了……

“该死的，你跑这么快做什么？”他心疼地低语，褪去往日的火爆，仅剩无限的懊悔。

见他自责不已，纪莎蓝轻柔地笑了，“是你赶我走的，我不想让你说我耍赖嘛！”

“我……我有口无心，你不必把我的话当真啊！”他急着解释。

“是吗？你的表情好骇人，也很正经呢！”随着他剧烈地跑着，她的胃不舒服地抽痛起来。“故我下来，我没事。”她拍拍他，要他稍安勿躁。

“你肚子痛？”阙尚火见她捧着肚子，吓得脸上严重失血，苍白得像鬼，不敢稍停，只恨不能飞。

“我真的没事，别神经兮兮了，快放我下来，我想在这里坐一下。”她瞧着透着光线的林荫大道，满地银杏，秋风送爽。真快，她记得第一天来帮阙尚火装潢就是被他去在这里，呆坐了两个小时，想起那时的耐力，纪莎蓝不觉好笑起来。“火，放我下来，你再继续这么跑，我就要吐了。”她柔柔地探着四周，大口大口地吸着渗着泥土味的空气，人也跟着鲜活了不少。

“嘎？”阙尚火停住了脚步，不敢相信他所听到的。

同居一个多月来，她不是唤他白痴就是笨蛋，心情好时也只会连名带姓地叫他，且多半是带着挑衅的口吻，这是她第一次这么叫他，不带一丝火气或怒意，甚至有种情人般的亲密和温柔。阙尚火不晓得自己在高兴、感动个什么劲，叫他“火”的大有人在，他的兄弟、小舞，甚至全“青焰门”人、及曾和他交往密切的陶苾都这么叫他，他也从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值得兴奋的地方，大概是麻木了吧！

纪莎蓝不过随口一叫，他为何莫名其妙地感动万分，甚至想狠狠地吻她、爱她一番呢？

“我没事，对不起，让你担心了。”见他凝神不语，她又歉然了。“你别吓我了，说话啊！”

他慢慢、好珍惜地放下她，在她还没站定时便狠狠地搂住她。阙尚火无法解释内心的激动为何，只知道他这辈子非这个女人不娶了。

惊吓过度吗？纪莎蓝回搂他时，内心充满了自责。

## 第八章

结果，经过摔跤事件吓掉了阙尚火半条命后，他大彻大悟，终于让步同意纪莎蓝装修房子，面子问题究竟抵不过纪莎蓝对他的重要。

纪莎蓝可为自己好不容易抗争得来的机会雀跃不已，成天笑呵呵的，见到阙尚火不是搂就是抱，完完全全洗去了对他的不满，痛改前非，决心与他和平共处，共享两人新世界。

完成了！她喜孜孜地看着阙尚火将近二十坪的房间，以黑白色调为主，再加上原木地板作调和，尽量舍去赘饰，加大空间感，将以前放在他房里的古玉瓶及字画保留一部分，其余全挪进了它的收藏室里，并把他钟爱的那套玫瑰木家具重新上漆、打光后放了进来。虽然她不喜欢这套应该作古的家具，但这是阙尚火的房间，她应该保留它的风格、他的品味，不该一味地抹煞了。

由于太久没活动筋骨，再加上期待太多，为求表现，也为了证明她的才华，她可是事必躬亲，简直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呵呵，最让她满意的就是壁橱那几扇活动门，等会儿阙尚火回来，可要大吃一惊了。

纪莎蓝拉着活动木门移来移去，乐极了。

“纪小姐，有位于启先生找你。”守卫呼叫内线等待指示。

“请他进来，谢谢。”她按下键说道。

他总算知道了！就知道瞒不了他和央晨多久。唉！反正他们早晚会知道的，面对现实吧！今天是个阳光普照、万事足的好日子，正好适合谈心。

她挺着肚子慢慢地走到一楼，到厨房里找吃的东西准备招待客人。打开冰箱一看，果然是满满一堆食物，她好笑地轻叹口气，阙尚火怕她会饿死啊！买这么一大堆东西，一个月也吃不完。

她挑出蜜饯和水果，打开门，安稳地坐在客厅裏啃瓜子等客人。

于启脸色晦暗地站在门口好一会儿，观察着穿浅绿色孕妇装、益发美丽动人、看来似乎被照顾得很好的纪莎蓝。

“为什么搬到这里和他同居？”他冷冷地出声。

纪莎蓝听到声音，转过头本想和他打屁，却见到他一脸寒霜，不由得感到错愕。阿启怎么了？怎么一副兴师问罪的模样？

“你不是很讨厌他，不想告诉他小孩的事，还说要和我们一起照显小孩的，你忘了吗？”于启走近她，咬牙切齿地瞪着她。

“阿启，你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好象她犯了滔天大罪似的。

看她脸色渐渐泛青，于启恍然发现自己的失态，他面色一整，生进她身边伸手想搂她，却被她畏惧地躲开了。他脸一抽，立刻低声下气地陪罪，“莎蓝，对不起，我只是太担心你，又发现你突然搬进这里，也不通知我和央晨一声，所以……”

原来如此。她释怀她假造他的怀抱里，不好意思地笑笑，“对不起，事情发生得太突然，那天的情形你也知道，后来阙尚火强迫我嫁他，我不愿意，他就……”

“他就逼你就范。”他眼露凶光，表情阴沉。

“不是！你说得真难听，我虽然住在这里，可是我们却不同房，他很尊

重我的，你别冤枉他了。”她仰起头不悦地责备他。

于启及时收起阴沉的表情，露出大男孩似的开朗笑容，“哇！住不到一个月就帮他说话了。”

“他是孩子的爸爸，总不能在我宝贝的面前数落爸爸的不是吧！”纪莎蓝一点都没发现于启忽晴忽雨的变化，只顾着为阙尚火辩白。

“你爱他？”他心痛地质问道。

“我……好象是咄！”她纳纳地呆愣了会儿，才回答他。

“为什么？”他喊。

“什么为什么？事情就是发生了。”纪莎蓝以为于启和她开着玩，“反正近水楼台，再加上日久生情，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莎蓝，”于启摇着她，“你不是说阙尚火脾气不好，怪僻又多，你很讨厌他吗？”他拚命回忆她以前说过的话。

“阿启，他是不是得罪过你啊？还是你们有过什么深仇大恨？我看你好象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断。”他真的不太对劲，会是和央晨的感情起波澜了吗？

“没有。”

“好啦！别这样了，我都能接纳他了，你又何必这么痛恨他？”她逗着，“再说，我一向嘴快，说是这样说，其实我哪会真正去讨厌过谁，你没听说过‘憎恨是件死东西’吗？我才不想当坟墓呢！”

“可是……”它的心情无法轻松，无法在付出这么多后又失去一切，这样他会崩溃的。

“别可是了，今天留下来吃晚餐，阙尚火到公司去处理一些事情，很快就回来了。”她热切地盯着他，不容许他拒绝。

“你要做什么？”肴她快活的辛稿样，他心痛如绞。

“洗米煮饭啊！”她牵着他到厨房。

“阙尚火虐待你。”他抢过她手上的杯子，接下洗米的工作。

纪莎蓝火大地将工作抢了回来，“他没虐待我，这是我叫他教我的，也是木人少数几项被容许的工作之一，请别剥夺了我的乐趣。”

为什么她一提到他，眼神就会特别亮，脸上表情特别的柔和，全身笼罩着一股温柔、平和的光彩，显得幸福洋溢？她知不知道她这个样子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

“眼睛闭上，我要冲水了。”阙尚火抓过莲蓬头，帮她冲着头发。

纪莎蓝忍住笑，舒服地枕在他腿上，享受他笨拙的洗发方式。

“其实我可以自己洗的，你真多心。”她很喜欢阙尚火帮她洗头发、吹整头发，这让她有种被疼爱的感觉。“你每次帮我洗头发，都不把长裤脱掉换短裤，你怕什么？你的身体我又不是没看过。”

她话不惊人誓不休的，阙尚火摇着头，双手忙碌得很。

“听说珠宝展在下星期一举行，你不去行吗？”她有丝担忧。

“你越来越有欧巴桑的架式了。”他拿出洗发精，又倒了一堆在她头发上，轻轻地揉搓，且到泡泡越来越多。

“嫌我啰唆了。”她伸手拿起枚子，舀了满满的水泼他。

他闪躲不及，被淋个正着，整个人从头开始滴着水，滴得纪莎蓝满脸都是。

“这就是自作孽不可活。”阙尚火看她狼狈的样子，不禁哈哈大笑。纪莎蓝也觉得颇有道理，两人笑成了一堆。

“明天我带你去大安公园走走。”这几天她忙着整理他的房间，他乘机去公司处理几件大宗的投资案，两人相处的时间好象一下子少了许多，他变得有些不习惯。

“去大安公园，我不如待在这裹算了。”她微微地睁开一只眼睛，朝上方的人扮鬼脸。

“你的意见买多。”他摇头叹气。“不然你想去哪裹？”

“是不是哪里都可以？”她兴奋地揪着他。

“当然不是。”他帮她冲最后一次水。

就知道他会这么回答，纪莎蓝好泄气。阙尚火见她不说话也不想先开口，免得她造次。

“你就不会让我一下吗？”真是的，相处这么久了，还是学不会体贴。

“不行，你宠不得。”他拿起毛巾，包住她的头，推她起来。

“我宠不得？”话非得说得这么明吗？这家伙真笨。

“快洗澡，免得等下着凉了。”他帮她放好水后，就坐在马桶上看起书来了。

纪莎蓝没想到他的转变比她还快，似乎一下子变沉稳了，她好奇地坐在浴缸边缘研究他，盯着他瞧，直到阙尚火恼火地抬起脸回瞪她为止。

“叫你快洗澡，你还在磨跃些什么？”

“我发现你越来越有爸爸的味道了。”她笑咪咪的说。

“再多话，我就动手帮你洗了。”他作势放下书，就要站起来付诸实行。

“纪莎蓝虽大胆，却没豪放到让他帮忙洗澡的地步，所以她赶紧站起来，跳进浴缸裹，拉过折叠式屏风，将他隔在外头后，才安心地脱衣服泡澡。

“你觉不觉得阿启今晚闷闷不乐？”纪莎蓝在屏风后忧心忡忡地问着阙尚火。

非常注意她动静的阙尚火，听她这么一问可火大了。“你和于启及那个倪央晨到底有多亲密？”于启在用餐时的确非常气愤，而且整个人阴沉沉的，似乎心事重重，看他的眼神纽看仇人，仿佛他抢了他心爱的女人。警铃瞬间在阙尚火脑海里响起，于启和莎蓝的关系到底有多深？

“嗯？……很要好吧！我们三个人常睡在一起、玩在一起、抱在一起……”她恶作剧地笑

咱！阙尚火已经推开屏风站在她眼前，火冒三丈。“他们是你的……爱人？”

纪莎蓝将身子埋进泡沫中，只留半个头瞪他，“阙尚火，我在洗澡啊，你懂不懂礼貌啊？”

“我管你什么鬼礼貌，到底是不是？”

啧，刚才才在赞他沉稳许多，现在就……真差劲。

“不是，他们只是我的好朋友而已。”她堆起泡沫涂在他衣服上，以示报复。

“我不相倍。”他们明明很关心她，那种关心绝对超越平常的友谊。“我看得出来……：他们爱你。”他痛苦地说出他的发现。

他的声音好象包含一点点痛苦呢！纪莎蓝讶异地轻轻拉他蹲下，平视他的眼眸，“他们当然爱我，不过他们更爱彼此。”

他睁大了眼睛，她的意思是……

“对，正因为他们的感情被道德规范所束缚，也不为大家所祝福，所以

他们爱得很辛苦。我无法背弃他们，因为我……”她不知道要不要告诉他那件往事，也不晓得阙尚火对她的感情是否像她对他那么深。

“我懂。”阙尚火将她揽进怀裏。

“你不会看不起他们吧！”她埋首在他的颈项，担心地问道。

“不会。”他高兴都来不及了，哪有心思想别的。

“其实……我曾经爱过央晨。”她无法否认过去，那时候她确实爱过央晨，那是段绝望的爱。

她爱过……阙尚火揪着脸，心痛地抱紧她。“他有什么好？”不过比女人还漂亮，笑起来还可以看而已，一点男子气概也没有，这种靠脸骗吃骗喝的家伙他家就有一个了。

他在吃醋吗？纪莎蓝心花怒放，“他也没什么不好啊！”

“我该死的比他好！”他大吼，那种男人哪裏好？

“是哦！”她推开他，溜进水裏打泡泡，心底直窃笑着，“敢情你是在要我爱你吗？”她是爱他，纪莎蓝一脱调侃的外衣，允许自己释放深情。

“不是。”他脱口而出。

意识到自己失态了，阙尚火气冲冲地走出去，只忙着掩饰地的失措，却未发现她昭然若揭的情感，及掺杂其中的愁怅。

纪莎蓝披着浴袍，踏出浴室，一眼就看到呆愣地坐在床上沉思的阙尚火。大笨牛还没走啊？她恨恨地瞥着他。

“过来。”他听到开门声后立即回过押，淡淡地唤道。

她无精打彩依言而行，在他前方摆好的圆椅上坐定。“干嘛？”

“低下头。”他扬扬手上的毛巾。

好吧！反正争不过他，就算争得过，她现在也没心情。她实在不了解他为什么分明很在乎她，也像明白她的心，却始终不曾对她说些体己话？

“笨蛋。”她叫他，不想再走回以前那段吵闹不休的日子，以前的日子虽然多彩多姿，现在和平共处的宁静生活却更吸引她。

“又怎么了？”她在生气。阙尚火极其轻柔地移动毛巾，一面暗叹她的头发真多。

“看过你房间了吗？”她抬起头想看他的反应，又被他强力压下。

“看过了。”他提不起兴致。

“不夸奖我吗？”她费尽心思帮他设计，他的反应居然如此平淡。

“要我夸你什么？”

纪莎蓝生气地挥开他的手和毛巾，甩起头发露出怒容，“随便夸夸你不会吗？”

“我不做违背良心的事。”

他竟然如此回答？“我被你气死了。”她气得七孔冒烟，干脆一把拖起他往他的房间走，一直走到她最得意的壁橱前，用力一堆，将他推靠在墙上。

“看到没？你那套宝贝家具我特地叫人从仓库搬出来，为的就是你；我将镜子嵌在这扇壁橱门上，不用时推进墙壁里，省得你心烦，也是为了你……”

“等一下，我可没说我要镜子，是你坚持要装的。”他的笑意浮在脸上，心头暖洋洋的，期待她对他说出他越来越想听的三个字。

“废话，女孩子怎么可以没有镜子照？不要说化妆了，就是穿衣服也需要。”她冲口说出，继而急急地捂住嘴。

他朗声大笑，顺口接道：“也好，等下你就把东西帮进来吧。”

“我又没说要嫁你。”她为自己的快嘴悔恨不已。

“你一定得嫁我，现在你身分特殊，我不逼你，等生完孩子就得嫁给我。”他断然地说道，“我本来就打算这几天叫你搬过来我这裹了。”他不打算再和她分房睡了，他要时时看着她，才能保护她，尤其她的肚子越来越大了，他实在不怎么放心。

“为什么是我搬，而不是你搬？”她拉出隐藏式的镜子，拢着一头乱发，“你明明知道为什么。”她摆明了和他作对，阙尚火不悦地看着她。

她当然知道，它的禁忌、毛病一大堆，谁不知道？“好啦，我搬就搬啦！”看在这些日子它的表现差强人意，而且她也不想孤枕独眠了，尤其是最近，她被肚子裹的宝贝踢得常睡不着觉，望着黑漆漆的天空一夜无眠到天明，这时她就更加想倚靠在他怀里，同他撒撒娇。

“怎么了？”只要她一摸着肚子，他一定会紧张兮兮地问东问西，典型的急性子。

“喂，你过来一下。”她招手，要他站在她身边。阙尚火照办地走近她。

“低下头。”她学他。

看得出她淘气的眼神，阙尚火戒慎着，“我又没洗头。”

“低一下头会少几斤肉？”她非要他低下头不可。

“好，不要再动气了。”他不怎么情愿地弯下身子。

“你看，这个人是我家小孩的爸爸。”她倚着他，笑得好灿烂地望着镜中的倒影，然后手指着阙尚火那边的镜面，“他的脸上有一道疤，一道很性格的疤，脸长得是不怎么样啦！”

可是……”她好温柔、好温柔地瞄了镜中人一眼，“可是在我眼中，他是全世界最好看的男人、最帅的人，啊……”她突然惨叫一声蹲在地上，吓得仍陶醉在她眼神中的阙尚火魂不附体。“你怎么了？我去叫救护车。”“等一下！”她拉住他的裤角，五官都皱在一起了。

“我没事，只是被肚子里的小家伙狠狠地踢了一下而已，别紧张。”小宝贝真讨厌，她好不容易鼓足了勇气要表白，结果被他临门凑这一脚，什么气氛都没了。

“真的吗？”他还是不放心。

“我看你最担心的永远是你的小孩。”她眼睛吊得高高的，嘴巴气得鼓鼓的，背过身去不理他。

又来了！阙尚火瞪着它的背面，心里还是那句老话女人实在不可理喻铃……

清晨的铃声特别不受欢迎，因为它会扰人清梦，尤其是在大清早六点钟以前，则又格外的令人痛恨了。

纪莎蓝原以为不理它，对方就会识趣地自动断线，谁知这人似乎执着得忘了怎么挂电话了。她不想接，真的不想接，可是电话就在她身边，由不得她不理。

“火，你听！”拿起话筒，她直接将它贴在阙尚火的耳边，也不管他清醒与否。

反正她不想听，她的“同居人”就得负责，他有义务帮地分忧解劳，不然她和他同居做什么？轻柔地拍拍他性格的脸颊，她好娇柔她偎紧他，彷彿庆幸烫手的山芋终于丢掉了，又可以回头睡她的美容觉了，

“喂！”阙尚火接过电话，却听不到对方回答。“喂……”还是没声音。

他挂上电话，却睡不着觉了。

“谁呀？”她有计画地一寸寸贴近他，不安分地蠕动着。

“打错了。”他温柔地吻着她敞露在外的耳垂及优美的颈项。阙尚火告诉自己，亲一下就好了，亲一下既不会伤害到她，又能稍稍慰藉自己。

犹带睡意的他，为她下意识的动作感到悲喜交加，终于忍不住心动地搂紧她，恨不得和她恩爱厮磨一番。唉！这几天和她同床，不但不能有任何非分之想，美人在抱还得很努力地克制欲望，他佩服自己能禁欲这么久，也在心中暗暗叫苦。

被他骚扰得顿时清醒的纪莎蓝暗暗在心裏笑着，她还在懊恼自己的身材变形，已不具吸引力了，不然搬进他房间少说有三天了，他居然连摸都没摸过她，其是教人气馁。更离谱的是，他们俩同居少说也有两个半月了，他竟然只亲过她三次，三次咄！说出去一定会笑掉人家的大牙。

“哪个笨蛋一大早打错电话？”她才说完，正想专心享受他的亲吻，谁知那讨人厌的铃声却又响起了。

“喂！”她口气极差地拿起电话。

“你必须付出代价，你必须付出代价……”电话那头一直重复着这句话，那规则似经过变音的机械声，冷冷地穿透她的心。

“你神经病啦！”纪莎蓝突然全身发冷，生气地挂掉电话，然后不安地爬上阙尚火的胸膛趴着，她不知道心中为什么会有种莫名其妙的不安感。

阙尚火见她闷闷不乐，关心地问道：“怎么了？”

“遇到一个疯子而已。”算了，不想了，不过是通无聊的电话，以前也曾经接过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喂，你是不是当和尚了？”她展露笑颜，暧昧地瞅着他。

心情变化这么快，真搞不懂她。“你又想干什么了？”

“我想……”她诡异的眼珠子飘来飘去，笑得好贼，“我想吃你！”她突然扑上他的脸，伸出舌头舔舐着，将口水沾满他整张脸，而后笑得像恶作剧得逞的小孩子。

“纪莎蓝！”他被她猝然的举动给吓了一跳，来不及躲避，等他回过神时，脸上已经湿成一片了。“天杀的，你怎么这么脏？”他抽了一堆面纸死命地擦脸，频频咒骂。

她笑呵呵地将下巴抵在他胸膛看他，“口水可以消毒，你没听说过吗？”脏？别人请她舔，她都还得考虑哩！真不知好歹。

“哦，是吗？”他突然丢开面纸，握紧她双臂，拉起她。

“你要干什么？”看出他的企图后，她快乐地尖叫。

“替你消毒啊。”说完，他依样画葫芦。

“啊……脏鬼、脏鬼……啊啊……”纪莎蓝拚命躲着他，一面尖叫，直到电话又响。

“电话，电话啦，脏鬼。”她笑着推开他，喘息不已。“喂……别开了……”她逃难似地接起电话，左闪右躲就是逃不过它的惩罚。

“你必须付出代价，你必须付出代价……”电话里头重复的字眼依旧不变。

纪莎蓝火气上升，脸色阴沉地推开阙尚火，暗示他噤声，她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变态，竟敢摧毁他们好不容易才滋长的“亲爱”。

“你神经病、无聊、疯子，再打电话来，我就报警了。”她放出话。“别

以为我是善良、柔弱的老百姓就只会坐着挨打，你再打电话来试试看。”电话那头突然一阵死寂，纪莎蓝得意的正想挂断电话，不料那恐怖、变调的声音又缓慢地说了一句话后就自动断线了，只留下瞪大眼睛、充满惊惧的她。

“怎么了？”阙尚火发现她不对劲后，抢过电话，却只听到“嘟嘟”声。“是不是那个变态说了什么？”它的脸色很难看。

纪莎蓝不断地发抖，忽然害怕地搂着他，头紧紧埋在他怀里，一句话也不说。

“到底怎么了？”他心乱如麻，从没见过她这样害怕过。

“没有。”纪莎蓝觉得自己快被恐惧给吞噬了。

“别骗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捧起它的脸，生气地瞪着她。

她不能告诉阙尚火，绝对不能，他已经够紧张了，她不想再增添他的心理负担。

“没事。只是刚才那个神经病说了些不堪入耳的话，害我吓一跳。”她便挤出笑容，不太自然地笑着。

“我不相信。”他怒火沸腾地驳斥她。

“真的啦，我只是一时无法反应过来，才会说不出话的。”

“莎蓝，别想骗我。”她不是那么胆小的女人，只是几句下流的话绝对吓不倒她，那个人一定还说了些什么。

“我好困，别吵我了。”迅速地窝进棉被里，她固执地闭上眼睛，拒绝再回答任何问

“纪莎蓝，你别想以睡眠来逃避一切。”阙尚火挖起她，“快说！”

“都说没有了，你真的很烦咄！”纪莎蓝火大地跳下床，“既然你不让我好好睡觉，那我回以前的房间睡好了。”

一定有事。他阴郁地瞧着她的背影，他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冲进客房后，纪莎蓝再也支持不住的蹲在门边闭目养神。可是一闭上眼睛，脑海就会不断听见那句丑恶得令人作呕、且令人反胃的威胁，那句毫无感情的话，只怕她这辈子想忘也忘不了了。

你必须为你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纪莎蓝。

到底谁要她付出代价？她恐慌地在心里呐喊。

“为什么不告诉他？”倪央晨和于启异口同声，脸上出现了少有的担忧。

“我怕他担心嘛！”纪莎蓝无比委屈地扁着嘴，“火这阵子已经够紧张兮兮了，再让他知道这件事的话，他一定会坐立难安的。”说不定还会把她囚禁起来呢口

倪央晨叹口气，“你怕他负荷过重，就不怕我们压力过大吗？”

“我知道你们不会计较这些。”她笑容可鞠地说着，忙着打躬作揖，“别这样啦！你们苦不帮我分担一下烦恼，我会变成忧郁妈妈咄！”

“你到底和谁有过节？”于启脸色凝重。

“拜托，我这么善良的人怎么可能和人有过节？”她企图带动活泼的气氛，比比自己，“看，我这么可爱，一定是哪个登徒子暗恋我不成，故意耍这么一招的。”

“莎蓝，可爱要别人讲才有意义。”倪央晨看得直摇头。

“我看她根本不在乎。”于启跟着帮腔。

“本人要是不在乎就不会跑来向你们诉苦了。”她吐吐舌头，“你们不知道我有多吉泊。”

奇怪，莎蓝的生活一向很单纯，是谁会这么做？倪央晨静静地思索。不只是他，就连一向活泼、开朗的于启也愁眉不展，室内条然陷入一片沉寂。

“会不会是阙尚火以前的女人做的？”于启突然说。

经他这么一提，倪央晨也同意地点头，“有可能。”既然莎蓝没有不良的纪录，那么问题就可能出在她的枕边人了。

“这……”纪莎蓝答不出话来，因为阙尚火的女人中她只认识陶芯，而她和陶芯只有一面之缘，谈不上了解。“我不知道。”

“你以前不是提过一个女人吗？”于启提醒她，“会不会是她？”

他说的一定是陶芯了。唉！如果真的是陶芯，那么她就不想再追究这件事了，毕竟陶芯会和阙尚火分手，她得负一半责任。

“莎蓝，阿启说的那个女人有没有可能？”倪央晨唤着缄默不语的她。

“也许吧！”她淡然地笑着。

“什么叫也许吧，”于启生气地吼着，“你怎么一点也不像自己了？”纪莎蓝不该是这么柔媚、无主见、随遇而安的人啊！她一向是直来直往、想什么就说什么、不会隐瞒也毫不犹豫的人，可是现在呢？

看他气得脸红脖子粗，纪莎蓝不由得一愣，“阿启，你好象过分激动了？”

“别吓着她了。”倪央晨安抚地拍拍他，了解他那份失落的心情，却无能为力。

莎蓝的个性能够变得成熟、稳重、体谅人，大概和阙尚火及他们的小孩脱不了关系，他乐于看到这种转变：可是阿启不同，他不能忍受纪莎蓝逐渐远离他们，甚至不再依靠他们，改而投向别人的怀抱，他觉得自己被冷落了。

“有人在威胁你，你断然……”他愤然愉起拳头，用力捶了一下桌子，震得桌上的杯盘铿锵作响。

“央晨，阿启最近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啊？”她撞撞身边的人，怀疑地瞪着挤在发怒的哥儿们。“是不是你的追求者太多，他吃醋了？”

倪央晨露出苦笑，“莎蓝，他是担心你。”

天啊！如果关心都是这样子，她宁可不要。

“你看，连一向好脾气的阿启听了都暴跳如雷了，更何况我家那个雷公。”她不知不觉将阙尚火视为亲人的口气，惹得两位好友侧目。

“你家的雷公？”倪央晨嘲讽地睨着她。

“呢……我是说……我……”

“好了，瞧你这副扭扭捏捏的样子，只会越描越黑。”

“央晨，别笑人家了。”她无着发烫的脸，羞答答的说。

“你打算嫁他了？”于启阴森森地紧握拳头。

“看他的表现了。”拥着六个月大的肚子，她笑得好柔。

她的表情分明是肯定的，于启霍然起身，冲了出去。

“他又怎么了？”纪莎蓝莫名其妙地看看门，又转回头看看苦笑的倪央晨。

“他觉得你被阙尚火抢走了。”他半开玩笑地说着，眼神却添上了冷冰冰的寒意。

“白痴。”她轻斥，完全没发现他的表情有多么阴沉。

## 第九章

“管他什么鬼，我说不去就不去。”阙尚火大声地咆哮着，震得玻璃嘎嘎作响。

又心神不宁了，纪莎蓝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失坤地望着站在花园里发呆的她，不习惯她带着忧愁的佳弱，也不喜欢她明明心事重重却强颜欢笑的样子，这让他有点生气。女人不是都为一点小事就大惊小怪的吗？怎么她不一样？

欧阳谷胆战心惊地拍拍胸口，好久没听过他的吼声了，还真有些不适应，他还以为阙尚火已经把这份殊荣留给纪莎蓝独享了。

“我实在不想火上加油，可是这道命令是太上皇下的，全责焰门被点到名的人恐怕都不得不去。”人尊“太上皇”的黑霆，是黑家退休的领导人，他的命令连他那些顽固的儿子们都不敢抗拒了，更何况他们这些拿薪水办事的人。

“你的意思是我非去不可啰！”他挺直背脊，倚在落地窗前动也不动，身体紧紧地僵着，“老家伙到底在搞什么鬼？”这个时候他怎么可能离开她？

大风起兮云飞扬……欧阳谷被这阵大风台得几乎站不住脚。

窗外正在采花的纪莎蓝仿佛也听到那声雷哮了，她突然转身朝阙尚火皱着眉，继而不悦地板起脸孔，朝他挤眉弄眼，摇摇头。就简单的几个动作，阙尚火似乎看得懂她的意思，只见他也板着原本就称不上愉悦的脸孔，拧着眉瞪她，便不搭理她。纪莎蓝见状，干脆丢下手中的波斯菊，比画了起来。

“她到底在说什么？”欧阳谷忍不住了。

“她骂我是笨蛋。”阙尚火忍着气，也跟着比。

“你又回答她什么？”这种自创的手势，即使练过手语的人也绝对解读不了，他叹着。

“我说她才是。”他有丝得意地笑着，颇自得其乐。

他们在玩比手画脚吗？欧阳谷非常惊讶阙尚火和纪莎蓝感情进展得这么快，肴他们整天吵吵闹闹的，默契倒是越来越好了。这是情人间所培养的乐趣吗？

“现在又是什么意思？”欧阳谷看她嘴巴懒得高高的，两子交叉在脸上，大拇指各顶着鼻子扮鬼脸。

“她又骂我是白痴了。”他柔柔她笑着，挺不在意。

欧阳谷不敢相信他所听到、看到的事。阙尚火咄！被骂了以后居然不在意她笑着，而且还好象挺温柔的，太好了，天下太平了，只要说服纪莎蓝和他一起去，阙尚火就不会再为这件事怒火奔胜了。

欧阳谷趁阙尚火不注意，偷偷朝纪莎蓝招手，要她进来替他解围。她收到它的求救讯息后，淡淡她笑着，捡起地上的花，回来解救他了。

纪莎蓝的笑容且走到他们的视线外才告瓦解。她这辈子从没这么恐惧过，抖着手拿出早上才收到的信，倍文是由大小不一的印刷字贴成的，那上面写着：纪莎蓝：

你必须为你的无情付出极大的代价，你必须为那个可怜的人流光你所有的血液，你必须。

信上的内容和她接二连三接到的电话内容一模一样，只不过本来是由声音传达的怨恨，变成了一堆铅字拼凑成的信，教人看了怵目惊心，不寒而栗。

到底是谁要她付出代价？这个人又为什么对阙尚火的行踪知之甚详，每次都挑他外出时才打电话来？难道真的是陶芯吗？纪莎蓝无法不往这方面想，阙尚火房间内的专线鲜少人知道，其中又川陶芯的嫌疑最大。

“谢天谢地！莎蓝，你再不进来，我就要被烧成灰烬了。”欧阳谷急急地恭迎她。

她掩饰起内心的不安，将花递给阙尚火笑道：“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伟大了？”

阙尚火虽然不情愿还是接过花了，他把花一古脑丢进书房角落的大瓮里，此举惹得欧阳谷怪叫频频，“哇！插花也行，我看你真的十项全能了。”

“欧阳谷，你皮在痒了。”她坐进阙尚火为她准备的椅子，不怀好意地讪笑，“难怪他会发火，我看你是死有余辜。”

“才住在一起多久而已就同仇敌忾了。”他自知理亏。“好吧！言归正传，老板不肯去香港，麻烦你当一下说客。”

“哦？”她把眼光调回阙尚火身上，支持他，“他不去就算了，没什么了不起的。”再说，她现在绝不想去香港，也不想阙尚火离开她，她不要一个人品尝这份恐惧、椎心的害怕，她需要他陪在身边。

阙尚火直勾勾地望着她，看到她的依赖、不愿和他分开。

“完了，连你都帮他说话，这下他更不会去了。”欧阳谷没想到会弄巧成拙，颓丧不已。

纪莎蓝微微地皱紧鼻头，看着他，“欧阳谷，这次展览真的很重要吗？”

“不管重不重要，太上皇已经下令要所有青焰人到场与会，火又是重要的高级幕僚人员之一，不去绝对不行的。”他声色俱厉地重申命令。

“你如果去，就必须戴那只可笑的耳环吗？”她问阙尚火，“太上皇”好象就是小舞的公公嘛！既然他都说话了，阙尚火不去也不行了。

“这不是可笑的耳环，足很重要的身分辨刚印信，你懂不懂？”阙尚火不悦地说着。

“是啊！“紫焰带金”只有阙家人有，你可别小看它了，它可以……”欧阳谷奇怪自己怎么会扯到这边来了。

啰唆！她不耐烦地笑道：“好啦！我知道它的伟大啦，不过开开玩笑而已，何必当真。”

据她所知，“青鳞门”的高级分子好象都有戴耳环，而且依身分的高低还有颜色之分。

她以前留经看小舞戴过，她戴的好象是一只紫色如戒指般大小的耳环，也见过阙家其它人戴同样的耳环，就是没见阙尚火戴过。真奇怪，不是说这只耳环是强制规定要戴的吗：这家伙还真特立独行。

“反正我不会去，你代表我去就行了。”他蛮横地交代完，挥挥手下逐客今。

“什么时候？去几天？”纪莎蓝于心不忍地叫住犹如战败公鸡的欧阳谷。

欧阳谷激动地转过身，答道：“后天，去三天而已。”

三天而已，又不是三年，眨眨眼就过去了。纪莎蓝拚命说服自己。

“你去帮他买机票吧！”她肯定地答着，不管阙尚火突冒的火气，和置人于死地的愤怒。“买他的就好了。”她突然有放手一搏的冲动，不想老躲在暗处担心受怕，她要正面迎敌。欧阳谷衔命而去，溜得可快了。阙尚火紧张地冲出阳台，朝楼下正死命往外冲的人吼着：“欧阳谷，你要是……”还没喊完，纪莎蓝就从身后辛苦地踮起脚尖捂住他的嘴，然后笑吟吟地朝愣在原地不动的欧阳谷点点头，要他放心大胆地照她的话去办。

阙尚火生气地扳下她的手，拉她进屋子算帐，“纪莎蓝，我说不去就不去，你实在太鸡婆了。”

“你为什么不想去？”她心平气和地微笑。

“不想去就是不想去，还需要什么理由？”他气呼呼地走来走去。

“是因为我，对不对？”纪莎蓝还是笑着。

“不是。”他更焦躁了。

“是为了我肚子裹的小孩？”她莞尔，想气又气不来，这些日子黑暗和惧怕已经侵蚀了她的欢笑和固执了。

“你必须去，你知道这一点的。”她拉住他，“别再走了，等你回来我会告诉你，你想

“随便你怎么说，反正我不去。”他烦躁地踱来踱去。知道的事。”她诱哄着。

“你在哄我？”他极不高兴。

“不，我这是条件交换。”她也定定地任他瞪。

阙尚火不肯妥协，委屈地蹲在她身前，有丝烦恼地说：“你真的有事在瞒我，对不

“嗯。”她轻哼。

“什么事？”他随即追问。

“不告诉你。”她逗他。

“莎蓝，我要生气了。”他两道浓眉揪得几乎快靠在一起了。

“你生气很正常啊！”她笑着，“好啦！等你从香港回来，我一定告诉你。”

阙尚火恼怒地揪着她，她真的比他固执上千倍。“你和我一起去。”

她摇头。“不要，你没看我挺了个大肚子吗？”

“上个月你不是一直叫我带你去香港，那时候你的肚子也不比现在小啊！”他跳了起来，为她的拒绝愤慨。“女人真善变！”

“嘘，小声点，别吓到小宝贝了。”纪莎蓝用食指抵着嘴，提醒他降低分贝。

“到底要我怎么说你才肯答应？”他挫败地吼叫，“我去香港，欧阳谷也在香港，小舞又不在台湾，这裏就只剩你一个人了。”

他是急疯了，还是怎么了？她没好气地送他一记白眼，“阙尚火，你忘了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这裏是本人土生土长的国家吗？”干脆用唱的算了。白痴！她还有姊姊和哥哥，不然也有一大堆朋友，他偏偏把她说得像举目无亲的孤儿。

“你的意思是根本不需要我了？”他很生气，十分生气，气她不懂他为她担忧的心，也气自己离不开她。

这人又老羞成怒了，唉！她得小心应付了。

“我只是要你别操太多的心，你真驴咄！好，我保证这三天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乖乖地待在这里，总可以了吧！你该不会连自家的安全措施也倍不过吧？”“青焰山庄”守护之严密可媲美白宫了。

“好，去就去，反正那囊有陶芯在。”阙尚火赌气地走了出去，气得差点抓狂。

“纪小姐，一线电话。”守卫的叫声拉住了她欲往外追的脚步。

他气坏了。纪莎蓝不放心地望着房外，随口漫应：“喂，我是纪莎蓝。”

“嘿嘿嘿，纪莎蓝，你等着，我很快会去找你，很快……”

“咱！”地一声，她丢下电话，眼前一黑，差点昏厥，幸而她及时趴在椅背上抖。这个人竟然知道阙尚火这囊所有的电话号码，还公然打电话由总机转接？这种人根本是、要命了。

纪莎蓝任由黑暗抓住、撕裂她的心，她无助得患挣脱，却只能泛着泪水，不知该如何是好。换成以前的她，一定会不顾一切和他周旋到底，绝不至于如此胆怯；可是现在不同，她不得不顾虑到肚中的宝贝，最重要的是她不想连累阙尚火。

他冷冷地看着窗外的花园，等待欧阳谷，却不见纪莎蓝。她似乎花了很多时间在那片花海上。他不晓得那片涂满五颜六色的花海囊种的是什么花，因为种花的人不是他，而是他那个性喜“拈花惹草”的大哥，声称没有女人便活不成的关尚风。

阙尚火一向不喜欢这些中看不中用的装饰品，更不喜欢外面那些个花花草草，老大知道，尚宙也知道，所以他们故意联合起来，以投票方式决定了花园的经营权，教他屈服。两票对一票的结果是他必须妥协了，只因花园是他们三个所共有。

他非常痛恨被胁迫的感觉，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如此。

“西装华挺，很好。”欧阳谷像阵风地扫进了客厅，满意地看他一身黑色西装，英挺申然。“吱？大恩人呢？”他行性地左顾右盼，寻找纪莎蓝的踪影。

“啰唆！”阙尚火双手汶在口袋囊，冷冷地走出去。

难道是吵架了？欧阳谷搔着头，摸摸鼻子，跟在他后面。

纪莎蓝缓缓地步下楼梯，坐在台阶上口迭他们。她忍不住伤心地流下泪水，从口袋囊拿出另一封信，脸色泛着死白。

火，我好害怕，我真的好害怕，别走，别留下我。她在心里绝望地喊道。

走了已经好远的关尚火突然一阵心悸，感觉到一股不安。难道莎蓝发生事情了吗？阙尚火把手提箱丢给欧阳谷，急急地往回冲。他撞开木门，一眼就看到坐在台阶上、愕然地有着他的纪莎蓝。她脸上的恐惧来不及收，泪眼蒙陇，脸色格外的苍白，手上还拿着一封信，看起来很……憔悴。

他跑上前将她纳入怀中，十分心疼与自责，他不该和她赌气的。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他的表情告诉她，他没得到答案绝不罢休。

“喂，再不去机场就来不及了。”欧阳谷慌慌张张她跟了进来，“别再舍不得了，只分开三天而已，你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

“闭嘴，你自己去。”阙尚火突然看到她手中的信了，他出其不意地擒过信看着。纪莎蓝来不及夺回，他已经暴跳如雷了，“你竟然瞒我？”他扬着信，咬牙切齿、双眼充血、脸色灰败，不敢相信她居然把这座重要的事埋在心里，一点风声都没走露。她怎么可以这样对他？怎么可以……

“怎么了？”欧阳谷被他青面了牙的模样吓着了。

“我问你多久了？”他凶恶地摇着她。

纪莎蓝埋首在他怀里，含着泪水不停地打战，“别这么凶行不行？我很害怕你知不知道？”她一直以为自己很坚强，可以应付一切，直到这一刻她才发现，事实不然，她其实很胆小，需要怕在身边陪伴她，帮她驱走这场梦魇。

阙尚火闭上眼睛，极力克制心里如雪球般滚至的怒气和恐慌。“你害怕为什么不让我如道？你为什么……”他觉得心被狠狠地捕了好几刀，话便在喉咙裹说不上来。一想到他这一去也许再也见不到她、听不到她的笑声、摸不到她的脸，无法再抱她、和她斗嘴，他的心就痛得像被活生生掏出来。

“火？”纪莎蓝没想到他的反应竟然如此激烈，他甚至比她还害怕。

阙尚火竟然微微的在发抖，欧阳谷发现事情比他想象的还严重。

“火，到底是什么车？”他曾经和阙尚火排解过无数纠纷，打斗也不在少数……可是从没见过他这么害怕过。

阙尚火无法面对欧阳谷，他打横地抱起纪莎蓝，把手上的信丢给他，“加强四周守卫，到香港把我不能去的原因告诉其它人。还有，我可以自己处理这件事，其它人别想插手。”他要亲手揪山造个人，如果可能的话，他希望能亲手宰了他。

“火，我……”

“别再说了，我的心意已决，你照办。”他走上楼梯，没人转角前，死冷地瞥了欧阳待，眼，“我要亲自料理他。”

“阙尚火……”纪莎蓝听见他话里的阴狠，不禁担心地仰头看他。

“别说话，”他收紧手臂，尽量不去注意她挂着泪珠的脸庞有多迷人，她现在的模样有多让人心疼、有多揪紧他的心。“我现在心情很差。”事实上是坏极了。他必须知道这件事发生多久了，他必须让她了解“分担”的意义。

阙尚火突然发现，她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他静静地抱着她坐在床上，两人不发一话地生了两个小时，

纪莎蓝知道他为她担心，也能谅解他生气的理由，可是她不明白他为什么一反常态地变沉默了？

“你记得那天早上我接到一通变态的电话吗？”她自己招供，省得好不容易才平静的室内文狂风骤雨，袭得人站不住脚。

“你是说……”阙尚火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为免不小心弄伤她，他将她放在床上，站离她远远的，连连吞了好几口口水，“你是说那个王八蛋也打电话骚扰你、恐吓你，而你竟然都没有告诉我？”

“我本来以为这只是普通的恶作剧……”她楚楚可怜的为自己辩解。

“恶作剧一人家都指名道姓要杀你了，你还以为是恶作剧？”他狂怒，

“小声点好不好？我这几天睡眠不足，头好痛呢！”她不胜负荷地揉着额头，

阙尚火到底是不舍了，他拖了张椅子坐在她面前，痛苦地摸着她的脸，“如果我去香港，他来找你了，你怎么办？”他尽量不往坏处想，可是不吓吓她，她不会知道他有多难受。

“和他拚了。”她挤出一丝好难看的微笑，脸依恋地贴着他的手掌。

“莎蓝，”他激动地搂着她，不愿去臆测那可能的后果。“你为什么告诉我？是不是我在你心中根本不重要？”他又酸又苦地问着。

鼻音？她想抬头看他，却被他紧紧压着，动弹不得，只能从声音去揣测他的心情。

“不是，就因为你对我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不想你有危险。”她坦露心声。

他僵了一下，问道：“真的？”

“嗯，你不知道每当我接到他的电话就会反胃、作恶，然后我会担肚子里的小孩、会担心他把目标转向你、会担心失去你以后我怎么办？”她倚在他耳旁轻轻地说着，泪水渐渐地滑下她脸颊，浸湿了它的肩膀，“我知道那一定是痛不欲生。”

“莎蓝……”阙尚火低下头动情地低喊。她对他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他无言地贴上她的脸，让她的泪水沾湿他的脸。

“女人就是爱哭对不对？”她想起他以前说过的话。

“对。”他看着她，“我不在乎你怎么哭，嫁给我吧！”他要疼她，爱她、照顾她一辈

“等这个人抓到以后我就嫁给你。”她担心有个万一，会害了他一辈子。

阙尚火看出她的想法，又生气了。“你不要老是和我作对行不行？”

“不行，和你作对是我的乐趣。”她环住他的脖子又哭又笑。

“你……”他被她气死了。

“别生气啦，我不想挺着大肚子穿结婚礼服嘛！”她好脾气的又说，“爱美是女人的天性，这点难道你的手册上没记载吗？”

“什么手册？”他不明白。

““女人的十大毛病”啊！”她讥嘲。“这点是最重要的，上面应该有记载吧：”

阙尚火淡淡地笑了，和她在一起，生活永远没有乏味可吉。“好吧！我不勉强你，可是不准你以后再隐瞒我任何事。”他的恐惧感无法，下子散去，那揪着他的不安一直扩大

“好。”她不愿在这个节骨眼上和他争论任何事，造成他的心理负担。

“还有，我要你好好地睡一觉。”他帮她挪好位置，盖上棉被，不舍地摸着她两眼，陷的黑眼圈，“不要再想其它不愉快的事，这些事我会处理，你只管安心待产。”

“不要走，”她脆弱地拉着他，眼皮不听话地直垂了下来，他的手指像带着镇定剂轻轻地安抚她心中的不安，“留下来陪我。”

“我保证不走。”他侧躺在她身边，搂着她的腰，保证着。“永远陪你。”他怎能失去她？

经过一夜好眠，纪莎蓝精神抖擞、容光焕发。当她得知阙尚雷风尘仆仆地从香港飞过来时，使大约猜到他是所为何来了，只是她没想到阙尚火好象不怎么欢迎他来，一大早便听到雷声隆隆。

“我不是要你们别管了？”阙尚火不悦的声音从客厅传来，纪莎蓝循声而至：

“你的火气还是这么旺。”浑厚、低沉的回答声，显然不急不躁，仿佛怪他大惊小怪。

“尚雷，我的女人我自己会保护，要你多管闲事，”他搞什么鬼，专程带了一大堆电子配备飞来台湾。

“这套系统我又重新修改好了，准备来这里测试一下。”阙尚雷漫不经心地回着。

专心组合零件的关尚宙没发现室内多了个人，他的心力都放在他自行设计的追踪系统上

“要测试哪裏都可以去啊，干嘛老远跑来我這裏。” 阙尚火高跷的脚正好抵住他摆着一堆电子零件的矮桌上。

“阙尚雷，你哥哥好象不怎么欢迎你来咄！” 纪莎蓝走向他们，同情她笑笑。

阙尚雪闻吉，将埋在零件裏的头抬了起来，望着前方那个非常有“孕味”的女人。他目瞪口呆地盯着她隆起的肚子，一时认不出她来。

“你是……”

“别告诉我你忘了纪莎蓝。” 阙尚火要笑不笑地瞧着他的呆相。

“她就是纪莎蓝？” 他惊讶地爬开额头的头发，刻意瞪大眼睛又呼细地打量了一遍。

“你真的是纪莎蓝？” 他指着她。

纪莎蓝哭得好骄傲，“我是如假包换的纪莎蓝。”

才两年没见，她变得可真多。阙尚雷不可思议地看向她的肚子，“你要当妈妈了，恭喜，” 说完，他又一头钻进他的零件里了。

看样子欧阳谷果真是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一个字也不透露。纪莎蓝无奈地瞥了眼含着笑容的关尚火，恶作剧地叹道：“唉！你弟弟好象没兴趣当叔叔。”

“当什么叔叔？” 这个 IC 板应该插在这里……阙尚雷蹲在矮桌前沉思。

“死小子，你对我的小孩难道就不能感兴趣些？” 阙尚火踢它的屁股。

“什么？什么小孩？” 阙尚雪拿着一条延长线，突然大叫：“你的小孩？你有小孩了，在哪裏？” 他兴奋地左右张望。

“来人啊，毙了他。” 纪莎蓝大叹其钝。

“白痴小子，在这里，这裏！” 阙尚火抓住他的头，挂着他的脸看向纪莎蓝安稳地坐在椅子的大肚子。

“纪莎蓝的小孩就是你的小孩？” 他怪叫。

“谢天谢地，我不用等到花儿都谢了。” 她揶揄地吟叹。

“你不是和她不合吗？” 阙尚雷又叫。

“你管太多了。” 阙尚火瞪着他。

“等小舞知道这件事后，我有你怎么摆平她的怒气。” 阙尚雷不敢想象小舞知道这件事以后会有多生气。一个是她至交的好友，一个是她的亲哥哥，他们竟然联手瞒着她，唉！又将会有一场风暴了。

“多话。” 阙尚火又踢他一脚。

看他们大眼瞪小眼的样子真好玩。“是我要他保密的，小舞那边我自然会负荆请罪，她为阙尚火说话。

“别理他们，反正想怎么样是我们的事。” 阙尚火温柔地笑着。

老二真的变了，阙尚雷很讶异他和纪莎蓝之间所存在的柔情蜜意。

“喂，老二，不要一直踢我，我现在很忙。” 他带着惊讶又回头忙碌了。

“你这次又发明什么鬼东西了？” 这位律师可闲。

“帮我架上屏幕。” 他比着左边的墙，然后打开计算机，“我要把全台湾省的地图秀出来。”

纪莎蓝好奇地看着占满整面墙的大屏幕，不懂只是一片薄薄的白色板子，怎会有东西跑出来？

“那是计算机屏幕吗？”她比着板子问道。

“是，这是尚雪设计的，可以一次分割成十个画面，用于追踪。”架好板子后，阙尚火走向她身边说着，“我们用这套系统完成过很多次追踪工作。”

“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阙尚雪不断在屏幕上秀出许多画面，“我又把秒数缩短了。”

“几秒？”阙尚火问道。

“四十秒。”他得意地笑着，一张严肃的脸突然变得潇洒万分。

“真有你的。”阙尚火拍拍他的肩膀。尚雷有这种天分，怎么不干脆改行算了！

纪莎蓝听得一头雾水。“什么四十秒？”

“就是电话只要讲超过四十秒，尚雷就可以逮到那个该死的家伙了。”他眯起眼睛，深不可测地看着屏幕。

“你确定他会再打电话来吗？”她吓得唇白齿寒。

阙尚火急忙搂住她，安慰道：“放心，现在尚雷也在这里了，绝对没人敢动你一根寒毛，我们会逮到它的。”

阙尚雷看到他心焦的样子，又是一愣。老二爱纪莎蓝，他绝对可以肯定，难怪陶芯会伤心莫名，直嚷他负心，爱上别人。

“你要追踪那个人吗？”她明显的料音连阙尚雷都听得出来。

“莎蓝，别担心了，你没听过“行到冰穷处，坐看云起时”这句话吗？”阙尚雷咧开大嘴笑着。“放轻松，凡事总会有转机的。”

阙尚火不捧场地拉起纪莎蓝往厨房走，“你还是别看尚雷那副恶心的样子，免得等会儿吃不下早餐。”

“我也觉得你弟弟文绉绉的，令人反胃。”她附和着，一边回头朝阙尚雷轻点着头，感谢它的关心。

阙尚雷无所谓地耸耸肩，反正老二的狗嘴本来就吐不出象牙来，他当然也不会笨到认为他有了纪莎蓝以后会有所改变。

## 第十章

阙尚雷呆呆地瞪着屏幕少说也有一个礼拜了，这期间他收到七封信，电话却是连半通都没响过，实在太诡异了。

“只有信，没有电话。”阙尚雷表情沉重，他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也相信老二应该了解，所以脸色也好不到哪裹去。“我们的人绝不会有问题。”他多此一举地提醒，更加深了阙尚火烦郁的脸色。

阙尚火揉着眼睛，烦躁地用手掌击着额头。他不愿往这方面想，可是事情太明显了。

“别告诉莎蓝。”他怕她知道以后会支撑不住。

“她早晚会知道的。你把她朋友、家人的清单列给我，我要全面监控。”阙尚雷转过身面对他，十分同情地看着犹如困兽的哥哥，“老二，你真的陷进去了，对不对？”

“我不能忍受她受到任何伤害，光是想我都会痛苦万分。”从手掌里透出

的痛楚，提醒他威胁正逐渐逼近。

阙尚雷动容了，还以为老二心中只有他的古玩呢！没想到……唉！

“你必须做好心理准备，莎蓝要是知道这件事可能是她至交的朋友所为，一定会心碎的。”阙尚雷十分忧虑，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他了解莎蓝的情感比别人来得丰沛，敢爱敢恨，实际上却也比谁都脆弱、容易受伤。

“还不一定是她的朋友，也许是……”阙尚火拥着脸辩解。

“老二！”他叹道，老二不是家里最实际的人吗？“别挣扎了，能对你的行踪知之甚详、又知道我来这里的人有几个？除了青焰门的人，就是莎蓝的朋友了，而且应该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才是最糟的。唉！由不得他不叹气。“我们对这边的人有百分之百的信心，你也应该是这样才对，不然你就不会这么苦恼了，对不对？”

“对！该死的对！”阙尚火抬起红了眼眶的脸，大大的吓了他弟弟一跳。

“我知道是莎蓝的朋友所为，也想将那个人碎尸万段，可是我没办法忍受见她伤心欲绝、心碎的样子，我爱她，你听见没？我爱她！”

“呃……我想我应该知道。”阙尚雷愣愣地看着他。

“把那个人找出来，我要看看到底是哪个该死的人这样吓她，欲置她于死地。”阙尚火跳起来，为自己的失态不好意思，匆匆往浴室走去。

阙尚雷除了叹息还是叹息，他拨了几个电话后，无奈地看着他的计算机屏幕，大叹英雄无

纪莎蓝觉得世界在她的眼前粉碎、崩溃了，她不敢相信，真的不敢相信地看着刚才送至她手上的信。

莎莎，我等你。

她心碎地看着墙上的画，然后紧紧地咬住下唇，怕自己不小心尖叫出声。她要去找他，自己去找他，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

阙尚火进了房间，看到站在阳台上吹风的人，“莎蓝，你在发什么呆？快进来，外面风大。”

“火，过来陪我看星星。”她侧过头微微她笑着，略带感伤。

阙尚火纳闷地站在她身边，“都是乌云，哪来的星星？”

“笨蛋，你不会用想象的？天马行空你懂不懂？”她环着他的手臂眼底很快地闪过一抹绝望。“你查到什么蛛丝马迹了吗？”难怪那天他会突然问她要毕业纪念册。

他的身子突然一紧，很快地说道：“没有。”

这么说一定是有。纪莎蓝无限哀伤，不知道她这一去还会不会再见到他……不，一定会的，为了小宝贝，也为了他，她一定会平安地回到他身边的。

“火，你知道吗？你很顽固，又有很多怪僻，实在令人无法忍受，”她想起他总是随时随地在帮她收东西就想笑。

“你以为你就有多令人喜爱吗？”他故意板起脸孔。

“至少比你多。”她倚着他十分不服气，“不过，你在家事方面的天分倒是弥补了我这方面的缺憾。”

“你应该汗颜，还敢大大方方地承认。”阙尚火轻轻她笑着。

“咱们先说好，给完婚以后，家事你得分担一半。”她横眉竖眼，一副母老虎的架式。

阙尚火既惊且喜，“你答应嫁给我了？”

“我不是早就答应了吗？”她奇怪地瞪了他一眼。“等这件事过去，孩子也出生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结婚了呀！”

不是……害他空欢喜一场。他恼怒不语。

“别这样啦！”她撞撞他，“反正再两个月孩子就出生了，你半年都等了，还差这两个月吗？”

“我一向没耐心。”他呼道。

“太好了，现在正好可以磨练。”纪莎蓝笑得好乐，“火，你知道吗？我其实……我

“老二、老二，快出来！”阙尚雷在门外嚷嚷，纪莎蓝气得差点没把他宰了。她每次要表白都被打断，真快被气死了。

“快去啦！”她生气地推开他，“顺便替教训一下你弟弟。”

阙尚火摸着头，不知道她在生哪门子的气，也不知道尚雷什么时候惹到她了？

“老二，快出来，要温存改天还有时间。”阙尚雷大嘴巴地直敲门。

“你这该死的大舌头，看我不把它割了。”阙尚火大力地打开房门，拉着他直往楼下走。

纪莎蓝等他们走了以后，很快地在镜子上留了纸条，然后偷偷地溜出去。

十分钟后，当阙尚火忧郁地步入房间想找她长谈一番时，她已不见了。阙尚火看到贴在镜子上的纸条，胆战心惊地拿起来看，这一看可差点把他吓得休克。他脸色苍白、十万火急地冲了出来，冲过客厅时，急急地将纸条丢给阙尚雷，然后“咻！”地人就不见了。

阙尚雷不知道它是否看错了，刚才真的有人跑过去吗？他怀疑地捡起纸条，不经意地看了看，然后任纸条从指尖滑落，也跟着脸色骤变，马上往外冲。

该死的，纪莎蓝竟然先去找于启和倪央晨了。

纪莎蓝带着破碎的心踏进客厅。

“央晨呢？”她淡淡、心碎地问着坐在客厅的人。

于启的精神涣散、双眼无神，笑得很凄凉，“莎莎，我就知道你会来，你是爱我的，对不对？”

为什么是于启？为什么他要她死？事实虽已摆在眼前，她却无法接受。她当他是好哥儿们这么多年，对他刮心置腹了这么久，结果……他竟然要她死？天哪！她不懂，真的不懂，事情为什么会变成如此？

“我当然爱你们。”她痛彻心扉。莎莎，这个腻名好久没听过了，她有点悲哀，有点怀念，只有他会这么叫她，因为这个小名是他戏弄她的时候取的。可是自从毕业后，她就鲜少听见他这么叫她了。

“不是，我不要这种友谊，我不要你的友情，你懂不懂？”他突然大喊。

纪莎蓝吓了一跳，“阿启，你到底在说些什么？你忘了央晨了吗？”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央晨呢？他在哪裏？”说着，她就要冲进他们的房间里，可是却被精神错乱的于启给抓住。

“他不会再妨碍我们了：永远不会了。”他极力向她保证，一会儿笑，一会儿脸色晦暗，看得她头皮渐渐发麻。

“你做了什么？”纪莎蓝尖叫了，“央晨，央晨，你在哪里？”她着急地叫着，心痛地流着泪水。

“他发现了，打算警告你，所以我不得不杀了他。”于启陷入沉思之中。  
“死人才不会告密。”

纪莎蓝乘机推开他跑进房间，结果曾经载满欢乐与恩爱的房间里，遍布着血迹斑斑。

“央晨！……”她尖叫，用力地叫，悲伤地哀号着。血！地上都是央晨的血，他就躺在一滩红艳、刺目的血堆中，脸色自得像失去了生命。“不噢，不，不要……”纪莎蓝嚎陶大哭地跪倒在地，她抱起倪央晨过分安宁的脸，不断地抽泣，“央晨，不要离开我，不要

：求求你。”泪水不断地滴在它的脸上，洗去了沾污他洁净脸庞的血迹。

倪央晨气若游丝地睁开眼睛，便挤出话，“快……快走。”他的声音干鸣、粗糙得教人难过。

“你没……死。”纪莎蓝高兴得差点虚脱，她温柔地搬着它的脸，硬着声音，极力安慰道：“嘘，央晨，别说话，阙尚火很快就来了，你再支持一会儿，别丢下我。”

“你……你快走……”他催促着。

“对，你得跟我走。”于启出现在她后方，拿枪抵着她的后颈，“我们去一个让我们怀念的地方，然后我会永远陪着你，不需要这个小孩。”

“阿启……你可别乱来。”他疯了，真的疯了。“你不能去下央晨不管，他会死的。”阙尚火应该快到了吧？纪莎蓝的手心渗着汗。

“莎莎，你永远是怎么聪明。走吧！就算阙尚火赶到，我也不会把你让给他的，你是我的：永远是他的。”于启森冷地把枪用力抵着她。

纪莎蓝不肯动，她要等阙尚火。

“你再不走，我就一枪射穿他的脑袋。”他冷冷她笑着，绝情地把枪口移向倪央晨。

“不”她抓住它的手，哀求着，“别杀他，我跟你走。”

倪央晨想帮她，可是他全身虚脱，根本使不上力，“阿……阿启，你别执……执迷……”还没说完，于启就用力地踹他一下，一点也不念旧情。

“央晨！”纪莎蓝紧张地搂着倪央晨，想护卫他，“阿启，别……别再动手了。”她朝于启哀求道。

“走，快点。”于启无动于衷地拉起她，“我会照顾你的，不需要任何人。”他拖走纪莎蓝。

倪央晨费尽了所有的力气，用他的鲜血写出三个字后，便渐渐地坠入无边的黑夜里，被无止尽的冷冰给包围了……

海浪拍击着石头的声音不再令人陶然，海边的夜色也无法再使纪莎蓝获得宁静，此时它的心已经被恐慌和愤怒占满了。

和平岛的美丽依旧，为什么人却变了？

“为什么要到这里？”她居高临下，望着探幽幽的海水，突然感到无助。阙尚火一定会急疯了。她好担心地左右张望，希望能找到一些人的踪影。

“别费心了，这里不会有人来的。”于启冷冷地看着她，她越来越美了。

“还记得这里吗？”他长叹一声，逼她坐在石头上。“倪央晨拒绝你的那一天，你就是在這裏抱着我痛哭的，还记得吗？”他神往地望着板暗的海面，露出好温柔的表情。

“阿启，你到底想干什么？”她乖乖地生上石头，双眼冒火。“为什么要杀央晨，他那么爱你，你怎么可以杀他？”她哭喊。

“问得好。”他仰头大笑，“我也常常问我自己，为什么要做倪央晨的禁恋？为什么要忍受他的抚摸？为什么要作践自己、委屈自己？”他停住笑，阴森森地瞪着地，“都是为了你，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你知不知道？”

“为了我？你到底为我做了什么？”她气愤，却又止不住害怕的泪水。“我又要求你为我做什么了？”她忍不住痛苦低鸣。

“你该死，你真的该死。”他突然病态地拿枪指着她，“嘘，莎莎，你别害怕，你先去，我很快就会来陪你的。”

“阿启……你为什么要我死？告诉我，我不要死得不明不白。”她看着枪口，且觉地护着肚子。

她下意识的动作惹怒了于启，“你不该在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之后，爱上阙尚火。”

“你到底为我做了什么事——”她生气的狂吼。“你说呀！”

“我为了你，委屈自己去勾引倪央晨，和他生活了四、五年，你以为我天生下贱吗？”他狂乱地挥舞双手，那曾经开朗的五官不再充满阳光，顷刻间变得污秽、阴暗。“从我们大一同班开始，我就爱上你了，你知不知道？我不要友情，我要爱情，我要你爱我，你是我的全世界啊！”

纪莎蓝真的傻了，她没想到于启会爱上她，她一直以为他爱的是倪央晨啊！

“我……我不要听。”她捂着耳朵。

于启扳开她的手，死死地看着她。“你一定要听！你知道吗？在我爱了你那么久后，你突然告诉我你爱上倪央晨，你知道这件事有多伤我的心吗？事情其实并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和倪央晨会成为情人，是在我知道你喜欢他以后。”他笑了，笑得好哀凄。

喔！不，她要吐了。“你的意思是……”

“我不是同性恋，不是！”他突然大声哭喊，“我是为了你才去勾引它的。我早就知道他是同性恋，一进大学就知道了，我是为了你才去勾引他的！”

“不！”她拚命想挣脱它的箝制，“不是，不是，你在骗我！”

“是，我要你受打击，要造成你退缩的心理，一辈子依靠在我身边。”他残酷地附在它的耳边喘气，“你不应该这么快复原的，你应该颓丧一辈子，让我照顾你。”

“你疯了，放开我。”纪莎蓝悲伤欲绝，“阿启，你一定是搞错了，其实你爱的人是央晨，不是我，对不对？”她无法原谅自己，是她害央晨受伤的。她掩着脸呜咽。

“别哭，乖，莎莎，我爱你，真的好爱你，我会照顾你一辈子。”于启轻轻搂着她、疼惜她，“从今以后再没有人能够阻挠我们了。”

纪莎蓝心力交瘁地用力推开地想逃，却被远方传来的声音给喝令得停住了脚步。

“莎蓝，别动！”

阙尚火急喘着气，肴着前方约三楼高的大石头上站着约两个人。当他跑近，看到于启的枪口指向纪莎蓝时，他吓得心脏差点麻痹。

“火……”纪莎蓝看到他后，就要往下冲。

“你只要敢商往前走一步，我就射你的肚子。”于启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莎蓝，别动……听他的，千万别动。”阙尚火抬手阻止她，唯恐她一下子就消失在自己眼前。

纪莎蓝停住了脚步，绝望、充满依恋地看着阙尚火。

“过来。”于启轻轻唤着她，“告诉阙尚火，你爱的是谁？”

她如行尸走肉般地走到于启身边，为难地瞥着越走越近的阙尚火，“火，别过来。”

于启笑得好阴凉，“不行，他必须来为我们送别。”

送别一阙尚火几乎要扑向他，一脚端死他了。“于启，你放了她，我来代替她。”

“你？我要你做什么？”他拉着纪莎蓝的头发，将枪抵在她的额头上。

“放了她，该死的，你放了她。”阙尚火心急如焚地欲冲向他，于启却突然开枪，只见阙尚火倒在地上，不能动弹。

“不！”纪莎蓝凄厉地尖叫，拚命捶打于启，“放开我，放开我，你杀了他，干脆也杀了我好了。”她涕泪纵横，心如刀割。

“不，莎蓝，我没事，你……你别乱动。”阙尚火见于启口露凶光，心想他现在绝对不是正常人，可能随时会爆发。“莎蓝，我求求你，别……再乱动了。”他摸着受伤脚，爬了起来。

纪莎蓝捂着嘴，突然静了下来，泪眼模糊地看到他眼底的哀求和惨白约脸色。是她害他的，她该死，她该死……

“他死了，你就不会变他了。”于启把目标转向阙尚火，“阙尚火，你不该来的，既然莎莎这么喜欢你，你就陪我们上路吧！”

阙尚火有功夫，可是被限制住了，他被她限制住了。她必须做点什么，地无法眼睁睁地看着阙尚火死在面前，她宁愿……纪莎蓝突然听到海浪声，看到悬崖下的海水。游泳她内行，从这裏跳下去，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如果万一有个什么不幸……那么阙尚火至少能自救。他能行的，一定行的，她对他有信心，是她害他受伤，也是她害央晨受伤的，她是罪魁祸首，死亡对她一是言或许是种解脱。

心意既定，纪莎蓝回过头无限哀怜地扫了眼阙尚火，笑得好美丽，她要勇敢的和他诀别，一定要让他知道她对它的心。

“火，我爱你，你要记得我爱你，这辈子我最爱的人就是你了。”她合着泪水，凄禁地看着阙尚火。

“住口！住口！”于启无法忍受地大吼。

“不……不……”阙尚火知道她的意思，他无法承受这个，他要阻止她，他得阻止她。

“不，莎蓝，你听我说……”

“我爱你。”纪莎蓝平静地说完，然后毫不留恋地纵身往下一跳，挥别了今她哀伤的世界：这一跳是生是死，她已不在意，至少她心爱的人将会获救，这就够了。

“不”阙尚火痛苦地哀号，也急速地爬起来跟着往下跳。她别想撇下他，别想，他要陪她，他要抓住她，不管到哪裏都要陪她，没她斗嘴的世界太无聊了。

“莎莎！”于启抱着头大喊，他的世界已经在瞬间瓦解了。

匆匆赶至的阙尚雷正好看到那一前一役往下跳的人，和跪在石头上的男人，他毫不考虑的也跟着往下跳。

当阙尚雷极力救回阙尚火和纪莎蓝时，纪莎蓝已经昏迷不醒了，阙尚火则凭着仅存的力气紧紧抓着她的手不放，心焦地看了她一眼，泪水渐渐落

下。

阙尚火发现他快昏倒了。不行，他有一件事要告诉尚雷，这件事很重要。他神志不清地抓住兄弟的衣领交代着：“如……如果莎蓝有个万一，不准救我，听见了没有？绝对不准，，”他的声音慢慢消失，人也跟着昏迷。

碎！

一声枪响加入了混乱的场面，阙尚雷望向石头上动也不动的于启，直摇着头。唉！自古多情空余恨，好梦由来最易醒。

海水幽幽，却也是载不动许多愁。

“别吵了！”阙尚火的吼声让室内的嘈杂声条地归为零，眼见自己要求的效果已达到，他非常满意又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大姊、浪平、小舞，你们没事干吗？莎蓝的身子还很虚弱，没事的话请回。”

“对，请回。”纪莎蓝和他同一个鼻孔出气，按着头痛欲裂地比着好友，“小舞，你应该回岛上去了，你逃避了半个月，该回去了吧！”小舞简直就像舶出牢笼的小麻雀嘛！机哩呱啦个没完没了。

“哼！当初你骗我说小孩是别人的，我都没和你计较了，你现在竟然下逐客令？莎紫姊，你说这有没有天理？”阙舞两拉着雄壮的纪莎紫要她评理。

纪莎紫不悦地抱过妹妹手中才出生两天的婴儿，挺不悦地瞪视莎蓝，“你嫌我们烦，也不想孩子出生几天了，你们都还没想出名字来，教我如何报户口？”

阙尚火不顾纪莎紫的白眼，好宝贝地“抢”回女儿。谁会想得到这两天他抱孩子的次数居然不超过五次！天理何存喔！

“我不是说叫爱蓝了吗？”他好生温柔地肴着怀中的小美人，缓缓道出。

“爱蓝不好听。”纪莎蓝反驳。

“又来了。”阙舞雨受不了地嚷嚷，“这两天光听你们为这个名字争执就下不下百次了，尚火哥，既然莎蓝不喜欢，你就让步嘛！”

“不行，女儿是我的，我坚持用这个名字。”他好小心地伸出左手的食挡，轻轻地摸着女儿那柔柔软软、透着红润的脸颊。对于这个大难不死的小宝贝，阙尚火除了视之如命外，还多了份特殊的情感，一种混合着“失而复得”和父爱的珍惜，更感谢她为她母亲带来丁睽违已久的欢颜。

为了于启的事，莎蓝始终挹郁在心，他舍不得见她如此折磨自己，更心疼她终日以泪洗面，一忆及她决然地跳下山崖，他更是几度心痛得几欲死去。

“你们有完没完？”纪莎紫好笑又好气地看着这对宝贝兔家，他们的感情浓得没话说，两个月前那件惨剧，幸亏阙尚雪及时赶到，不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事情发生那天，当她赶到医院时，他们两个已经送进急诊室了。发生了这些事，她原以为莎蓝的孩子于一定保不住，没想到这个小宝贝福大命大没有丝毫损伤，这对兔家世无大碍，真是谢天谢地。

倪央晨带了一大束玫瑰走了进来，他的出现立刻引起了一阵沉寂。

“央晨，快来看我的心宝贝。”纪莎蓝极力忍住心中的忧伤。于启已死，她不想再失去这个好友，她觉得愧对他。

阙尚火轻轻地搭着它的肩，做为它的支柱。“身体好多了吧？”他衷心的感谢倪央晨。

“嗯。莎蓝，我要出国了。”倪央晨一直知道于启对莎蓝的感情，由于于

启长期压抑，又发现莎蓝爱上阙尚火，所以才会精神错乱。他一直以为他可以用他的爱治愈于启的伤口，谁知于启根本不变他。

“移民吗？”纪莎蓝难过地接过花。

“可能吧。我不知道，我只想先出去散散心，逃避一下。”倪央晨的俊美依旧，可是那一向温柔的脸庞却笼罩在无尽的哀伤里，教人跟着发愁。

“央晨，我……”纪莎蓝没办法不自责，虽然阙尚火自出事以来，经常地安慰她、开导她，她却仍是无法释怀。她知道时间能治愈伤口，事情总会有过去的一天，可是她心里明白那将会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

“别说了，这是我送给干女儿的见面礼。”倪央晨拿出金锁片，温柔地挂在婴儿的胸前，“让我抱一下，可以吗？”

阙尚火频点头，急忙将孩子递给他。

“央晨，想开点。”纪浪平同情地拍拍他。

纪莎紫也感激地抱了他一下，“我很感谢你为小蓝做的一切，这里永远欢迎你回来。”

“谢谢。”倪央晨定定地看着婴儿，无限感慨。唉！一条生命的逝去，是不是代表着另一条生命的诞生？

“好啦！开心点。”阙舞而红着眼眶，难过得直想掉泪，她和倪央晨仅有数面之缘，谈不上朋友，可是她由衷感激他救了她的好友。

阙舞雨的话唤醒了倪央晨的沉思，他歉然地将婴儿抱还给纪莎蓝，“抱歉，让大家

“废话真多。走啦！我请你们吃午饭。”见好友合着泪水夺眶欲出，阙舞雨不愿她太伤心，只好硬堆起笑脸，嘻皮笑脸地拉着纪浪平和倪央晨往外走。

“央晨，记得写信给我。”纪莎蓝忍住泪水。

“莎蓝，你现在在坐月子，别哭！”阙尚火拧起眉头，帮她拭泪。

“你不知道，每当我想起是因为我的关系，央晨才会……”

“小蓝，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你也当妈妈了，再想也没有用，还是想想你们的婚礼比较实际，”纪莎紫赖着不走。

“什么婚礼？”她拉着阙尚火的袖子拭泪。

“你自己说生完孩子就要嫁我的。”阙尚火故意生气地吼着。

“我反悔了。”她撇开脸。这么凶，一点也不体贴。“再说，我又不知道你到底爱不爱我。”

“爱不爱用讲的就算吗？无知。”他拧着眉，情愿她和自己斗嘴，也不要她……

阙尚火心一揪，不，事情过去那么久了，别再想太多，反正这辈子他是缠定她了，他不会再让她涉足任何危险，也不会再让她有任何抛他而去的念头。他要让她知道，他们是一体的，谁也分不开谁。

纪莎紫对小俩口的拌嘴一向很感兴趣，她将小孩抱了过来，乐得坐在一旁观战。

“无知？”纪莎蓝火冒三二丈，“你不公平，还骂我无知？”

“我又哪里不公平了？”他尽量降低音量，避免吓到他的心宝贝。

“你从来没表示过你对我的感觉。”她也跟着压低声音。

从来没有一她瞎了眼还是耳朵聋了？他情愿为她赔上性命，她居然这么说：“纪莎蓝，，不要无理取闹哦！”

纪莎紫终于明白妹妹在执着些什么了，她的笑容渐渐绽开。

“等等，请问一下妹子，你这是在怪他没向你表白吗？”她比着阙尚火。

“哼！白痴一个。”她望着窗外，肴着浮云、盯着蓝天，就是不看气呼呼的关尚火。

“阙尚火，你难道就不能对她表白吗？”纪莎紫居间调停。

“为什么？她早就了解我对它的感情了。”他不让步，至少有第三者在，他说不出来。

这时，婴儿哭了……“好了，婚礼的事你们慢慢去商量，麻烦先把小孩的名字给我。”纪莎紫轻轻地摇着小

“我说过了，就叫爱蓝。”阙尚火一脸不自在，不知想起了什么。

“爱蓝不好听。”纪莎紫想也不想就又否决了。

纪莎紫却恍然大悟阙尚火如此坚持用这个名字的用意了。

她开始放声大笑、无法控制地朗声大笑，几乎笑歪了嘴。它的笑声不仅惹得两位怒目相视的人转移了焦点，就连她怀中原先闭着眼睛的婴儿，也纳闷地睁开乌溜溜的眼睛瞧她。

阙尚火懒得理笑得乐不可支的人，反正她一向如此，于是他又回到老话题，“我说爱蓝就是爱蓝，没商量的余地。”

纪莎紫气极了。“不好听！”没商量的余地，他以为它是谁？

他们的争执越剧烈，纪莎紫就笑得越猖狂。她这个傻妹妹，枉费她这么聪明，居然没发现她要的表白，阙尚火早已经给她了。唉！难道真的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吗？她当下决定不告诉妹妹她的发现，她要让妹妹自己去发觉阙尚火笨拙的心意，这样迂回、曲折的生活才会更加有意思。

纪莎紫笑吟吟地看着眼睛瞪得大大的“爱蓝”，心里不断念着：爱蓝、爱蓝……不就是爱莎蓝吗？她这个“执迷不怡”的笨妹子！

(完)

